

夏目漱石集

章克標譯

上海開明書店印行



夏目漱石像

夏目漱石集

章克標選譯

開明書店

目次

關於夏目漱石	一
哥兒	一五
倫敦塔	二六
雞頭序	二五

關於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名金之助，慶應三年一月五日生於東京牛込的馬場下。這是明治元年的前一年，東京還是叫做江戶的時代，所以漱石的確是一個「江戶兒」。他生於二女三男之後，少時並不幸福，出生不久，即被寄養於他家，復被給人家做養子，到了七歲，仍領回到自己的家裏，戶籍到他的二、二歲纔復轉來的。明治二十六年七月卒業東京帝國大學文科，二十八年任愛媛縣松山中學教職，二十九年轉任熊本第五高等學校教職，三十年被派赴英國倫敦留學，三十六年歸國，執教於第一高等學校及東京帝國大學，講授文學論，四十年辭學校教職，入朝日新聞社，從事創作生活。大正五年十二月九日死於早稻田南町七番地，享年五十歲。在朝日新聞上登載的作品明暗至第一百八十八回而中斷，是因死去而未完成的。



漱石是「江戶兒」，他性格中具有顯著的江戶兒的特性。第一就是反抗的精神，反抗時代的潮流及勉強扶弱的一種所謂俠氣，第二是依了正義的所指，調制自己的行動，第三是輕快洒脫的趣味。再加之幼少時就離開生身的父母，不能享受家庭的愛情，使他對於全人生有了一種漠不關心的冷淡。他在自然主義全盛時代，獨自走反對的方向，及在文藝中求英雄主義的精神，是第一特性的發現。自己在文藝當中發揮道德的精神，也要求別人如此，是第二特性的發現。他作品中所有的滑稽洒脫的風格不外是第三特性的發揮。在他全部作品中所可以看到的缺少熱烈的情感，及對於人生的無關心，便是這幼小時的教養的影響了。

漱石的文藝的精神，第一是在俳句，他大概很受了正岡子規的感化的。子規和鮑同時在第一高等學校及帝國大學念書，他們是很好的學友。其次是寫生文，也是子規所提倡的照真實敘寫自然的文章。因此達到托懷感於天然自然的風物，忘卻塵世俗事的一種東洋的趣味。再由此達到對於禪味的興感，造成了漱石的文藝觀的不動的根基。

我們要知道漱石的文藝觀，由前述的他的特性同教養已經大抵可以推知了。他在明治四十年爲高濱虛子的短篇集雞頭寫了一篇長長的序文，卻是把他的文藝觀說得很明白的。照漱石的解釋，小說可以分做二種類。一是餘裕派，一是非餘裕派。所謂有餘裕的小說，是優遊不迫的小說，避開非常這字眼的小說；沒有餘裕的小說是緊張逼迫的小說，像要窒息的小說，不含有幽閑悠逸的分子，而以關於一生沈浮的大問題爲主的小說。換一句話說，不以生活的大事件及其他重大問題做材料的，是有餘裕的小說；以人生運命等等做問題的，是沒有餘裕的小說。他主張若使沒有餘裕的小說可以存在，那麼有餘裕的小說當然也可以有存在的權利。品茗灌花是餘裕，說笑閑話也是餘裕，觀賞繪畫雕刻也是餘裕，倘使世界上不是天天繼續着打仗，不是充滿着無事忙的要人，那麼到處都是有餘裕的。我們在必不得已的時刻以外，都歡喜這餘裕的，從而由此等餘裕所產生的材料，都可以做成小說的。這是對於當時自然派側的主張嚴肅的人生真誠的人生等等

的反抗，而且他的當時的作品我輩是貓等等便是立脚在他的這一種主張上的。

從這有餘裕的小說所引出來的有低徊趣味這一個名字。他說「這是我由便宜而製造出來的名字，別人也許不懂吧。不過大體說起來是指對於一事一物，產生獨特或聯想的興味，從右看去從左看去，徘徊難捨的一種風味。所以不叫做低徊趣味，而叫做依趣味或戀戀趣味也沒有什麼不可。」這也可以看做……對於由一直線的觀察事物，一步步寫去的自然派作風的反抗。此種風趣，貫流於漱石的全部作品之中，稍一留神就可以發見的。更從這低徊趣味聯想過去，還有一種非人情的世界，是主張藝術的一境地中，有一種超越了人情的世界。草枕可以算是去描寫這境地的。

在草枕中，大可以窺見他的藝術觀，我現在抄譯底下幾段來，使大家更加可以明瞭他的主張：

「……總之，人世是難住的。覺到了這種難，就想搬移到安逸些的地方去。悟到了什麼地方都是難住的時候，就生了詩生了畫。造成這人世的並不是神佛，也不是妖怪，是前後左右的鄰舍人家。若說人做的人世裏難住，也沒有再可以遷徙去的地方了。說有，是到非人的國土去吧。非人的國土，

比人世怕更加難住吧。

「沒法子搬移的，世間是難住了，要把難住的地方開拓出一點餘裕，使短短的生命也在短短之間，得着些適意纔該當的。在這裏就發生了詩人的天職，降臨了畫家的使命。一切藝術之士因為使世間長閑，使人世寬裕，所以是可敬的。」

「從難住的世間，把這難住的煩惱抽去，把可愛的世間活寫出來的是詩，是畫，或者是音樂雕刻。仔細說，不寫出來也可以，只要直面看，就生出詩來，湧起歌來。不必把着想落到紙上，胸裏起了鏗鏘的聲音。不必施丹青到畫架上，五彩的絢爛已自映於心眼。只要能這樣去看我們所住的世間，在靈臺方寸之間，自然收羅了清麗爽朗的世相。所以無聲的詩人雖則不吟一句，無色的畫家雖則不染尺牘，在能這樣去看人生的一點，這樣去解脫煩惱的點，這樣的能出入於清淨界的點，又在可以建立不同不二的乾坤的點，在掃蕩私利私慾的點——比之千金之子萬乘之君及一切俗界的寵兒，是更加幸福。」

「在人世間那些苦惱，憤怒，騷擾，悲泣，總是免不出的。我已經做了三十年，已經夠討厭了。已經夠討厭了的東西，再用演戲小說來反覆同樣的刺激，那還了得麼！我所要的詩，不是這鼓舞世間的人情的東西。是要能夠放棄俗念暫時誘到超塵脫俗的心情的詩。無論怎樣的傑作，沒有離了人情

的戲曲，也少有斷絕是非的小說，總逃不出世間，是牠們的特色。更加是西洋的詩，以人事爲根本，所謂純粹詩歌也不能解脫這境界。說來說去總是同情哩，愛哩，正義哩，自由哩，只用塵世間所有的東西去做材料的。

「可喜的是東洋的詩歌，在這一點是解脫了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就在這裏已經完全表出了遺忘塵俗之世的光景。看的不是隔牆有一個姑娘，也不是南山上有親友住着。是超然地脫出了世間的利害損得的觀念的。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只在這二十字中，已建立了另一乾坤。這乾坤的功德，不是不如歸，金色夜叉的功德，像是被輪船，火車，權利，義務，道德，禮儀等等鬧倦之後，而得着一個忘卻一切的睡眠那樣的功德。

「二十世紀倘使睡眠是必要的，那麼這出世的詩味也是很重要的。可惜現在做詩的人和讀詩的人都做西洋人，並沒有泛了扁舟去訪桃花源的了。」

這是漱石對文藝的根本思想，以爲藝術是須要使人愉快的，人生什麼什麼，各個人都可以自己去體驗到的，可以身驗到的東西，何以更用藝術去表現出來。

漱石的藝術觀不是在這裏就停止的，他再進一步。使人心覺得閒暇愉快有趣，是有

方法的，這方法錯了，文學的價值也降低去。表出「真」可以是文學，表出「善」可以是文學，表出「美」也可以是文學，還有發揮「壯」即「英雄主義」也可以是文學。但是無論在那一種裏，不能損毀了污辱了別種的要素。例如發揮真的自然派的文學，往往把美和善不顧而破壞了。又如浪漫派的文學，只發揮美，往往有損毀了真和善的。在漱石意思中，這樣的都不是文學的正道。在他的演講「文藝的哲學的基礎」及「創作家的態度」中都表明這一種意見。提出道德這一點，是漱石的特點。他有批評莫泊桑的一節，例如對於放浪者（這是寫一個乞丐，在各地放浪之中，一次肚子很餓了，偷進了靜寂的人家去，竊取了麵包與葡萄酒，充了口腹之欲，走出村外，是沈沈欲睡了。那時一個村姑通過，腹已飽，酒也醺醺的乞丐，已沒有另外的慾了，一見村姑，即遂行獸慾）的批評，以為也許是發揮真個可以有的事，但是破壞了善的理想。所以若不是全忘了被打壞的理想，那特意表出的興趣也消失了。

漱石不但對於莫泊桑的缺之道義觀念表示不滿，即對於蘇德曼，左拉，就是對於莎

士比亞的 *Othello* 也是同樣不滿的。這一點與託爾斯泰有點相像。漱石對於文藝再要求一種英雄主義。他以為意志所發揚的地方，就是英雄主義。文藝上表現這一種英雄主義時莊嚴美自然發現出來。這與真善美同樣是文藝上的一理想。他說「真正的英雄主義實有壯烈的感，但把此種情緒當做理想的在目今文藝家中像不見有。」暗裏嘆息現代文藝中缺乏此種壯美。

漱石在文藝中，不像自然主義的只看人生醜惡的一面，他不排斥理想，不排斥靈性，重內面生活，而容認主觀。他笑自然派的高調作品要觸到人生第一義，說「這第一義是在生死海中的第一義，若人生觀不能超出這地點以上，這就是絕對的第一義也未可知，但若成了打破生死的關門，不把二者放在眼中的人生觀，那麼這所謂第一義，也許墮落到第二義了。」這分明是禪的思想了。他到了晚年，不住唱着「則天去私。」說「山青水綠，大自然在這上面又能加增什麼呢？這世間就是佛國呀。」這是佛教的大乘思想。他小說中的悠悠然超世間的风味，即是這個發現。

照理以次應當論及他的作品，一一替他檢點論究一番的，但我現在不是在做夏目漱石論，所以不便多說，不過把他大概的作品寫下來吧（題名下註的數字是明治及大正的年代）。

我輩是貓 明治三八——三九年

倫敦塔 三八

加萊爾博物館 三八

幻影之盾 三八

琴音 三八

一夜 三八

薙露行 三八

趣味之遺傳 三九

哥兒 三九

草枕 三九

二百十日 三九

野分 四〇

虞美人草 四〇

坑夫 四一

三四郎 四一

還有以後 四二

門 四三

彼岸過 四四

行人 大正元年

心三

道草 四

明暗 五

其他還有文鳥，夢十夜，永日小品，滿韓處處，硝子戶中等小品，以及文學論，文學評論，等研究論文和講演錄隨筆等，著作從量一方面說，實也不少。

他的作品大概可以分做三種類。第一是浪漫的，幻織出夢幻縹渺的情趣，如同倫敦塔，幻影之盾，琴音，一夜草枕，二百十日，虞美人草等是屬於此類的。第二是在滑稽諧謔之中，諷刺社會人生的。如我輩是貓，哥兒野分等諸作。第三是所謂心理小說，對於心理解剖一方面，特別發揮他手腕的，三四郎以下的諸作，都可以括在這裏面的。但不在此地再仔細檢討了。

特別可以注意的是漱石的文章，那是有無比的靈妙，決不是別人所能追隨的。第一由於他的學問淵博，對於東西文學都有極高的造詣。他是主張技巧的，用豐富的文字，文句也極意修飾變化，再加輕快洒脫的幽默和頓智機才，自然使他的文章絢爛極目了。他

的草枕和虞美人草是日本文章的範本，沒有一個人會否認的。對心理描寫，他更有特殊的技倆，他不平面的看視人生，他是立體的看人生，直透到心的內面底奧，解剖是入微的。

往往有人說他是不關心人生的，對於生活缺乏熱力的，所以說他是非第一流的藝術家。但他的道草一篇，卻是他的生活記錄一樣，全體也很嚴肅。道草的主人公是有不能逃避的過去，不能逃避的社會的義務，又是不能捨去自己完成的衝動，要棄絕一切也不成，要徹底於愛也不成，是苦於懊悶悲惱的人。他的描寫卻終始是客觀的，不雜一念的好惡在內，對於雖則是重苦的材料，寫法卻又有殊別的風趣，而其中的嚴肅，又是不可以輕蔑的。

再講此地譯出的一篇哥兒吧。哥兒(Bobo)是稱呼人家的小孩的名詞，誰都知道的。此篇的主人公，原可以看做猶有童心的大人，而本來所謂大人，原要是一「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主人公是一個初出學校而始入社會的人，去做學校教師，做了種種失敗的

事體，終至辭職回家。但是這是他自願這樣做的，當中很含着一種不妥協的精神，不一定要看做由主人公的稚氣所發出來的。自然是着意地痛罵當世的社會及教育界了，但是只使人覺得痛快的。這比他別的小說，還有一個異點，是在滑稽諧謔的嘲罵世俗以外，還是替天行道，對於不正不德的人，加以制裁，有高樹理想的旗幟之概。對於教育界的痛下針砭，毫不容赦地笑罵，實在使人冷汗淋漓的。這個我想對於現在中國的教育界，也可以當做一聲警鐘罷。

有人說，他的此作是在松山當教師時的收穫，也許有些因頭的。當時他初出學校，去當教師是還未滿三十歲，對於一切社會的實情，自然未曾熟悉，一定有刺激他血氣方剛的心情的。篇中主人公也是一個「江戶兒」，不知世事，稚氣紛紛，卻又是尚俠好勇的性質，多少也許有點作者自況吧。這也並不是全不相像的，看他後來的不受博士學位，就可明白了。日本的博士號的獲得，由文部大臣授與或由論文請求，當時漱石卻不受由文部大臣授與的博士號，一時很使人喫驚的，因為這是一件從未有過的事，平常人對於這稱

號是求之不得的。就是這一點也可以了解漱石的性情，多少與哥兒中的主人公有些相似之點。

此篇的翻譯是根據漱石全集中的本篇，又參考了毛利八十太郎的英譯本的，不一定直譯也不一定意譯，是以傳神達意爲主的。譯此書的起因，是由於方光燾君的不佳稱揚此書，他說會因讀此書而下淚，因爲想到將來也有做教師的這一種命運。方君幾次三番說要替此篇做一敘文，所以我也不再多說，免得把他所要說的意思都發揮完了，害他做不出來。但他到現在尙未做來，我只得先把這樣一大段的不關重要的東西，以當做介紹哥兒給哥兒讀者的介紹。

哥兒

繼承了爺娘傳下來的慧莽，從小就只喫虧。記得在小學校時候，從樓上跳下來傷了腰，病了一星期。也許有人要問，「怎的要這樣胡鬧？」也沒有特別的大理由。不過因為從新造的二層樓房上探出頭去望望，有一個同級生打訕說，「憑你有什麼大本領，總不敢從上邊跳下來。不中用的東西！」這樣喊了起來的緣故。由校役背到了家裏，爺瞪起二顆大眼珠，說道，「那裏有只從二層樓跳下來就會傷了腰的東西。」回答他道，「那麼，下次跳一個不傷腰的給你看。」

有一次，親眷給我一把來路貨的小洋刀，把那雪亮的刃鋒煊閃在太陽光中，給友輩看看，當中一個人說道，「亮是亮了，可惜切不斷什麼東西的。」那有切不了的！什麼都切

「給你看！」這樣擔保了之後，那個人說，「那麼，把你的手指，切來看看！」什麼，手指是這樣的！你看！」就照着右手大拇指的爪甲，着的剝了下去。幸得刀小了些，大指骨又硬一點，現在還有這根大指頭連在手上。不過疤痕卻到死也不會退去的了。

院子往東二十步，到了盡頭，望南有一個些小的菜園，當中站着一株栗樹，這是比性命還要寶貴的栗子樹。當果實成熟的時節，一起身就溜出後門去，去拾那落下來的果子，拿到學校裏去喫。菜園的西面，鄰接着一家叫做山城屋的押質店的院子，這押質店的老板有一個十三四歲的兒子，名叫勘太郎。不必說勘太郎是一個不中用的東西。雖然不中用，卻會跳過了籬笆來偷栗子。有一天的黃昏，躲在門的背後，到底把勘太郎捉住了。那時勘太郎失了逃避的徑路，拚了命的衝過來。他年紀就比我大了二歲。雖然是不中用，力氣卻大。挺了頭頂，望我的胸口鑽過來，滑了滑的結果，勘太郎的頭衝入了我夾衫的袖子裏去了。害得我很不方便施展手臂，討厭起來，就把手亂揮了一陣，在袖中的勘太郎的頭就免不得兩邊滾來倒去一番。到末了，氣悶起來，在袖中咬了我的臂膀一口；因為痛起來，把

勘太郎推到籬邊，揪住了他的腳踝，撩到那一邊去。山城屋的地比菜園低了六尺，勘太郎把籬笆壓倒了半把，一個倒翻斛斗，跌到了他自己的地上，嗚的叫了一聲。勘太郎跌過去的時候，把我的半段衣袖拉斷了帶過去，手臂便自由了。這天晚上，娘到山城屋去道歉的時節，趁便把那半段袖子也取了回來。

此外還做了不少的惡戲。有一次帶了小木匠阿金同魚店的阿八，蹂躪了茂作的蘿蔔地。因為在蘿蔔的菜芽不會出齊的地面上，鋪滿着稻草，三個人就在這上面打了半日的攢踐，蘿蔔都踏壞了。有一次把古川的田圃中的井泉填滿了，闖出一場爛污。鑿通了粗竹筒的節，深深埋在地中，就會透起水來。灌潤近傍的田稻。當時不知道是怎樣的一種裝置，把石子垃圾之類，亂塞到井中去，看到水不出來了，就回到家中。喫飯的當兒，古川急得漲紅了面孔罵進來的。確好像是賠了錢才了事的。

爺一點也不愛我。母親只稱贊哥哥一人。這哥哥是皮肉白淨的人，模倣做戲，歡喜扮花旦。每逢看見我的時候，爺總說，「這個總是不成材的東西！」母親總說，「頑皮，頑皮，將

來真難放心。」真個是不成材的。將來真難放心，也無怪其然。不過幸得還不會去做囚犯而活在世界上。

母親病死的前二三天，在廚房裏打斛斗，肋骨撞着了竈爐的角上，很覺得痛。母親知道，大發雷霆，說：「不要看見你的面孔。」所以躲到親戚家裏去住了。不道就來了已經死去的通知。不想會這樣快死的。「要是這樣的大病，就稍微安靜些也好。」心中這樣想就回家。那個哥哥卻說我不孝爺娘，爲了我，母親所以早死了。實在氣惱不過，把哥哥的面掌了頰，大大的受了責罵。

母親死了之後，就和父親哥哥三個人過活。父親是什麼事都不幹的，看見了人家的面孔，就說：「你不行，不行。」是成了口頭禪。對於什麼是不行，就到今還沒有明白。真是古怪的爺老子！哥哥說是要做實業家，專一用功英文。他原來有女子一般的性格，很狡滑，和我不大合得來。每十天一回的樣子，要起爭端相罵。有一次，二人下棋，他使出卑怯的着法，看見了人家的困難，就很有得意說冷話嘲笑別人。惱怒得忍耐不住了，把手裏拿着的棋子

直擲打過去。正中了他的眉心，打破了點皮，稍稍出了點血。哥哥告訴了父親，父親說要不認我爲兒子，逐出家門。

那時候覺得沒有法子，只有任他們驅逐出來，一點也不留戀；到是十多年來使用着的一個叫做阿清的下女，哭着向父親求情，總算把他的盛怒平了下去。雖然如此，我對於父親並不覺得什麼可怕。不過這個叫阿清的下女好像有點對她不起。據說這個下女本來是有點來歷的。幕府倒壞時候零落了，一至於要出來做工喫飯，所以是已經老太婆了。不知爲什麼緣故，這個老太婆非常的愛憐我。真是奇怪得極！母親在病死三天之前，對我已經不生什麼想望了，父親是始終只覺得無法處治，鄰近人家都指摘，當是一個亂鬧的惡小孩，對於這樣的一個我，她卻不守分寸的珍愛起來。我早就覺悟到是不會受人家歡喜的性質，別人對我像料理竹頭柴片的樣子，我一點也不覺得奇怪。到是這清的這樣寵愛我，是有一點不解。清常常在廚房邊，當傍邊沒有人的時候，稱美我說，「你是直心直意的好性質的人。」但是我不懂清所講的意義。倘使性質果然好，那麼清以外的人也該待

我再好些纔是。當清說這一類話的時候，我總回答說，「我是不歡喜受人家恭維的。」那個老婆子就說，「所以說你是好性質啊。」很快活的樣子，望着我的面孔，好像由她的力量把我製造起來，而自誇着的得意神氣，稍稍覺得有些可厭。

自從母親死了以後，清更加寵愛我了。時常在童稚的心中奇訝，想不出她所以要這樣愛的道理來。心裏有時覺得討厭，討厭，不要她的愛，有時也覺得她有點可憐。但是清仍是愛我。時時破了她的私囊，買「金鐔」或「紅梅燒」給我喫。在冷天的夜晚，先私自買了麵條，不知什麼時候卻把湯麵端到我睡好的枕頭邊來了。有時還叫了鍋燒麵給我。不但喫的東西給我過鞋襪，給我過鉛筆，也給過紙簿。到一直後來還借給過三塊錢的現錢。並未會去問她要求借給。是她拿到我的房間裏來，說，「你沒有零用錢，很覺苦罷，這點請你去用罷。」當然我是對她說不要的。說一定要我用，所以就借了。實際卻非常快活。把這三圓放入了皮夾子裏，大便時候不知怎麼一來，撲的掉入糞缸裏了。沒有法子，就匆忙地走出對清說，是如此這般的一件事，清即時去找一根竹竿來說，「那麼，替你打撈起來。」

隔了一回，聽得井邊的水聲，走出去看，卻是她用水在洗吊在竹竿一端的皮夾。再打開來，取出那些一圓鈔票看看，都成了黃色，花紋也看不清楚了。清用火來烘乾了，拿來給我，說：「這行了罷。」拿來嗅嗅，說道：「臭的呀。」她說：「那麼，拿來交我，替你換了來。」不知她到什麼地方去混了一次，換了三塊錢的銀幣來。這三塊錢不知做什麼而用去的，現在忘了。只說了聲「就還你的」，到現在尙未曾還。現在雖則想十倍百倍的還她，也還不出。

清給我東西的時候，總是父親和哥哥都不在家的時候。說什麼事情是我所討厭的，沒有比瞞起了人家，自己去受得東西，再利害了。和哥哥雖則是心裏不對，但是瞞了他去受清的食物和鉛筆等，是不願意的。有一次問她：「爲什麼只給我一人，而不給哥哥？」清卻沈了面孔說：「你哥哥有你父親買給他，所以不要緊的。」這是不公平了。父親雖則頑固，卻不是這等偏心的人。但是從清的眼中看來，卻是如此的。這真叫被愛所溺了。雖則本來有點身分的，但是不會受過什麼教育的老婆子，所以沒法想。不但如此而已。傾心的贊許，實在是可怕的。清總想我將來會立身處世，成一個人物。對於用功的哥哥，反說他只白

了面皮總不會有什麼成就。碰到了這一種老婆婆，真是無可理喻。她所歡喜的人，必然成偉人，她所不歡喜的，一定要落伍。我在那時候並不會想到將來做什麼。但是聽清說成的，自己也就想總會成點什麼罷。現在想來，真是可笑之極。有時間問清看，成功什麼的。可是她好像沒確實的想頭。只說總是坐包車，住八字牆門的大房子。

還有，清在想，當我成了家獨立了時候，要和我在一處。不知說了多少遍。「請你不要逐去我。」我不知怎的好像有成家的氣勢，回答她說，「好的，你來。」不道這一個女子是想像極強的，就問，「什麼地方你歡喜？是麴町還是麻布？在庭中你要造一個秋千架，洋式房有一間也夠了。」這樣一個人隨心稱意的計劃起來。那個時候實在還想不到要什麼房子，也不要洋房，也不要日本式的，所以總回答她說，「不要這些。」卻又得受贊詞了，說，「你是淡泊寡欲的，所以是好人。」無論說什麼，清總是稱贊的。

母親死後五六年之間，是這樣過的日子。被父親責叱，和哥哥相罵，從清得食物，時時也受稱贊。沒有什麼別的希望，心裏想就這樣也好了。心想別的孩子，大概也是這個樣子。

的清動不動說，「你是可憐的，苦惱的」這樣亂話，那麼就想怕是苦惱不幸的罷。此外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如意的事情，只有父親不給我零用錢，有點難受。

母親死後的第六年正月裏，父親中風死了。這一年的四月裏，我在某私立中學卒業了。六月裏哥哥在商業學校卒業。就得到什麼公司的九州分店裏一個職司要去就職。我卻還要在東京讀書。哥哥說要把房子賣去，把財產整理了再去，我回答他，「照你歡喜的做好了。」本來不想受他庇護，即使照管照管也要相罵起來，後來一定有什麼說話。受了這種不冷不熱保護，纔不得不對那一種的哥哥低頭。即使送送牛乳，也會喫得活的，這樣決心的了。哥哥就去叫了一家舊貨店來，把祖宗傳下來的雜件不當東西的賤賣掉了。房屋是由某人的介紹，讓給了一個富人。這像換了不少的錢，詳細的事情一點也不知道。我在一個月以前，就住在神田小川町的一家公寓裏，去等前途的着落。清是住了十多年的房屋落到別人手裏，好像非常可惜，但不是自己的產業，也沒有法子不住的說着，「要是你年紀再大了幾歲，這裏你是可以相續的。」若是年紀大了可以相續，現在當得也可以

相續的。老婆子是什麼都不知道，只當年紀大了可以領取哥哥的房屋。

哥哥同我是這樣的分了家，煩難的是清的着落。哥哥當然不是能殼帶了她去的身分，清也絕對不高興跟了哥哥屁股後直到九州去的，講到我卻住在四席半的蹙脚公寓裏，而且是到必要的時候不能不就捲鋪蓋的狀態。什麼辦法都沒有。問問清看說，「想到什麼地方去做傭麼？」等到你成了家，討了夫人以前，是沒有法，去靠托外甥罷。」漸漸定了決心的回答。這個外甥，在裁判所做書記，日是大概好過過活的，所以也曾經來勸駕過二三回，叫清去。可是清說，雖則做傭人，也是住慣了的房子好，不答應他。但到了現在，大約想起要再換人家喫飯，到摸不着頭腦的人家做傭，就許多無爲的心事，卻還是靠托靠托外甥的好了。但是還不住說，「快快成家哩，娶親哩，來服侍的哩。」比之譎親的外甥，還是對於別人的我，更加喜歡的緣故。

出發到九州的前二天，哥哥到公寓裏來，拿出了六百圓，說，「拿這一點去做資本經商，或者用做學資去讀書，隨你心思去使用好了，但是以後，什麼都不管了。」在哥哥總算

是難有的辦法了。心中想，就不要這六百圓，也沒有什麼要緊，但是他的不像平常的淡泊的處置，合了我心意，所以就謝謝收了。哥哥又拿出五十圓來說，「這一點就托轉給清，」也不生什麼反對，允諾了。隔了二日，在新橋火車站一別之後，從未見過哥哥的面。

我睡在牀上想這六百圓的使用法。做生意是極麻煩，恐怕弄不好，而且只有這六百圓，也難做一個像樣子的經營。讓一步即使是可以做，照現在的樣子，站在別人面前，難以挺起胸膛說一句是受過教育的，結果總是不上算。資本等等是不礙事的，把這用做學資讀書罷。六百圓用三除，每年用二百圓，是可以讀三年書。三年間拚命地用功，總可以有點成就罷。再想到進什麼學校了，但是天生什麼學問都不歡喜。更加是語學文學等等，對不起謝謝。對於新體詩，二十行中一行也不能懂的。想來反正都不是歡喜的東西，無論學什麼都是一樣。幸虧走過物理學校的門前，看見掛着招生的廣告，想到什麼都是緣分，就去討了章程，辦了入學的手續。到現在想起來，這也是由爺娘繼承下來的贖葬所生的失策。三年間和一般人差不多的用功，本來天資不是好的，所以講起名次來，總是倒數上

去近便。但是真奇怪，過了三年，到居然畢業了。自己也有點好笑，但不是要訴苦的事情，所以就平平穩穩讓他們給我畢業了。

畢業後的第八天，校長來叫了，想有些什麼事情吧，跑去看看，卻是四國地方一個中學校要一個算學先生。「月薪四十圓，你心中如何，去不去的？」這一件事的商量。我雖則讀了三年的書，實在講起來，卻不曾有想做教師到鄉野去的心思。本來也沒有在教師以外做什麼的目的，接受這一件商談的時候，即時就說，「那麼，去罷。」這也是受了爺娘傳下來的巔莽作祟。

答允了之後，就不能不去。這三年之間，蟄居在四疊半房中，不曾受過半句的口舌，也不會有什麼相罵。是我全生涯中比較悠暢的時代。但是這樣，卻不能不退出這四疊半了。出生以來踏出東京地界，只就是和同級生到鎌倉去旅行的一次。這一次是比不得鎌倉了。是要到很遠的地方去。地圖上看看，在海濱像針尖那樣的小。總不是好的地方。也不知道怎樣的街，住着怎樣的人。不知道也不妨。用不到就什麼心。只要去好了。雖則原有點麻煩。

家宅賣去了之後，時時到清處去玩。料不到清的外甥是一個好人。我去時倘若他在家，一定有點東西款待。清放我在面前，說種種誇口的話，給他外甥聽。有時還說將來學校卒了業之後，要是麴町一帶買了房子，在公署進出的，獨自想定了，一個人去亂說，弄得我滿面發赤。不止一回二回。而且也談起我小時的遺尿。真令我無法可施。外甥不知用怎樣的一種心思聽着她的話。不過清是古風的女人，看我和她的關係是封建時代的主僕。就想做對於她是主人，那麼對於她的外甥也該是主人。外甥真是倒霉。

事情約定了，在要動身的前三日，去望望清，卻因傷風，睡在北向的三疊小房中。看見我來了，骨碌地起來，就問「哥兒，幾時你買房子呢？」好像當做卒了業，金錢就會從袋中湧起來的。把這樣的大人物叫他做哥兒，更加狂妄了。我簡單的回答她，暫時不用什麼家宅，要到鄉野去。聽了這話，非常失望的樣子，不住搔她花白的亂髮，覺得可憐相。所以安慰她說，「去是去的，不過就回來。明年暑假一定回來。」還是那種不堪看的樣子，所以再問，「回來時買點什麼來，你要什麼？」她說「想喫越後的笹飴。」越後的笹飴，我也不會聽

見過，第一，方向是不對的。「我所去的鄉野，好像沒有筵館。」這樣對她說了。她反問，「那麼是那一邊？」回答她，「是西方。」她又問，「是箱根的過去，還是不到？」非常糾纏不清。

出發的一天，她從早上就來了，幫助種種事情。把來時路上所買牙粉牙刷手巾，塞入我皮包當中。對她說不要這種東西，卻總是不答應。同雇了車，到了火車站，走出月臺的時候，她看着了我的面孔，用細小的聲音說，「也許是再不能見面，你要保重啊！」眼裏含着一泡淚水。我卻不哭。但是也差不多要哭了。火車開動，走了一段的路程，想來大約是不妨的了，從窗中探出頭來望望，卻還立在那邊。看去非常短小了。

二

鳴的一聲，輪船停了，舢板離岸搖來。船人是赤條條的，只在腰下繫了一塊紅布。真是野蠻的地方。不過這樣的熱，實在也不能穿衣。日光強，水面閃。凝視着便要目眩。問問事務員，說我要在此地上岸的。看去不過像大森一般的漁村。「混帳，混帳！這種地方，那可以住人的！」心中雖則如此想，卻也無法。很得勢開頭跳上擺渡船，接着下來的總也有五六人。

此外又裝了四口大箱子。紅褲就搖回岸邊來。靠岸之後，也是最先第一個開頭跳上岸，馬上就捉了一個垂涕小子，問他，「中學校在什麼地方？」小子莫名其妙，回答說，「不曉得啦！」啊！真是土頭土腦的鄉下人，像豆腐干大的一塊地方，連中學校在什麼所在都會不知道的。不道出來了一個穿短靠的異樣的人，說，「到這邊來，」就跟了他去。卻引我到了一個叫港屋的客店。討厭的女人的聲音齊齊說，「請進來，」就不高興進去了。立在門口就問中學校的地方，說，中學校離開此地十二三里，要趁火車去的，更加不高興進去了。我從短靠的手中，把我的二個皮包奪了下來，洋洋地走了。客店中的人做着鬼臉。

車站就找到票子也不費力買好。趁的卻是火柴匣子一樣的火車。軌達軌達動了五分鐘就要下車了。怪不得票子這樣賤，只賣三分。就雇了車子到中學校，已是放課之後，沒有人。值宿的也有事出去了，「小使如此說。真是寫意的值宿。心中也想去訪校長，可是太疲倦了，就坐了車子對車夫說上客店去。車夫意氣洋洋拉到了叫做山城屋的店家。山城屋同勘太郎的押質店同店號，稍覺有趣。

引我到樓梯底下的一間暗洞洞的房間。熱得緊，不能住的。「這種房間不要的，」卻回答，「很對不起，別的都住滿了。」把皮包放下了，就退去。沒有法子，只得在室內揮汗忍耐。不久就來說，好洗浴了，去浸了浸就出來。回轉身時，帶便看看，卻有許多很像風涼的房間都空着。真是渾蛋！說謊話！後來下女搬飯來了。房間雖然熱，飯卻比公寓裏的好多了。伺候着的下女，問從那裏來。回答她從東京來的。卻又問，東京是好地方罷，回答她，當然。下女撒了飯回到廚房邊，卻聽得大起笑聲。無聊得極，就睡了，可是很睡不着。不但熱而且很喧鬧。比公寓中鬧煩五倍。睡了之後，做了清的夢。夢見清胡亂地嚼喫越後的笹糖餅。不把包着的笹剝去。對她說，「笹有毒的，不喫的好，」卻說，「不，這笹是藥，很好喫的。」我奇極，張口大笑，哈哈的，同時醒了，下女在開板窗。仍舊是一碧無垠的好天氣。

我聽得說過，出外不該吝惜破費小賬。倘不給小賬，就要受很不好的待遇。關在這樣狹小暗昏悶熱的房間中，是不給小賬的緣故罷。是因為穿了不漂亮的衣裝，而帶了皮包和洋傘之故罷。哼！鄉下人也會瞧不起人來。給一筆小賬嚇倒他們看。就是我也袋裏放了

學資所餘的三十圓光景，而離東京的。除了火車輪船的票子，和零用之外，還有十三四圓積着。就是一齊給了，此後可以領薪水，也不要緊。鄉下人是吝嗇的，給五圓恐怕已要驚的眼睛都彈出了。看罷，看罷，心裏定了章程。洗了臉之後，回到房中等着，昨天的下女，又搬飯來了。執着盤伺候，卻在迷迷地笑。不懂規矩的東西！人家的面孔上又不是在賽會。而且我這副面孔比這位下女的尊容總還高明些哩。原想喫完了飯之後再給的，卻動了氣，半當中就拿出一張五圓的鈔票，說，「等回把這拿到帳房。」下女做出奇怪的面相。食後我就到學校。皮鞋都沒有給我擦過。

學校昨天坐車子去過一回；路徑大概認識的。灣過了幾次十字路，就到了大門前。從大門口到門房，鋪着花崗石。昨天车子在石板上拉過的時候，發出大響聲，有些惹厭。路上碰見許多穿小倉布制服的學生，都走這門中進去。其中也有比我還長還大的人。想到這種人能教得了麼，覺得有膽小樣子。投了名刺，領到校長室裏。校長是短鬚黑皮大眼，像狐狸樣的人。裝做出一副鄭重的神氣，說，「總要請你好好的幹一下。」恭恭敬敬拿出蓋着

大印章的委狀。這委狀回東京時團團繞，拋在海中了。校長對我說：「現在把你介紹見此地的職員，要把這委狀給他們一一看的。」用不着的多事。要做這種麻煩的事體，豈不是把這委狀在教員室張貼三日更好。

教員在休息室會齊，是要在第一時下課搖鈴之後。還有許多時間。校長拿出時表看看，說：「一切的話，再緩緩細談，大略的情形，先對你講講。」以後就說出一大長篇發揮教育精神的大文章。不必說，我是馬馬虎虎地聽着，半當中想到，我是到了糟糕的地方了。他所說的無論如何做不到。要我這樣莽撞的人，做學生的模範哩，非為全校之師表不可哩。在學問以外，個人之德化不感及，不能為真教育者哩，雜七夾八提出無理的囑咐。這樣完善的人，會爲了四十圓，遙遙地到這種鄉野地方來麼？我想，人大都總是差不多的，動了火誰也要鬧一場相罵，可是照這樣子，等閑也開口不得，散步也不好出去。倘是這樣難的職務，該當在雇用以前，說明有這般這般的條件才好。我不高興說謊，沒有法子，只得自認晦氣，是被騙了來，決心回絕這裏，回東京去罷。客店裏給了五圓，袋底只有九圓了。九圓是回

不到東京的。不給什麼小賬就好。真是悔之無及了。但是九圓也沒有辦不了的事。旅費不足，比說謊總好些。這樣想了，就說，「照你說的樣子到底做不到，這委狀奉還罷。」這樣說了，校長像狸樣開閉他的眼，而看着我。就說，「這不過是一種希望，很明白你也許是做不到這程度，放心好了。」笑着回答。倘使果是如此明白，那開頭也不必威嚇了。

談話之間，搖鈴了。教室那邊，突然嚕嚕嚕鬧起來。校長說，「大約教員都在休息室了。」所以就跟他走進教員休息室。在狹長室的周圍，擺滿了桌子，都坐着。看見我進去，大家像約齊了的樣子，都看着我的面孔。又不是觀覽品。照着吩咐，我到一個個面前，呈示委狀，自己介紹。大抵都站起來屈一屈身就算，認真的人卻取那呈示的委狀，看了一遍，再恭而敬之地還來。全像扮演着戲。第十五個纜輪到最後的體操教師，那時專一做同樣的動作，覺得有點惹厭了。他們每人一回就好了，我是一人要做十五回同樣的舉止。稍微體諒點人纔好。

在會見的人當中，有教頭（一）某人。據說他是文學士。文學士就是大學的卒業生，所

以是好老罷。他說話的聲音像婦女般婉軟。最使得我發驚的，是這樣熱天，卻穿着絨的襯衣。雖則或許是很薄的材料，熱總是熱的。做得文學士就要喫穿衣服的痛苦了。而且是紅襯衫，豈不是要笑殺人。後來曉得那個傢伙是一年四季都穿紅襯衫的。真是奇怪的病症。照本人的說明，卻道紅色對於身體很好，爲衛生之故，特地做這種襯衫的，出力不討好。要是真如此，何不把衣服褲子都改了紅色？還有一個名叫古賀的英語教師，面色很不好看。大抵面色蒼白的人，都是瘦的，而這個人卻漲起。從前在小學校的時候，有一個名喚淺井阿民的同級生，他的父親也正是這種顏色。因爲淺井是農夫，想來做了農夫是成這種顏色，問問清看，卻道不是這樣，她教導我說，那個人因爲專喫起蔓的南瓜，所以蒼白而肥胖。從此之後，每看見了蒼白而肥胖的人，總常他是喫了起蔓南瓜的報應。這個英文教師，大概也是專喫起蔓的。本來起蔓是什麼意思，卻到今還不會懂。也曾問過清，她卻笑而不答，大概她也不知道罷。還有和我同樣的數學教師，叫堀田的。這人是一個強悍的光頭和尚，像是少林寺出來的兇僧。人家恭恭敬敬呈示委狀，他卻理也不理，說：「唔，你是新來的麼，

請到我處來玩玩，呵呵。」什麼呵呵。誰要到這個不識禮儀的東西處去玩的啊！我從這時替這和尚起了一個綽號叫野豬。教漢學的先生終究禮儀隆重了。「你昨天到的，很辛苦了，而且是已經開課了，你是非凡的熱心……」這樣滔滔講去的，是一個得神的老伯伯。圖畫的教師，全是江湖派，穿了透涼的紗羅外衣，揮着摺扇，「府上何處？東京那好極了，同鄉來了，就是我也是江戶兒。」我想這樣的東西也是江戶兒。那麼，我真不高興出世在江戶了。其他一個個寫起來，這一類東西，還可以寫許多。但是也寫不完，就算了罷。

應酬一遍完了，校長說，「今天事情完了，可請轉去，至於課程方面的問題，須要同數學的主任接洽一下，請明後天起授課罷。」問問誰是數學的主任，卻不道是那野豬。作孽！是在他手下做事麼？我是失望了。「噲，你住在那裏？山城屋晤，等會我來和你談罷。」這樣說，他拿着粉筆上課堂去了。做了主任，卻自己跑來，真是阿木林。不過比召喚我過去卻可佩服。

於是出了學校的門，想就回旅館，可是回去也沒有什麼事情，想就在街上走一番，無

目的地隨便走了。看了縣公署。是前世紀的舊建築。兵營也看了。沒有麻布的聯隊那麼好。大街也到了。像神樂坂一半的闊，市面也沒有那樣熱鬧。二十五萬石的大諸侯的城市，原來不過如此。這一等地方，卻像煞有介事地稱做城市，真是可憐。這樣想着走去，不知不覺之間，就到了山城屋面前。像大的地方卻意外之小。就這樣子，大抵都看盡了罷。還是回去喫飯罷，走進門去。坐在賬房的老板娘，看見了我的影子，連忙奔出來，「您回來了」叫着。用頭皮去貼地板。脫了靴走上去，下女來說，有房間空了，引我到樓上。靠街的一間大屋子，十五疊大而裝有畫屏的。我有生以來從未進過這樣好的房間。此後也不知幾時纔能進去。所以脫了洋服只剩一件浴衣，伸挺四肢，在室當中，拍大字匾，真有趣味。

喫好了午飯之後，立刻寫給清的信，我文章不好，而且寫不出字，所以頂不歡喜寫信。而且也沒有寄的地方。但恐怕清記掛着，不要被她當做船翻了溺死，那是倒霉的。就出勁地寫一封長信，文句是這樣的。

「昨天到了此地。是不很好的地方。睏在十五疊的室中。給旅館中五圓的小賬。老板

娘在地板上叩頭。昨夜睡不着。做了一個清喫笹糖的夢。來年夏天回去。今天上學校去過了，給各人起了綽號，校長是狐狸，教頭是紅襯衫，英文教師起蔓，數學是野豬，圖畫是花臉。別事以後再寫。再會了。」

寫好信，我覺得很舒服，而且有點瞌睡，就像先刻的樣子，在房間當中挺開了大字而睡。這回夢也不做，什麼也不做，睡得很好。「是這屋子麼？」聽見了這大音聲，醒了，野豬進來。第一句話，就說，「對不起，你的擔任是……」人家纔起來，就要開談判，非常狼狽。問了擔任的東西，也不覺得有什麼困難，就允諾了。就這一點東西，不要說明後日，就說即刻開始，也不着急的。課程上的接洽定局之後，他說你總不是長住在這旅館的，我介紹你一個好的地方，你就搬去罷。別的人做不到，我去一說就成功的。要搬是早的好，今天看了，明天搬，明後天到校，這樣定是極好，一個人自得其計。不錯，總不成長長住在這十五疊的屋子裏。把薪水都付了房錢怕還不夠。慷慨了五圓的小賞，就搬走，實在有點不上算，但是反正總是要搬走，到還是早些搬了定心爲是，因此就把這件拜托了野豬。野豬就說，那麼總先

去看一看，所以就同去。是在市梢的一個坡中間，非常的幽靜，房東是一個做古董生意的，叫做伊架銀，他的妻是比丈夫年紀大四歲的老婆。在中學校曾經習過 *Miss* 這個字，這個女人真像一個活鬼。就算活鬼，已是他人的妻，沒有關係。終於決定了明天搬進去，歸途野豬請我喫了一杯冰水。在學校碰見的時節，很像傲慢無禮的人，看他如此種種照顧我，想來總不是惡人。但像和我同樣是性急躁烈的人，後來知道這人在學生中間頂得人望的。

(一) 教頭，日本學校中之教務長，權力甚大。

三

我的教師生涯開始了。第一次走進教室，站到高高的講臺上，總覺得有點異樣。一邊講解着，一邊心裏想，我也能做先生麼？學生非常嘈鬧。有時特別大聲叫出來「先生。」先生是糟了。以前在物理學校每天先生先生地叫人家的，叫人先生和被叫先生，是有雲泥

之別啊！覺得脚底癢癢地。我不是卑怯的，也不是膽小的，可惜少了點膽力。「先生」這樣大的聲音叫上來，正像肚飢的時候聽得了工場中正午放工的拉迴聲。第一時間是馬馬虎虎地下了課。但也不會遭到特別困難的問題。回到休息室時，野豬問怎樣？「唔」的簡單回答他一聲，他是已經放心的樣子。

第二時拿了粉筆走出休息室時，是彷彿踏進敵軍陣地的心情。走進教室看見這一班對手都比前一班大。我是江戶兒，是文弱短小的身材，所以雖則站在高講臺上，也沒有壓人的氣概。假使是打相打，還可以用用拳法，這樣的大孩子，放四十個在面前，只用一片舌頭的鼓搖，而要能使他們敬懼的本領，是沒有的。但是想到對於這種鄉赤老少許露了一點破綻要成習慣的，所以用大聲帶點卷舌音的話語講授了。起初學生也莫名其妙地茫然自失樣子，「給你點顏色看看」地得意起來，用了急調子講去，第一排當中看去是頂兇相的一人忽地站了起來，「先生」的叫了一聲，「哼來了」心中想，就問他「什麼？」他說，「太快了，不懂啦，再稍微慢慢地講講末，纔好個啦。」啦末個啦是不三不四的

話，假使太快，就講得慢些，不過我是江戶人，不能講你們的話，要是不懂，等到懂就是了。」這樣的回答。照這個樣子，第二時間，比預想容易的過去了。不過在回轉身的時候，有一個學生說，「請把這問題教給我個啦。」拿出一個不像做得出的幾何問題來逼我，卻有點着驚。沒有法子，所以說，「啊，不大明白，下一點鐘教你罷。」急急地退了出來，學生都哄了起來，其中也聽得「做不出，做不出」的聲音。渾蛋！雖則先生，做不出也是當然的。做不出就說做不出來，有什麼好笑奇怪。要是做得出，會爲了四十圓到這樣山野地方來麼？心裏這樣想，回到休息室。野豬又問「這回怎樣？」又是「唔」了一聲，但是覺得「唔」還不穀，又加添一句，「這學校的學生都沒有頭腦的。」野豬現出奇怪的樣子。

第三時第四時午後的一時都大同小異。第一天上的班都稍微有些失敗。我覺得教師生涯也不是像在傍邊看得見的那們容易。課上完了，還不能就走，非要莫名其妙地等到三點鐘不行。說到了三點，擔任級的學生來知會教室已經洒掃過，須去查看。還要把點名冊查一遍，纔能回去。算是薪水買了身體，空着的時間，也要縛在學校裏看桌子面的，是

什麼道理呀！但是想別的人都伏伏貼貼照規定辦着，而新來的我，反要嫌長怨短，是不大好，所以也耐住了。回出來的路上，對野豬講，「你看，無論怎樣，要迫人在學校等到三點鐘是笨呆極了，」野豬說，「是啊！」哈哈地笑了，又變了正經的面孔，「你多講學校裏的不好是不行的，要講也只和我一個人講好了，因為學校裏有奇怪的人，」說這像忠告樣的話。在十字路上分手了，所以也沒有工夫問他詳細。回到寓中之後，房東進來了說：「泡一點茶罷。」說泡茶，大概是要請我喫什麼東西了。那知他是把我的茶泡了，而毫不客氣地自喝的。照這樣子看來，我不在的時候，就一個人自由進來，做這「泡一點茶罷」的勾當，也難說。房東的說話是，「我是歡喜書畫古董的，已經私下做這項生意了，你先生看起來也是很風雅的人物，就開始把這個當做消遣，玩玩，怎樣？」奇想天外的慫恿。二年前爲一點事情到帝國飯店，曾經被人家錯認爲銅匠過。披了毛氈去看鑲倉的大佛時，一車夫稱呼我頭兒。其他被人家認錯的事情是很多很多，卻不曾有捉住了對我說，「你是很風雅的人。」大概只看態度和樣子就明白的，風雅人這種東西，在畫上看看也是戴頭巾，或者

執手卷的。正正經經說這個我是風雅人的東西，決不是好東西。我回答他，「這一種是散閑的閑人做的事情，我是不喜歡的。」那房東卻嘻嘻地笑了說，「不，從開頭就喜歡的人是沒有的，不過一旦進了此道之中，卻不容易退出了。」獨自倒了茶，用奇態的手勢喝着。實在是昨晚託他去買的茶葉，不過這樣苦的濃茶是討厭的。喝了一杯像直攻到胃中的樣子，說，「以後不要買這樣苦的茶，」知道了，「咯的又乾了一杯。是別人的茶就這樣亂喝的東西。房東去了後，準備準備明天的功課，就睡了。

以後每天到學校裏，照規則做工，每天回來後，房東就來，做這「泡一點茶罷。」過了一星期，學校的狀況也大抵了解了，房東夫妻的爲人也大概明白了。問問別的教師看，都像在受任後一星期至一月之間，對於自己的名聲的好壞，是很耽心的，不過我毫不感到。在教室裏有時鬧了錯誤，也在那時候有點心慌，不過不到經過半句鐘，就煙消雲散了。我不論對什麼事，即使想要長時耽心，也是不能耽心的人。在教室中的錯失，給學生以何種影響，此種影響對校長及教頭呈何種反應，全不關心。我是照前面所說，不是有什麼膽力。

的，不過我對於一件事的斷念卻很快。這學校不行就到別的學校去，存了這個心思，對於狐狸及紅襯衫一毫不怕。對於教室中的小孩們，當然沒有用笑話和拍馬去討好他們的心思了。學校裏這樣就好了，寓裏卻不行，房東若是只來喝茶，那倒也罷了，卻還拿出種種東西來。起頭拿來的是一種做印的材料十塊並着擺起來，「一共三圓總算便宜了，您買了罷。」回答他，「又不是走碼頭的蹩腳畫師，要這些幹麼！」這樣回絕了，後來又拿了一幅叫什麼華山的花鳥立軸。他親自掛在我室內的壁上，說：「豈不是很好麼？」「唔，不錯呀，這樣含糊地應酬他，不道他又是「華山有二人，一個叫某某華山，又一個某某華山，這一幅是那個叫某某華山的東西，」那樣無聊地說明之後，「怎麼樣？就算你十五圓你買了罷。」這樣的催促起來，說：「沒有錢，」回絕他。「錢不要緊，什麼時候都行，」非常地執拗，說：「有了錢也不買，」方纔把他趕出了。次一回卻搬了一個瓦將軍大小的大硯子來，說：「這是端溪，」二遍三遍不住口的端溪着，所以半真半假問他「端溪是什麼呀？」他就開始講說了。「端溪有上中下三層，現在所見的大都是上層貨，這卻的確是中層的，你看

這個眼。這有三眼也是少見的。至於潑墨的勢態也非常好，請你試試看。」就把這大硯石推到我面前。問問「要多少錢？」他說，「是物主從中國帶回來的，急於要脫貨，便宜點，算了三十圓罷。」這個人一定是瘋狂漢。學校方面倒像是沒有什麼困難，不過這樣被古董圍攻起來卻真受不住。

這中間學校也煩厭起來了。某日晚間散步到大街上，郵局的一傍，有麵店的招牌，下面還注着東京式。我頂歡喜麵食。在東京的時候，走過麵店的門口，聞着了香氣，便就想鑽進去的。這回子被數學和古董忘了麵，看見了這招牌，卻不能白白空走過。想順便喫了一碗再走，就衝了進去。看看卻不像招牌的樣子。說了東京就該稍稍弄清潔些，不知道東京呢，還是沒有錢耶？裏面很醜。席面不但已經變色，而且佈滿了泥沙，浙瀝撒拉的。壁，被煤氣熏黑，天花板不但被油燈的煙熏黑，而且低得可憐，使人不覺要縮頭頸。只有規規正正寫着各麵名式貼出的價目表，完全是新的。總是買了舊店面二三日新開的店罷。價目表第一項是天麩羅。「噲，來一個天麩羅」大聲的喊出。卻驚動了在一角中本來靜靜

地吱吱咯咯在喫着的三人，同時回頭看我了。室中昏黑，一時卻不會顧到，面對面之後，曉得都是學校的學生。他們行禮了，所以我也回禮。這晚是好久不喫麵了，所以好喫，一連喫了四碗的天麩羅。

次日我毫不經意地走到教室裏，撐滿黑板大的字寫着，「天麩羅先生。」看見了我的面，都哄的笑起來。我覺得豈有此理，就問，「喫天麩羅就好笑麼？」卻有學生的一人說，「四碗總太多了哪！」喫四碗喫五碗，用我自己的錢，喫我自己的東西，你們管什麼！」就開始教了課，回到休息室。十分鐘後，走到次一個的教室中，黑板上又寫着，「天麩羅四碗，但不可笑。」前一回到並不動什麼怒，這回卻是發脾氣了。說笑話過了度就是惡戲，像燒餅烘到焦黑了，誰也不會讚賞的。鄉下人不懂這個訣竅，所以只當做無論衝到什麼地步都是不妨的。住在走不到一點鐘什麼都看完了的小鎮上，所以沒有別的方法，把天麩羅一件看成日俄戰爭一樣的大事。可憐的東西。從小就受了這樣的教育，所以猥小非凡，造就出像盆景中的楓樹，那樣的小人來，要是天真爛漫，就大家哄堂同笑，也沒有什麼。這是

什麼呢！還不過是孩子卻這樣刻毒。我一聲不響把黑板上的字拭去了，說：「這種惡戲是有趣麼？是卑劣的戲言。卑劣的意思，你們懂不懂得？」有個東西回答說：「自己做的事體，受人家取笑而老羞成怒的，就是卑劣哪。」混帳東西！想到迢迢地從東京來，是來教這一班東西真氣苦。對他們說：「不要管不相干的閑事，一心用功讀書罷！」就開始教課了。不道再去教下一課時，走進教室，見黑板上又寫着「喫了天麩羅，就要說不相干的閑話了。」真是無法可想。孺子不可教也。耐不住發怒說：「這種不馴良的學生，是教不了的。」就忿忿地回出來了。聽說學生卻因為放課而大快樂。這樣說起來，比之學校，還是古董好些。

關於天麩羅的一件，回家睡了一晚之後，氣平了下去。到學校去看看，學生都仍在校裏。我真有點莫名其妙。此後三天，沒有什麼事，第四天的晚上，到了名叫住田的地方，喫了糰子。住田是有溫泉的地方，從城裏去，趁火車走十分鐘，步行三十分鐘也到了，這地有菜館，有溫泉旅館，有公園，而且還有妓院。我所進去的糕糰鋪，是在花柳街的入口，聽說是很好的，所以從浴了溫泉回來，就帶便去喫喫看。這回並不碰着學生，想來總不會有人知道

了，次朝到學校，進第一時的教室，卻寫着「糰子兩盆，洋七分。」實際我是喫了兩盆付了七分。真是惹厭的東西。第二時想也總有些什麼的，果然寫着「妓院前的糰子好喫好喫」，真是無可救藥的東西。糰子就這樣完了，不道紅手巾又成了話柄。說是什麼事，卻是毫無道理的來歷。我到了此地之後，就決定每天到住田的溫泉去的。別的什麼連東京的脚下，都及不了，不過溫泉卻是好的。特地到了此地，每天去洗洗到好，由這一種心思，在晚飯以前兼運動而去的。不過去的時候，總掛宕着大毛巾。這毛巾染了溫泉的顏色。本來也有紅的條子，茫廣一看像是紅的。這毛巾去去來來趁火車或徒步總掛宕在我身邊。因此學生們就把我叫紅手巾紅手巾。住了狹小的地方真討厭。還有溫泉是新造的三層樓，洗頭等的有浴衣借，又是連擦背只要八分。而且還有女子捧了茶托送茶來。我總是去洗頭等的。卻有說，「四十圓月薪，天天洗頭等，太奢侈了。」多謝你們費心。還有浴槽是花崗石砌成的，有十五疊的大小。大抵不絕有十三四人浸在裏面，也偶然有空空如也的時候。深有着水齊到乳邊樣子，所以爲運動之故，在溫泉中游泳是很有趣的。我看着了沒有人的時

候，就在這十五疊的浴槽中游來游去，自得其樂。可是有一天，從三層樓，意氣揚揚地下來，心想，「今天也游得成麼？」在入口窺探看，卻見了在大的板牌上貼着一條濃濃的黑字，寫着「溫泉中不許游泳」的紙條。在溫泉中游泳的，總不大有，這個貼揭也許是爲了我一個人而新做的。從此以後，把游泳的心放開了。走到學校中時，又像歷來的樣子，黑板上寫着，「溫泉中不許游泳」，真是發驚。好像全體學生都在偵探着我的行動。惹厭惹厭啊。不管學生什麼說，把想做的事情中止的不是我，可是想到爲什麼要到這種像要窒息一樣的狹小地方來，這纔是活該，想想也煩厭了。而且回到了寓裏之後，仍還受古董的圍攻。

四

學校裏有值宿的制度，職員輪流當值。不過狐狸和紅襯衫是不在內的。問問爲什麼這兩個人可以避免了這當然的義務？卻說因他們是受奏任級的待遇之故。豈有此理！月薪拿得多，教書的時間少，而且可以不當值宿，有這樣不公平的事。隨意造出了一種規則，卻擺出這是當然如此的面孔來，真是厚顏無恥到絕頂了。對於這件事情是非常之不平。

可是野豬說起來，無論一個人怎樣地發盡牢騷，也是沒有法子的。想起來若是不錯的事，那麼雖只一人二人，總也行的。野豬卻引了 *Might is Right* 一句英語來教誨了我一番，有點不得要領，問問清楚，卻是強權即正義的意思。講到強權即正義，卻早就知道的，實在不勞野豬這番的講釋。強權即正義和值宿是別的事。而況說狐狸和紅襯衫是強者，誰能承認呢？話自是這樣說，值宿的當值卻輪到我身上了。原來我是躁性的人，若不在自己的被褥枕席上好好地睡，總不能起睡去的心情。從小就少有在外邊朋友家裏歇夜過。朋友友尚且不喜，學校的值宿當然更加討厭。雖則討厭，但這是包含在四十圓之內的，便沒有法子，只好忍耐一下了。

教師學生都回去了之後，一個人入定般的坐着，真像是木偶人。值宿間是在教室後面寄宿舍西邊的一間。走進去看了看，正受着西曬的太陽，熱得不可開交。真是鄉野地方，到了秋天還是這樣長性的炎熱。搬了學生的餐來喫晚飯，不好喫到可以佩服。真難爲他們喫得這樣壞，還能那麼樣鬧的。而且晚飯是早早四點半就喫好的，真可算是好漢了。飯

是喫了，天卻還不會晚，總不能就睡覺。就想到溫泉去一回。當值宿員而出外去行不行，是不知道，可是像這樣受嚴重監禁一般的情形，真有點受不了。當初到學校的時節，曾經尋問當值的人，小使回答說有點事情出去了，原覺得有些奇怪，輪到自己的當值就記起了此事。不錯，出去纔是的。我對小使說，「出去就回來。」卻問，「您有什麼事情麼？」答他說，「沒有什麼事，到溫泉去。」頭也不回地走了。紅手巾卻可惜忘記在寓所了，今天就在那邊借用一回罷。

夏目漱石集

隨後我很優遊地入浴，費了不少時間，天纔漸漸夜了，就趁了火車在古町車站下車。到學校約有半里多路，一走就到，不放在心上。纔走不上幾步，就見狐狸從對面來了。大約狐狸是想趁了這火車到溫泉去的。了了急急走來，交身過的時候，看了我一看，所以約略打了一個招呼。狐狸卻裝了十萬正經的面孔，問道，「今夜的值宿不是你罷？」什麼是不是。就在二點鐘前對我說，「今夜是第一回值宿，辛苦你。」這樣應酬話的。做了校長這個東西，卻必要轉灣作曲地說話的。我覺得有點不爽快，回說，「是，是值宿，是值宿，所以

現在回去，宿是必然宿的。」說完了，不等他回話，開步走了。到了直街的十字路口又撞見了野豬。真是小地方，出去走走總會碰見什麼人。他問，「噲，你不是值宿麼？」回答「噯，是的。」他說，「值宿隨便走出來是不行的，」有什麼不行，不出來纔是不行呢！」擺點威勢給他看。「你的不識相真糟，碰到了校長或者教頭是討厭的。」說那不配野豬的話，「校長方纔碰到過，他說熱天不散步散步，值宿是要不了的，這樣贊成我的散步啊！」說了，討厭起來，一徑走回到學校裏。

一會兒天就黑了。暗了之後，叫小使到值宿間來談了二點鐘，閑話也厭足了，就想睡不睡不管，姑且眠到牀中。就換了寢衣，鈞了蚊帳，揭開了赤毛布，砰的一跌，仰天倒了下去。我在睡的時光，要跌一個坐臀章下去，是從小的習慣。住在小川町公寓的時光，在樓下的法律學校學生曾提出抗議過。法律學生那些是不中用的東西，口舌卻來得利害，長長大篇講出那些笨話，所以說「睡的時候砰砰響，不是我的屁股不好，是因為公寓的建築搭漿，要交涉向公寓房東說話去。」這樣難倒了他。這值宿間不是在樓上，所以憑我怎樣砰

碎的倒下去，都不妨。務必威勢十足的倒下去，否則便要不得像會睡過的樣子。哈，有趣呀，把脚伸挺了去，卻有什麼東西爬到脚上來。粗糙得很，就不像是蚤蟲，什麼？噢了一驚，把脚在毛布中攢了攢，不道這樣粗糙毛森森的東西卻突然覺得多起來了，小腿上五六處，大腿上二三處，臀下壓碎了的也有一個，跳上到肚臍的地方有一個——更加喫驚了。馬上跳起來，揭了毛布，拋到後面，從被裏跳出了五六十個蚱蜢來。不知道什麼東西的時候，原有點心慌，明白了不過是蚱蜢，突然發怒了。呔，你這小東西，敢來嚇人，看傢伙，拾起枕頭打擲過去，二三回，那知敵人太小，拋得雖着力，卻不顯什麼效果。沒有法子，只得起來坐在被上，像起塵屑時敲打疊面那樣，用枕頭在近邊的疊上亂打。蚱蜢着了驚，而且由枕打的勢飛跳起來，向我的肩頭面鼻端歇上來。歇在頭上的不能用枕來打，只能用手抓了，着力攢擲開去。氣煞的是怎樣着力攢去，卻總擲在蚊帳上，只微微動了一動，毫無結果。蚱蜢投到了蚊帳上，牠就停歇在帳上了。死也不，什麼也不。好不容易費了半點鐘工夫，把蚱蜢料理清楚。拿了掃帚，把蚱蜢的死體掃出。小使來問「什麼事？」有什麼什麼事呢！

蚱蜢給學生看，「這就是蚱蜢，那麼樣大的人，蚱蜢都不知道，算什麼話。」這樣說了，卻有立在最左端的一個圓臉學生說，「這個是蝗蟲啊哪！」毫無禮貌地反駁我，「混蛋，蚱蜢也罷，蝗蟲也能是一樣的，還有對着先生說這阿奶，阿奶是什麼話呢？阿奶是小孩子纔喫的！」這樣逆襲過去，卻又說，「啊哪和阿奶是不同，啊哪，」始終說着啊哪的。

「不管是蚱蜢是蝗蟲，爲什麼放進我牀裏，我幾時奉托過，請你們放蚱蜢進去的？」

「誰也不會放進去啦。」

「不放進去怎的會在牀中呢？」

「蝗蟲喜歡溫暖的地方，大概他一人自己鑽進去安置哪。」

「放屁！蝗蟲一人去安置的，什麼話！——蝗蟲是去安置麼？——說爲什麼要這樣惡

作劇說！

「說什麼？沒有放進去，什麼說啦。」

卑劣的東西，若自己做的事，說不出來，還是開頭就不要去做的好。想人拿不出證據

說什麼

卑劣

來，便空口說白話，推賴的精乾淨，真不成話。我在中學校時光，也做過些戲鬧。但是若問是誰做的時，想賴脫欺詐，卻一次也不曾有過。做的就說做，不做是不做，沒有什麼推賴的。像我無論怎樣地惡作劇，總是潔白的。要想說謊免罰，反不如不做的好。惡作劇與責罰是連同的。因為有罰所以惡作劇格外有趣。只想惡作劇，罰是不願受的，這種劣根性，是什麼地方流行的呢？錢是借的，還債卻對不起，這種東西，大概就這一批人卒業後會做的事情。到底是為什麼來進中學的？進了學校，說說謊，胡裏胡塗混過去，暗中做放肆的惡作劇，到後來畢業了，自以為堂而皇之地受過教育的，真大錯特錯。不足道的豎子！

我真沒有意思和這等沒志氣的東西做對手，說，「這樣不懂道理，不問你們也不妨。進了中學，連上品和下品都不能辨別，真也可憐。」把六個人逐了出去，我的說話和態度並不見得高雅，不過心地比之這一干人是非常高上了。六人悠悠地退去，表面上比我先生還來得堂堂。實在這冷靜更加顯得他們的壞。我到底沒有這一種氣度。

又鑽進了牀裏，橫倒去睡了，爲了上番的大鬧，帳中嗡嗡地響。用燭火一個個去燒，那

樣麻煩的事情，做不到，所以從鉤子上把蚊帳除下來，長長地摺疊了，在室中橫攢豎攢一陣，銅環打轉來把指甲打痛了。第三次進了帳，纔稍平安些，卻也睡不着。看看表，已經十點半了。想想看真是到了惹厭的地方。若使中學的先生無論到那里都是和這一般人做伴，那纔真是可憐了。難得先生到是不斷種。真要是十分忍耐的烏龜性格，纔配去做的。我實在做不來。想到這里，像清那種人真是可以佩服的了。不過是沒有教育，沒有身分的老婆子，做人卻很不錯，真可以尊敬的。到今日受過了她說不盡的照顧，當時也不覺得十分可以感謝，這樣獨個人到了遠地方纔知道那親切的可感謝了。若是想喫越後笹飴，就特地到越後去買來給她喫，也十足值得的。雖清稱贊我恬淡寡欲，志誠意直，但比之受稱贊的我，反而稱贊我的她，是更加高尚的人。心裏生起了想見清的念頭。

想到清正在感慨無量的當兒，突然在我的頭上，說數目總有三四十個人，合了拍子，洞洞把樓板頓得震天響，彷彿樓面要坍下來樣子。又是和足音可以匹敵的大聲呼喊。我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情，連忙跳起身來。跳起來的一刻，忽然悟到這是先刻的報復，學生

的鬧事。你們做了壞事，不自己認罪，是永不消滅的。你們自己也知道是壞事。本該躺倒想想後悔起來，明天早晨前來服罪，纔是正理，即使不來認罪，也該誠懼了，安安靜靜睡覺纔是。這樣的大鬧成什麼體統呢！又不是建了寄宿舍來養豬狗的。狂人樣式的舉動休罷。給點顏色你們看看。就披着寢衣，趕出值宿間三脚并作兩步，跨上扶梯。卻是真正奇怪的事。情，即刻的確上面有暴動的聲響，倒忽然靜去了，不但人聲，連腳步聲都沒有了。這真怪了。燈已經熄了，黑暗中，也看不見那里有什麼東西，不過有沒有人是從周圍的樣子可以推測的。從東到西的長廊中，一隻耗子都沒有。走廊的盡頭，受着月光，前方是極明亮的。這真怪了。我從小的時節，有做夢的毛病，夢裏跳起來，說不可解的隱語，受人家嘲笑，也不止一二次。十六七歲時，做了拾得鑽石的夢，忽地跳起來，問在傍邊的哥，非常緊急的樣子，「即刻那個金剛鑽什麼了？」當時家中的人，把這事做了三天的笑話資料，着實難爲情。也許或者這一次莫非原還是做夢。不過總像是實際鬧過的，正在走廊的中央想着，受月光照着的那邊，「一，二，三，喂」三四十人的聲音，同時喊出來，就同先刻一樣大家合齊了拍子，頓

地板，大鬧起來了。哼哼到底不是夢，原是事實。「不要鬧！是半夜裏啊！」我也發出不比他們弱的聲音來，一直衝過去。我的路上是暗的，不過把那端的月光作為目標。大約跑了一丈多路，在走廊的中央，堅硬的笨重物撞着了小腿骨上，啊，痛，覺着了的時候，身體已經彈了出去，砰的倒在前面了。畜生馬上爬起來看，卻已跑不動了。氣是來得，只有腳不聽號令。忍耐不住，獨脚跳將過去，已經足音人聲都沒有了。靜靜寂寂的人無論怎樣的卑怯，總不是這樣卑怯的。真是正牌豬狗。這樣到非把隱着的拖出來使他們賠罪不可，心中決定了，就想去開寢室的一間，去檢查檢查。門開不開，上了鎖，或者是裏面用橈桌闌牢了，推去，推去，總不開。又在對面北邊的一間試試看，也是同樣地推不開。我正焦慮着如何推開門來，去把室中的人拖出來處置，卻在東邊的橫頭又起了鬧聲和頓足。這班狗才約通了東西相應，使我兼顧不到的意思，想是這樣想，不過如何去對付，卻不知道。老實說，我勇氣是有的，卻缺乏智慧。在這一種時候要怎麼辦纔好，毫無解決方法。雖則無法可想，卻並不願服輸。就這樣讓牠過去，卻和我名譽有關的。被說江戶兒無膽氣，是不甘心的。值宿當中被掛涕

小孩所戲弄，無法對付，只得罷手，自認晦氣，被人家想做這樣，卻是一生一世的恥辱。我家本來也是將軍家士，武士的祖先是清和源氏，是多田滿仲的後裔，和這種弄泥土的百姓出身是兩樣的。可惜的只是缺少智慧這一點。只是不知怎麼對付纔好，真困難。雖然困難，難道就輸了麼？因為正直所以不知怎麼辦纔好。世上正直的不勝而別的反會得勝麼？想想看。今夜裏不勝，明天來勝。明天不勝，後天勝他。後天不勝，從寓裏備了辦當坐在這裏到勝了為止。我這樣決心了之後，就在走廊的中間踞坐地下，預備等待到天亮。蚊蟲紛紛來，但也不覺得什麼。捫摸那先刻小腿上撞痛的地方，卻有些滑膩膩的東西。出了血罷。血倘使要出來，任牠流出來罷。後來漸漸覺得疲倦起來，就呼呼地睡去了。覺得有些擾攘的聲音，糟了完了，着的跳起來。我坐的右側一室，門半開，二個學生立在我前面。我醒了轉來，嚶的一提精神，即刻抓了立在我面前的學生的脚，用力一拉，那個人扑的朝天仰翻了。看傢伙別的一個正在驚愕的當兒，趕過去抓牢了他的肩膀，攢了他幾個旋子，使得他莫名其妙地眼睛倏忽倏忽。「好，跟了到我的地方來。」這樣吩咐他們，像是不中用的東西，分毫

也不反抗地跟了來。天早已亮了。

我就在值宿間裏查問同了來的二人，豬獾打去敲去總歸還是豬獾，只咬住一句不知道，想就這樣熬過去，不存心招承。這中間學生一個二個都從樓上湧聚到值宿間裏來了。看看卻都是眼臉發腫的。「沒用的東西，只一晚不睡，就掛出了這樣的臉子，好算人麼？回去洗了臉再來說話罷。」這樣對他們說，卻沒有去洗臉的人。

我和這五十多人對酬問答了一點鐘樣子，狐狸卻飄然來了。事後探問，纔知是小使特地去通報的，說學校有風潮。只有這一點小事，就要去叫校長，真是沒有志氣，所以只配做做中學校的小使之流啊。

校長先聽了我說明原委，也聽了學生的話，說：「先照常去預備上課，辦法以後再發表，不快回去洗臉喫朝飯，要趕不上了，快去。」這樣，就把那些學生放出了。微溫的處斷。換是我，就立刻把全部寄宿生給個總退學的處分。這樣緩慢的辦理，所以學生纔敢戲弄值宿員。他又對我說：「您一定是煩厭而疲勞了，今天不必上課罷。」我這樣回答：「不，分毫

也不煩厭。即使每晚上有這一類事情，只要我是活着總不算什麼的。上課仍舊上。只是一晚的不安睡，就不上課，那該要從領取的月薪中，照比例還給學校。」校長心中好似想着什麼地暫時注視着我，又囑咐我說，「不過你面上很發腫了。」正是，面上原覺得有些木重相。而且發痒。大概很受蚊蟲叮了。我伸手搔搔面臉，一頭回答說，「臉腫是不相關，口舌的確還會說話，上課不生妨礙。」校長笑着稱贊道，「你很元氣旺盛。」實際說起來怕不是贊揚而是冷嘲。

五

「你釣魚去不去？」紅襯衫問我。紅襯衫的說話，是軟和到肉麻的嬌聲。真不能判別他是男的還是女的。男子應當是男的聲音。況且不是大學的卒業生麼？不過是物理學校的我也沒有那麼樣的聲量，文學士是這樣，未免太難為情了。

我說，「唔，你想去釣魚麼？」這樣不大高興地回答他。卻又問我，「你有沒有釣過魚？」那失禮的話。「不時常玩，不過小時節有一次在小梅的釣溪中，曾釣着了三尾鱒魚。還有

一回在神樂坂毘沙門的誕期，八寸長的鯉魚已經上釣了，心裏想，牢了，不道潑辣地一聲掉脫了，這到現在想起，還是可惜的。」這樣說了，紅襯衫卻尖出了嘴，呵呵地笑起來。我想，不這樣做作，也可以發笑聲的。卻定要裝腔作勢，真醜。「那麼你是還不會懂得釣魚的趣味了，倘使你希望，就傳授你一點，」很得意的樣子。誰要受你的傳授呢！總之，釣魚和打獵的人，都是無慈悲的人。若非無慈悲，斷不會有因殺生而歡喜的道理。不管是魚是鳥，被人殺死，總是活着來得好。要是非漁獵不能過活，卻是別的問題，毫無不足地活着，卻是不殺生便要眠不安枕，真豈有此理。心裏這樣想，但以爲對手是文學士，口舌利害，辯論總敵不過，所以默默不響。不道那位先生卻纏夾做我是服輸了，「馬上傳授你罷，若是你空閒，今天一同去如何。我只和吉川君二個，有點寂寞，請你來罷。」不住地勸誘。所謂吉川君就是那個圖畫教師，就是那個鬼花臉兒。這個鬼花不知存着什麼心思，朝晚出入在紅襯衫的家裏，無論到什麼地方總跟將去。全不像同輩。卻像是主從的樣子。紅襯衫所到的地方，鬼花是必定去的，所以並不覺得什麼希奇，不過三個人去就夠了的地方，爲什麼又來邀

起我那個戀人來呢？大概自以為是高尙的釣漁，存心要把那釣技顯揚給我，所以來誘勸我去的吧。不是被這類事體嚇得倒的我呢！饒你釣得了二尾三尾的鮪，我心上動也不動的。至少，我也是一個人，不論如何不在行，把線放下去，總會釣起些什麼來的，這地方，假使我說不去，那紅襯衫這個人是難說的，一定誤會當我不在行，所以不去，當我嫌厭，所以不去的。我心中是這樣地想，所以回答他說，「那麼奉伴罷。」等到學校功課完了，各自先回寓準備一遍，在停車場會合了紅襯衫和鬼花，同到海濱。船夫一人，舟是狹長的，在東京附近不會見過這樣子的船。早就在船中瞧了一遍，卻不見一根釣竿。「沒有釣竿也能釣魚麼？到底是什麼意思呢？」問問鬼花看，卻說，「海上放釣是不用竿的，只用釣線就穀了。」摸摸下巴，說出像是在行人的話。早曉得要被他說倒，倒反不如沈默不聲的好。

船夫不過悠然地緩緩漕去，熟練原是很利害的，回頭看看，卻已是遠離陸地，把海濱看得渺小了。高柏寺的五層寶塔，聳起在密林的頂頭，像針尖樣突起。看前面有青碧的島浮着。聽說這是無人島。仔細看去，卻只有石頭和松樹。正是，只是岩石和松樹，實在原不能

住人紅襯衫不住地眺望，頻頻說着，好景致好景致。鬼花說絕景絕景。不知道是不是絕景，卻確實愉快。我想在這空闊的海上，受海風的吹薰，於身體也是很有益的。覺得肚子很飢餓。「看那顆松樹，本身挺直，上面像傘樣散開，真像戴納畫中的東西。」紅襯衫這樣對鬼花說了，鬼花說「真是戴納，看那個彎曲的氣韻真是再像也沒有了。完全是戴納。」像全在行的話。我也不知戴納是什麼東西，不知道也不妨，就不問了。船到了島的左面，轉了一個灣。波浪全無。令人不敢相信這就是海面那樣地平穩。托紅襯衫的福，非常地愉快了。要是可能，想走到那個島上去看看。所以問，「那個島岩邊能靠岸麼？」要停船也沒有不能的，不過釣魚卻不能過分靠近岸。「紅襯衫提出異議。我就不響了。突然鬼花開口說，「教務長怎樣，以後我們把這個島名叫戴納島怎樣？」多事的提議。紅襯衫說，「那妙極了，我們以後那麼說罷。」贊成這話。這我們中間，倘使我也算進在內，是受累的。我只說青的島就發了。「那塊岩上，怎樣把 Raphael 的 Madonna 放上去，就成功好畫罷。」鬼花這樣說。「Madonna 的話頭少提罷，呵呵呵，」紅襯衫露出險怪笑容。「沒有別的人在這裡，

不妨的。」忽然向我看了看，卻特意又迴過面去，猶猶的笑了。我覺得莫名其妙的討厭。管他是麥桶拿，是米桶拉，和我沒有關係，隨你們去叫來立罷，不過說着別人所不懂的話，卻裝出諒想你聽也不懂，由你聽去這一副神氣，真是下流坯。這樣，那傢伙卻還說「我也是江戶兒，真難爲他。我想來麥童娜總不外是紅襖衫的相好妓女之類的渾名罷了。招相好的妓女立在無人島的松下細細地瞧，原不用我管什麼的。鬼花也不妨去畫成一副油畫，拿到展覽會去。」

「就這里行罷，」船夫把船停了，下了錨。紅襖衫問，「有幾尋深啊？」答，「有六尋樣子。」不過六尋，綸卻不容易了。」紅襖衫把線拋到海中去。小鬼是釣鯛的心思，真有野心。「什麼，教務長的本領是總來的。而且又是風靜的時候，」鬼花拍着馬，一壁也把線理出來，拋下去。看去只有像錘樣的鉛在一頭掛着。沒有浮子。沒有浮子而釣正和不用寒暑表而要量熱度一樣。心想我是總不成功的，就看着他們。卻問「噲，你也來啊，有線麼？」線是只嫌其多，卻沒有浮子，「沒有浮子不能釣魚，全是外行。這樣，線沈到了水底的時節，就把

食指扣在船邊上守着，牠來喫的時候，手上就覺得啗，來了。」老兄馬上把線收起來，心裏牢了什麼呢？卻什麼也沒有，不過餌是沒有了。爽快，爽快。「教務長，可惜可惜，這個一定很大的呢，不過教務長的手段尚且逃去了，今天到不能大意。不過逃走了又有什麼要緊呢，比之瞪着眼睛看浮子的那輩總高明多了，那些正和沒有殺車便不能乘自行車同程度的東西。」鬼花只囁說那些怪話。心中想狠狠的打他一頓。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又不是教務長一人獨包的海。是寬闊的所在。至少鱣總也來一尾應酬應酬的。我就嘆咤地一聲，把線拋了下去，隨使用指尖操擗着。

頃刻之間，有在線上撥撥跳的樣子。我想，這必然是魚了，不是活的東西，不會這樣靈動的。好，牢了。就把線收起來，「啊，釣了麼。後生可畏。」鬼花正在冷誚的當兒，線大概起盡了，只有五尺來長還在水裏。從船邊上望下去，看見金魚樣有條紋的魚，釣在線端，左右翻蕩着跟了線上來。有趣。提出水面的時節，潑刺一跳，飛騰了我一面的海水。好容易捉住了，要把鈎取出，卻很不容易。捉住的手是滑膩膩的，非常不爽快。討厭起來，丟了線，把魚投到

中槍去，立時就死了。紅襯衫和鬼花睜大了眼睛看着。我在海水中撒忽撒忽的洗了手，放到鼻端嗅嗅，還是腥氣的。已經儘數了，無論是釣了什麼，要手去捉總不願意的。想來魚也不願意被手捉罷。是了是了，我把線捲起不釣了。

「建頭功是本領，可惜是鱒鱒基。」鬼花又說了無禮的話。「鱒鱒基倒像俄國文人名字啊。」紅襯衫打訕說。「真的，真是俄國文豪式啦。」鬼花又連忙贊成。鱒鱒基是俄國文人，咖喱雞是番菜，飛行機便是戰爭的利器囉。總之，這是紅襯衫的怪壞習癖。不論見了誰就歡喜連講譯音的外國人名。人是各人有他們專門的。像我是數學教師，誰又會知道什麼鱒鱒基、蘆花雞呢，照禮該再客氣些纔是。要說，就說佛蘭克令、自敘傳或者莎士比亞劇曲記事等等，用我也知道的名詞纔是。紅襯衫時時拿了一本叫什麼帝國文學的紅紙面的雜誌，到學校裏來很得意地讀着，問問野豬看，說紅襯衫的譯音人名，都從這當中販來的。帝國文學真也是造孽的雜誌！

紅襯衫和鬼花拚了性命地釣着，費了差不多一點鐘之久，二人總共釣上了十五六

個好笑的事情是，釣一個又一個，來的都是鱒鮒基一式。雖想釣個鯛來解解嘲，卻終不來。「今朝俄國文學大當令。」紅襯衫對鬼花說。鬼花回答說，「照您的本領，只纔釣了鱒鮒基，像我那也無法不是鱒鮒基了。」問問船夫，知道這種小魚，多骨味劣，不能供食用。只能做肥料。紅襯衫和鬼花卻專一拚命地釣着肥料。真是可憐之至！我已經被那一尾受殼了，在艙中仰天橫倒，極目看廣大的天空。這樣比之釣魚，着實來得幽雅哩。

中間兩個人又細聲談天起來了。我不十分聽到，也不要聽。我目注天空，心中記着清。有了錢，帶了清到這樣明秀的地方來玩玩，一定很愉快的，無論景色怎樣好，和鬼花這類人在一起，總是乏味的。清雖則是皺皮隆鍾的老婆子，無論帶她到什麼地方，不會感着羞恥。像鬼花這類東西，無論他是坐馬車，坐船，坐汽車，總是臭烘烘的。假使我是教務長而紅襯衫是我，他必要諂諛我而冷嘲紅襯衫了。說江戶兒是輕薄的東西，不錯，看了這種東西，在鄉間巡迴，反覆地說着俺是江戶兒，難怪鄉人要當做輕薄的是江戶兒，江戶兒是輕薄的了。正在想到這一種心思的時候，二個人不知爲什麼忽然喫喫地笑起來了。笑聲中

間講着些什麼話，卻是斷斷續續，全乎不得要領。「唵？怎麼呢……」「真的……尙在夢中所以……罪過的，」難道……」「蚱蜢……真的呢。」

我別的話也不去留意，不過聽到了鬼花的說蚱蜢一語，心神一領，也不知鬼花爲什麼緣故，特意把蚱蜢二字着力說，使得我可以明晰地聽着，而把別的話輕輕含混過去。我動也不動仍是聽着。

「又是那個堀田……」「也許如此……」「天麩羅……」「煽動……」「糰子也是……」

話雖是如此不接不連，由講到蚱蜢，天麩羅，糰子等等推測起來，想來總是私下談着我的事罷。要講就大聲也何妨，若是要談私話，當初又何必邀我同來。惹厭的東西！蚱蜢也好，竹馬也好，錯失並不在我呀。校長說，暫且緩緩，看了校長的狐狸面，所以忍耐着的。了不起的鬼花，也敢咕噪着批評的口調，啣了毛筆退下去！我的事體，早晚我一個人會了的，可是對於又是那個堀田，煽動等等的話，卻又放心不下。是堀田煽動我使得騷動擴大的意

思，或是說堀田煽動了學生來欺窘我的意思，卻不明瞭。看看青空，日光漸漸弱了，也稍稍起了颯然的風，線香的煙一般的雲，像在徹透的底上，靜靜伸展，不知幾時卻已流到了底的裏面，像掛下了薄霧的樣子。

「已經好回去了罷？」紅襯衫像想起了地說出。「噯，正是時候呀，今夜去會麥童娜的小姐麼？」鬼花說。紅襯衫道，「不要說笑話，鬧不好是」靠在船緣上的人，稍微擡了一擡身。「噯咳，不打緊，聽得了也……」鬼花回頭的時候，我銅鈴般的眼直刺着鬼花的頭面。鬼花像眼眩樣的避開去，「啊這是服輸了」縮了頭頸。搔搔頭皮。真是小鬼！

船緩緩漕近海岸，紅襯衫問我，「看去你是不大喜歡釣的？」所以回答，「真的，還是橫倒了看看天的好」把喫殘的煙頭拋到海中，噓的一聲，浮在櫓所盪起的波上，漾動而去。「你來了，學生很歡喜，所以你好好地幹呀，」這回又講到和釣絕無關係的話了。「並不十分歡喜罷。」不，並不是空話，實在是喜歡的，噯，吉川君對麼？「豈但是歡喜，簡直是大快活。」鬼花猶猶的笑了。這東西所說，沒有一句不惹氣的，真奇怪。「但是你不留意是危

險的。」紅襯衫又說，所以回答他，「反正是危險的，既已如此，危險是意中的。」實際我心中早已決定是我走路，或者是全體寄宿生來謝罪了，二者取一的底意。「這樣說了還有什麼話呢，——實在我做教務長的，也是爲了你的緣故，所以我說的，你不要誤會纔好。」

「教務長實在對你有好意的，我雖則不像樣，同是江戶兒，總想你長久在校互相依靠的，暗中也竭力幫忙啊，」鬼花也說一般人的話。我要受了你鬼花的幫忙，還是用草結根繩自盡了的好。

「而且真的，學生對於你的來，實在很歡迎，不過這當中有種種的事情，在你固然有難以忍耐的地方，不過總請你想到爲將來之故，姑且容忍，總不致於對你會有有害的。」

「種種的事情，是什麼事情呢？」

「這是稍稍有點複雜，不過漸漸會明白的，就使我不說明，也自然會明白的。吉川君你說是不是？」

「是啊，實在是很複雜的，到底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明白的，不過漸漸會明白，就使我

不說明，自然而然會明白的。」鬼花說紅襯衫同樣的話。

「這樣麻煩的事情，不知道也就罷了，不過你們說起，所以我隨便問問。」

「正是正是，我們既然開了口，若使不說，便是無責任心了。那麼說了這一點罷。不客氣，你是纔從學校卒業，初做教師，要知道學校之中，實在內中有種種緣故，不能是照書本子上的辦法簡單應付的。」

「不能簡單應付，那麼怎麼辦纔是？」

「這因為你是直性，所以說還是缺少經驗……」

「反正原是有沒有經驗的，履歷上也寫着還只二十三年四月。」

「是啊，所以在不想到的地方，有被人所乘的危險。」

「只要自己正直，被人所乘，又怕什麼。」

「怕是不怕，不怕也免不了被人所乘。這回你的前任者也是這樣走的，你該留心纔

我覺得鬼花到靜些了，回頭一看，不知他幾時已走到後艙和船夫談釣漁去了。鬼花不在的時間，話也說得順些。

「你說我的前任者是被誰所乘呢？」

「指明是誰，便關涉到個人的名譽，我不能說。而且又不是有明確的證據，指明了，是我的不合。總之特地請你來了此地，若是又失敗了，也不是我們請你來的意思，請你留意罷。」

「說留意，要怎麼樣留意呢？不做壞事就行吧。」

紅襯衫呵呵地笑起來了。我又不曾說了什麼可以發笑的話。今天到現在為止，我確信是這樣就行了。仔細想起來，世上大部份的人，是在獎勵做惡事的樣子。好像深信着若不作惡在社會上便不能成功。偶然見着了純粹誠實的人，叫他哥兒哩，稚子哩，吹毛求疵地非難他輕蔑他。那麼，最好小學校中學校的修身教師，再不要說出勿打誑語，要誠實等等的訓誨了。進一層，爽性在學校中教授了說謊法，不信任人術，陷人策，等等科目，當得

反是對於社會對於當人本身都是有利益的罷。紅襯衫的呵呵地笑，是笑我的單純。在這單純真率要受嘲笑的世間，是沒有法子。清在這種情狀之下，決不會笑的。卻是大大地佩服聽着。清實在比紅襯衫高出萬倍了。

「不必說，不做壞事是好的，只是自己不做壞事，卻不知道別人做的壞事，也是要喫苦頭的。世間在表面上雖則看去像是光明磊落的，像是恬靜淡泊的，很好意的介紹寓所，卻也不能假就大意……漸漸冷了。已是秋天了哪。海濱由暮靄而成了棕色，真是好景啊！噲，吉川君，怎樣？你看那海濱的景色啊。」發大聲叫喚鬼花。「好啊，好啊！天下獨絕的。有時問到想寫生，就這樣放過了，真是可惜！」鬼花大大的打順板。

港屋的樓上亮了一盞燈，汽車鳴了一聲的當時，我們的船衝到了沙岸上，船頭穩住了，船便不動。「您早，您回來了。」老板娘立在岸邊和紅襯衫招呼。我從船邊上噲的一聲，跳到了岸上。

鬼花頂惹厭。把這種東西縛在磨盤石上，沈之海底，纔是國家的福利。紅襯衫的話聲不歡喜。他把固有的聲音，故意裝做得那樣柔和給人看的吧。無論怎樣地做作，那副尊容總沒辦法。也只有麥童娜之流會中意的。不過到底是教務長，比鬼花說的話深奧。回到了寓裏之後，把他所說的話想了一遍，倒也像不是無理的話。沒有說得明白，所以也不能確定，意思好像是說，野豬不是好貨，要提防的。要是這樣，確然地這們斷言就好了，全無男子的氣概。而且倘若果是那樣的惡教師，早早辭退他好了。教務長，又是堂堂的文學士，卻這樣沒有能為。私下的閒話也不敢公然提名道姓的，當然是不中用了。不中用的是親切的，所以那個紅襯衫是像女人那樣地親切吧。親切自是親切，聲音自是聲音，若因聲音不歡喜，就連親切也不見了。道理是不對的。但是世間，真是不可思議的東西，說性情不合的人倒親切，而投機的朋友卻是惡人，真是太混帳了。大概因為是鄉野地方，萬事和東京正反對的。真是了不得的地方！也許要有火結了冰，石塊變成豆腐的事體出來。但是那個野豬總不像是去煽動學生做這惡作劇的。不過說是最有人望的教師，那麼要想做的事總沒

有做不到的，——第一就是不做這樣紆徊曲折的事。直截爽快揪住了和我鬧，卻豈不簡單。若說我是阻礙，那也可對我說，實在是這般這般你礙事，請你辭職罷，到也無妨。事體是要商量的，是沒有不可以商量的。假使他說的不錯，我就即刻走路也可以。又不是只有此地是產米的。即使是流浪到了海角天涯，我也不想就會成路倒屍的。野豬卻是更加不足道的東西。

到此地的時節，第一次請我喫冰水的人，就是野豬。這樣的心口不一的人，受他雖不過是冰水的請待，也於我體面攸關的。我只喫了一杯，所以不過使他付了一分五釐。不過無論是一分是五釐，受了那種小人的恩情，到死也心裏不快活的。明天到學校去，先把那一分五釐還他吧。我欠了清三塊錢，這三圓過了五年到今天，還是不曾還她。不是還不出，是不還。在清的心中並不想「那要還我了」地看我的懷中。我也不要做出生分的道理來想就去還她罷。假使我愈耽了這一種心事，便愈像是疑心清的心了，這和污蔑了清好良心同樣。不還並不是賴債，是把清當做我的同心一體之故。清和野豬當然不能做比較

的，不過受了他人的恩惠而不響，無論所受的是冰水是淡茶，去承受他，是認他做一個人，而是對於那人的厚意所出的。出了一份錢，就可了事的地方，心裏要感謝着的受惠，那不是金錢所能買到的答禮。我雖則無官無祿，卻是一個獨立的人。獨立的人的低頭是比百萬兩黃金還尊貴。

這樣，我感到野豬只破鈔了一分五釐，而我卻報給了萬金不換的答禮。野豬原是可以感謝的。但是背後卻出手去做那麼樣的卑劣事體，乃是十惡的濫小人。明天去還了他一分五釐，那便是沒有往來了，這樣理直了，再和他鬧吧。

我想到這事，疲倦起來，就呼呼睡了。次日我心裏有事，比平日早刻到校，等野豬來。不道他卻遲遲不來。起蔓來了。漢學的先生來了。鬼花來了。末後連紅襯衫也來了。可是野豬的桌上，只有一條粉筆橫着，非常的幽靜。我本想一進了休息室就還他，所以走出寓所的時候，就把那一分五釐捏在手裏，走到學校的。我是汗手，張開看看一分五釐是汗溼了。汗溼了的錢還去，野豬或者有什麼話，就在桌上吹吹，吹乾了再拿着。不道紅襯衫走了過來。

說，「昨天對不起，吵鬧了你，」沒有什麼，靠你福，肚子餓了，」紅襯衫把肘撐在野豬的桌上，把他那錫盤樣的面孔湊到我鼻子邊來，心想他要怎麼事呀，「噲，老兄，昨天船中回來時對你說話，請你祕密着。你不曾和別人說過罷，」這樣講。用女聲說話的人，到底是膽小的。說本來不會說過。不過打算就要說，已經把一分五釐預備在掌中了，這樣被紅襯衫阻止了有點討厭。紅襯衫真是紅襯衫。雖則並不指明野豬，說了這樣容易推測的謎語，現在卻又說猜透了這謎是不行的，不負責任到不成教務長的樣子。本來該是當我和野豬鬧起來，便擅入這爭鬧中來堂堂地幫助我的。這樣纔配是一校的教務長，而着紅襯衫的主意也可以說是貫徹了。

我對教務長說，「並未對誰說過，不過想要就和野豬開談判。」紅襯衫聽了大為狼狽，說，「你這樣橫鬧是不行的。關於堀田君，我也並沒有對你明言過什麼話。所以——你若是就此亂鬧起來，我是非常受累的你。總不是爲鬧風潮纔到此地來吧？」他問出這樣無常識的問句來。所以回答他，「當然，拿了薪水，鬧起風潮，實也對學校不起的。」於是紅

襯衫說，「那麼，昨天的話只是供你的參考，你不可對別人說。」急出冷汗地懇求着，所以答應了他，「可以，我不說也難，不過在你既然是這樣怕受累，我就不說了。」你當真，靠得住麼？」紅襯衫還要考着實。總脫不了的，娘兒氣不知有多少深厚。倘使文學士都是這一類的東西，那便不足道！提出了自相矛盾不合邏輯的條件，卻毫不為怪的。而且疑心我，不客氣是堂堂的大丈夫。允許了的事情不作準，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那種齷齪的心思，是沒有的。

這時候兩鄰桌的主人公來了，紅襯衫匆匆回到自己的坐位中。紅襯衫走路也搭架子。在屋中走來走去，也輕輕放腳下去，不使發響聲。走路不發聲可以自豪，是這時纔知道。又不是練習做小偷，任其自然好了。不久就上課的喇叭吹了。野豬始終不來。沒法子，把一分五釐放在桌上，到教室上課去。

教課的關係上，第一時退課稍遲幾分鐘，回到休息室時，別的教師都靠了桌子談着天。野豬也不知幾時已經來了。當做他不來了，卻原來是遲到。他一見我，就向我說，「今天

爲你的緣故遲到了，要收你罰金啊。」我拿起了桌上的一分五釐說，「這個給你，請拿了去。是從前在小街上吃的冰水錢。」放在野豬的面前。「什麼話呢？」他笑着，可是見我的面色不同尋常，說，「不要說無謂的笑話！」又把錢掃回我的桌上。哼，這隻野豬，到始終存着款待的心。

「不是說笑，是當真的。我沒有受你待冰水的因緣，所以還你，你不能不受的。」

「若是這樣放心不下這一分五釐。我收了也可以，不過爲什麼到了今朝纔記起來呢？」

「誰管牠今朝幾時，還就還了。不願受你的款待，所以還的。」

野豬冷然看看我，嗤的一聲。要是沒有紅襯衫的囑咐，我就要當面揭發野豬的卑劣，大大和他鬧一場的，可是已經約定了不說，就沒有法子。人家這樣惱怒的時節，卻鼻子裏嗤了一聲。

「我取了冰水錢，你搬出你的寓所。」

「收了一分五釐就好了。寓所搬不搬是我的自由。」

「偏偏不能自由，昨天那個房東來說，要請你搬走，問他緣故，他的話也很不錯。我還要去看查着實，所以今朝到那邊去了一轉，聽他詳細的話。」

我不懂野豬說的話是什麼意思。

「房東和你說什麼，我會知道？這樣你一人自己會意，能叫人家懂麼？倘使有道理，說出來纔是正理。一開頭就說房東說的不錯，真是豈有此理！」

「唔，那麼對你說罷。你是蠻橫，寓所要你不倒。不論是怎樣寓所的女人，總不是奴婢。伸出了脚叫她揩，是太過分了。」

「我是幾時叫寓所的女人揩了脚呢？」

「叫她揩了不會，我不知道，總之那邊是討厭你了。他們說十圓十五圓的房錢，只要賣脫了一幅立軸，就得了。」

「倒是說風涼話的東西。那麼當初爲什麼租了？」

「爲什麼租了，我卻不知，當初是租了，現在討厭你，叫你搬出，你就搬出罷。」

「自然囉。即使合了掌拜求我再住也不住了。總之，介紹我到這樣陰陽怪氣的地方，你，便是不對。」

「是我的不對，或是你蠻橫，總有一道。」

野豬也是不比我差一點的躁烈性子，發出大聲來對爭。休息室中的人當做起了什麼事端，大家望着我和野豬，瞪出了眼睛，茫然若失。我心中沒有慚愧的地方，立起來周圍看了一轉。大家發驚着，只有鬼花卻愉快地微笑着。我張大了眼睛，做出你也要來鬧鬧麼的威勢，照着鬼花的葫蘆頭面時，他突然恭敬起來，做出正經的面孔。稍微有些覺得恐懼的樣子。又聽得喇叭響了。野豬和我都中止了相罵上課去。

午後是會議前夜對我無禮的寄宿生的處分法。我是有生以來第一次遭逢到的開會，完全不知什麼樣子，想來是各職員都走攏來，各自發表自己的意見，校長就把這種意見隨意見出一個結果來罷，歸納這一種方法，只是對於黑白不分明的事情適用的。像這

一回的誰看去都只當是不合理的事件，卻要開什麼會議，真是空費時間。不論誰作怎樣的解釋，總不會有兩樣的道理。像這樣明明白白的事，校長原可以立刻處分的。真是太沒決斷了。若使校長就是這種東西，那不是別的，正是不徹底延宕的別名。

會議室是校長室隔壁的狹長房間，平常是借做食堂用的。釘着黑皮的椅子二十隻，並在大餐檯的周圍，一看倒像神田的西菜店樣子。桌子的一端校長坐着，傍邊是紅襯衫。其餘是隨意自由坐的，不過體操教師總謙遜到末位去坐。我也不管什麼，就挨在博物先生和漢學先生中間坐了。對面看看，卻見野豬和鬼花並坐着。鬼花的面孔看起來去總是劣等。要鬧自然是和野豬做對手着實有趣。父親葬式的時候，在小日向養源寺的客堂裏所看見掛的堂幅，卻和這容貌差不多。問問和尙看，卻說是叫做韋陀尊者的怪物。今天是怒着，所以睜了眼，活溜溜時時看着我。這樣便怕了你麼？心裏這樣想，便也掙了雙眼，瞥睨着野豬。我的眼樣子雖不大好，但是比平常的人大，清時常說，你的眼大，做戲子一定是好看的。

校長說，「人都到齊了麼？」名叫川村的書記，點點人數看，卻還少一人。心裏想，還少一人，是的，當然。南瓜的起蔓貨還沒有來。我和起蔓君不知怎麼的宿世因緣，自從見了他之後，總不能忘記他。到休息室裏馬上就見起蔓君，走在路上心裏也浮起起蔓先生的尊容。到溫泉去時，也常常看見蒼白臉色的起蔓君，胖胖地浮在浴槽裏。和他招呼一下，他就噙的惶恐地低頭，所以可憐。在學校中也沒有人像起蔓君那樣的安靜。不大有笑的時候，也不多開口。我在書本上，曾經見「君子」一語，總當做這不過是字典上的東西，實際不會有的，自從會見了起蔓君之後，纔知實在是有的文字，極佩服。

是這樣關係深切的人，所以一進會議室，就覺得起蔓君的不在。老實說，我心中曾預定去坐在這個先生傍邊的。校長說，「大概不久就來罷。」就把他面前的紫紗袱包解開來，取出一束真筆版印東西讀着。紅襯衫用他的絹手帕揩起煙嘴來。這是他的玩耍。倒正和紅襯衫相配的。別的人都和傍邊坐的交頭接耳私語着。閒得發悶的人用鉛筆一端所附的橡皮在桌上劃字。鬼花時時去和野豬講話，野豬卻理也不理，只答應他幾個唔和噫。

時時睜了怪眼望着我。我也不讓，橫還他白眼。

不久，等待着的起蔓君，可憐相地走了進來，向狐狸殷勤地致敬，「稍微點事，來遲了。」
「那麼，開會罷，」校長就命那川村書記先分那印刷紙單。看看，第一是寫着處分案，其次是學生監訓案，其他外有二三條。狐狸照他老樣子的像煞有介事，裝出他便是教育的精靈的樣子，說這樣意味的話。「學校中職員學生的有過失，都是我寡德之所致，每逢起了什麼事件的時候，總私下想到校長的職務，我果能勝任麼，不堪愧慚之念。不幸今回又起了這樣的事體，正該深深地向諸位道歉的。但是事體已經出來了，不能不有一種辦法，事實諸君已經很明白了，也不用多說，關於善後的方策，諸君請開誠佈公，說出來作為我的參考。」

我聽了校長的話，想着，真是不愧是校長，是狐狸，能夠說如此堂皇的話，佩服佩服。這樣那樣都要校長負責，說是自己的過。自己的不德，那麼爽性不要處分學生了，老實先自己退職走路就好了。這樣便是那個麻煩的會議也可以不用開了。第一從常識的判斷，也

是很分明的。我是好好地值宿。學生鬧事。有過的不是校長，也不是我，當然只是學生。假使是由野豬煽動的，那麼把學生和野豬打倒了就完事。背負了人家的屁股，卻到處宣揚說是我的屁股，是我的屁股，這成什麼話呢？不是狐狸做不出這種把戲來。他發表了這樣不合條理的議論，得意洋洋地向衆人環視一周。不道一個也不開口。博物教師看着歇在第一教室屋脊上的鳥。漢學先生把那紙單摺疊放開地玩着。野豬還瞪着我。早知道開會是這樣無聊的，卻還是不出席而睡一個中覺更好。

我焦燥起來，想第一個站起來大大地雄辯一場，剛縮一縮脚，聽得紅襯衫說什麼了，就作罷。看看他，已經把煙咀收藏好，用有條子的絹手帕拭着臉，一面講着什麼話。那方手帕，想去定是從麥童娜處掠來的吧。男人只該用白的麻紗。「我聽得了學生的胡鬧，很覺做教務長的不能勝任，而且深愧平日德化的不能感及少年。不過這一類事件一定因爲有什麼缺陷方纔會發生的，所以只就事件表面看去，像是學生一方面的過處，可是究明了事件的真相，也許責任實在反是在學校方面。所以只由表面上所看得見的而行嚴重

制裁，或許反致對於未來不好。而且少年血氣方剛，所以活力橫溢，沒有善惡的判別，一半是無意識之間就做了這樣惡作劇也是難說。至於處分如何，原是校長的意思，不是我所當容喙的，不過務請對於這一點加以斟酌，取寬大的辦法纔好。」

正是，狐狸原是狐狸，紅襯衫也真是紅襯衫。倒明明說學生的鬧事，不是學生不好，而是教師不好。正是說瘋人打了人的頭，是被打的人不好，所以瘋人打他的。真是謝謝罷。若是活氣橫溢到無法處置，就到操場上去打跌撲也好，一半是無意識地把蚱蜢放進人家牀裏，還了得麼！照這樣子，睡夢中被人絞殺了，還是一半是無意識而要放免犯罪人的了。

我這樣想，就預備說些話；要說，非得滔滔不絕地發驚人之論是沒趣的，但是我的脾氣，在發怒的時候，講話必定二句三句之後就塞住了。狐狸和紅襯衫，人品都在我之下，辯舌倒是來得，若是說得不好，被人家牽牢了錯頭，是沒趣的。先打一回腹稿罷，就在心裏預備一篇文章。不道面前的鬼花卻突然站了起來，使我吃了一驚。區區你鬼花也敢發表意見起來，豈有此理！鬼花照他的咕咯的老調子說，「實在此番的蚱蜢事件及吶喊事件，真

是足使我輩有心的職員全體對於吾校的將來前途抱危懼之念的怪事件。吾輩做職員的，應當乘此時機反躬自省，改過還善，振刷全校的風紀。現在校長和教頭所發表的言論，實在是剗切的話。我是徹頭徹尾贊成的，總請從寬處分爲是。」這樣說，鬼花說的雖則有話，卻沒有意義，不過把漢語隨便湊起來，不懂他的意思。懂的只有徹頭徹尾贊成的一句。

我不懂鬼花說的什麼話，不過感着莫名其妙的惱怒，也不等腹案完成，就站了起來。

「我是徹尾徹頭反對的……」說了這一句，底下急切說不出來。「……這樣怪怪氣氣的處分法頂惹厭。」加了一句，大家齊笑起來。「總之全是學生的不是，無論怎樣不叫他們賠禮，要成習慣的，斥革也不妨。……什麼，放屁，當做是新來的教師……」這樣說，就再坐下。接着坐在右鄰的博物，「學生壞原是壞，不過罰太重，要起反動也不行，我也贊成教頭所說的從寬處分。」說這樣無力的話。左鄰的漢學，也贊成溫和說。歷史也說和教務長同意見。糟透了！大概的人都是紅襯衫派。這一類人物走攏來辦學校，真沒有辦法。我是認定了學生來賠禮，或者辭職，兩條路中走一條，所以若使紅襯衫派制勝，那我便立刻回到

寓裏捲鋪蓋。反正這一班人也沒有用辯舌去屈服他們的本領，即使做到，要長和他們往還，也不高興。不在學校裏，那由他們鬧到天翻地覆也不干我事。若使再說了什麼，一定又要被笑。誰要再開口呢，我冷然地坐着。

這回，默然聽着而不會說過話的野豬，奮然地站起來。傢伙，又是表示贊成紅襯衫的意思罷，反正和你相罵，隨你去講罷，我看看，野豬發出使四壁要振動的聲音，「我對於教務長和別的各位的高見，全然不贊同。因為這一回的事，無論從那一方面看去，只能認為五十名的寄宿生，對於新來教師某氏，輕侮而戲弄他的舉動。教務長推求事件發生的原因，以為關係教師的人物如何，不過，對不起，這話恐怕有些錯失。某君的當值宿，是來了還不多幾天的事，是和學生接觸不滿二十天。在這短促的二十日之間，學生沒有可以評判他的人物學問的餘地。若使有可以該受輕侮之點而受輕侮的，那麼對於學生的行爲，也許有可加以斟酌的理由。毫無什麼原因，而對於新來的先生加以戲弄，那些輕薄的學生，若使再行寬假，乃是有關於學校的威信。教育的精神不是專在傳授智識，而是在鼓吹

高尚真正的武士道，同時掃滅卑下輕浮暴戾的惡習慣。若說反動可畏，恐怕風潮鬧大而取姑息的手段。那麼這種惡習慣，那一天才能矯正呢？我們所以來這學校中辦事，原在要矯正杜絕此等惡風，若使把這一點放過，那麼原來就可以不做什麼教師的。我從上面的理由，主張對全體寄宿生下嚴重懲罰，而且使他們在當該教師面前，公式的表示謝罪後悔的意思，為最適當的辦法。」這樣說了，就騰的坐下。大家又靜了，一聲也不響。紅襯衫又開始擦煙咀了。我覺得莫名其妙地暢快。正像我所要說的話，都由野豬代替我說了的樣子。我是這樣單純的人，完全把先刻的爭鬧忘了，現着非常感謝的神氣，看看坐着的野豬，卻見他仍是不關焉的面孔。

頃刻野豬又站了起來。「方纔漏脫了沒有說，所以再講一句。那一晚的值宿員卻像在值宿中外出，到溫泉去，這是很不行的事，至少是已經負擔了一校留守之責，卻幸無人指摘，便到溫泉那種地方去入浴，真也太失樣子了。學生的事是另一問題，不過這一點，也請校長給責任者一個注意。」

怪物，剛纔贊揚了，卻馬上又舉發人家的過失。我是沒有什麼成心，知道以前的值宿是可以出去的，就以爲這是習慣，無意之中便到了溫泉。從他的話想來，倒不錯。原是自己不好，受攻擊也無法。所以我又站起，「我正是在值宿中到溫泉去了，這原是不該，我服罪。」說了就坐下，大家又哄笑起來。我只要說些什麼，總惹起發笑的。無聊的東西！你們能這樣公然承認自己的過失麼？不能，所以笑着罷。

後來校長說，「大概諸君也沒有別的意見了，等我考慮過之後再處分罷。」順便我就把這結果帶講了，寄宿生科了一週的禁假，而且來我面前謝罪。若是不謝罪，我就辭職走路的；勉強也照了我說的辦了，以致到後來真鬧大了。那事以後再講。校長這時又借了繼續會議的名義，說了這些話：要整肅學生的風紀，不能不由教師的感化去矯正。其方法之一，教師要少去飲食店出入，當然送別會等等的時節是例外的。獨一個人，總不要到不大上等的地方，譬如麵店，糰子店——說到這裏大家又笑了。鬼花朝野豬說，「天麩羅」打眼風，野豬理也不理。爽快！

我腦筋不大好，狐狸所說的話不大明瞭，不過倘真是像他所說的，到了麵店糰子店，就不能當中學教師，那麼像我這樣的貪喫壞，是到底幹不了功。若是果真這樣，就該預先聲明，要聘請不喜喫麵食糕糰的纔對。先糊糊塗塗給了聘書，卻說出休喫麵休喫糰子的罪過的訓令，像我那樣沒有別種娛樂的人，是大受打擊的。這回紅襖衫又開口了。「原來中學教師，是社會的上流階級，所以不該單求物質上的快樂，因為耽溺在這一方，在品性上就要受惡影響。但是我們是人，假使沒有什麼娛樂，又到了鄉野來，在狹小地方，實在難於過日子。不過也可以去釣魚，讀文學書，或是做做新詩，吟詠誹句，無論怎樣不可不去求這種高尚的，精神的娛樂。」

默默地聽着，他倒大吹特吹起來了。到海裏去釣肥料，說鱒鱒基是俄國的文豪，要相好的妓女立在松樹底下，青蛙跳到古池裏等，都是精神的娛樂。那麼喫天麩羅嚼糰子也當然是精神的娛樂了。去講究這種精神的娛樂，還不如回去洗洗紅襖衫罷。實在怒不可遏，所以問了聲。「去會會麥童娜，也是精神的娛樂麼？」這一回卻沒有人笑了。大家訕訕

地互相看着。紅襯衫自己也很難爲其情的樣子，低了頭。看啊，味道到了！不過可憐的是葛君，我說了此話，他青白的臉更加青白了。

七

我當夜就搬出了寓所。回到寓裏打疊行李時，女房東卻來說，「有對你不起的地方，有待慢你的地方，請你說，我們改過好了。」真稀奇！爲什麼世界上只多了這些莫名其妙的東西！到底是要我出去，還是要我住着，我不明白。完全是瘋人。和這些坏子對手爭鬧，是江戶兒的恥辱，所以叫車夫搬了行李，揚長走了。

出是出來了，到那裏去，卻沒有目的。車夫問「往那兒？」我回答他「不要問，跟了來就知道。」就拍拍地急急走了。麻煩得緊，還是到山城屋去罷，心裏也這樣想；卻又要搬出的，不過徒然多費周折。這樣走去的時候，或者會見掛着公寓或者什麼的招牌的屋子吧。若是如此，就認那個爲天意教我做寓居的。這樣，就在幽靜宜人的地方徘徊走着，末了走到了嘉吉街，此地是士族的牆門屋，不是有公寓的地方，就想再走回到最繁昌些的地方，

卻忽地想到一個好主意。我所敬愛的起蔓君，是住在這街上的。起蔓君是本地人，控着他祖先代代傳下來的屋宇，一定明白近邊的情形。問問他也許有相當的寓所教給我。幸得曾經來拜訪一次過，地點是知道的，免脫了再尋問的麻煩。是這裏罷，大約看準了，就喊了兩聲：借光借光。裏面走出了五十歲左右的老婦人來，手執了古氣的紙燭。年輕的女人我也不惹厭，但是見老年人，心情更加歡適。大約因為歡喜清，就把這點氣性推移到了一切的老婆婆了。這人大約是起蔓君的母親，是有品位的截髮婦人，卻很像起蔓君。她正待說請你進來罷，我對她說，「只要說一句話，請出來見見。」叫了起蔓君到門口來，對他說，實在是這般這般，問他，「你想得起什麼地方麼？」起蔓先生說，「那麼你很爲難了。」就稍稍想了想，「在這後街有名叫萩野的，只有老夫婦二人過活，幾時曾對我說過，房子空着也沒有用，如有靠得住的人，出租也可以，托我代他們留意介紹過。現在還出租不租卻不清楚，等我伴你去問問看。」他很厚意地和我同去。

從這夜起，就做了萩野家的房客。可發一驚的，是我從伊架銀的房間搬走的次日，那

鬼花卻坦坦然地搬了進去，占領我住過的房間。任是這樣的我也發呆了。也許世間都是騙子，大家互相乘着的吧。真是討厭了。

世間若果是這樣的，我便該也不讓人地和他們競賽，方能站得住。一定要做弄手去剪絡纒得飯喫，那麼活在這樣世上是不是好，就是問題了。不過倘把這個壯碩的身體自己縊死了，也對不起祖宗，並且名聲也不好聽。想想看去進了什麼物理學校，習那種毫無用處的數學，是大錯早已鑄成了的。用六百元做資本，開一家牛乳店，是更好些。若是那樣，清媪也可以不離開我，我也可以不遠遠地記念她。一同住的時節，原不覺得什麼，到了這樣的鄉野，方纔知道她真是善人。這樣好性質的人，在全日本尋起來，也沒有幾個的。當我動身時她有些感冒，現在不知道怎樣了。看了前番的信，一定是快活的罷。可是，這該是有回信的時候了，——二三日之內，我專一想着這種事體。放心不下，常常問寓裏的老婆子說，「東京有信來麼？」每次她總做出很憫憐的面相說「沒有。」這一對夫妻，和伊架銀不同，到底本來是士族，二人都上品。老公公在夜間要發怪聲度謠曲有些惹厭，卻不像伊

架銀時常來「開開茶罷」的隨時進來，所以是好的。婆子卻時時到房裏來談天。問「爲什麼不同了夫人一塊兒來。」對她說，「你看我已娶妻了麼，可憐我還只有二十四歲呢。」她卻開頭就說，「你二十四歲已經有了夫人是當然的。」再舉出例來，某處的某人二十歲已經討親了，某處的某人二十二歲已經有了二個小孩了，足足有半打的實例，也犯不着再反駁她了。「那麼我是二十四歲也想結婚了，請你做做媒看，怎樣？」夾雜了這地方的土話去托托她，卻當真地問「果真麼？」

「怎麼不真？我實在日日夜夜想着娶親啦。」

「是這樣的哪。年紀輕時總免不了這般。」這一句話卻不錯，我不能回答了。

「但是你先生卻是已經娶親過了，我早已看明白的。」

「佩服，佩服，你從什麼地方看出的呢？」

「從什麼地方看出來？你不是天天問東京有信來麼？有信來麼？每天心焦性急地等着那封信。」

「這了不得，好利害，好眼力。」

「猜着了，是不是？」

「唔，也許是猜着了。」

「但是現在的女人，不比從前，你要留意哪。」

「什麼？難道我的夫人在東京結識了姘頭麼？」

「不，你的夫人原是靠得住的，不過……」

「哈，這樣我也放心了。那麼要留心什麼呢？」

「你的是靠得的，——是靠得住的，不過——」

「在什麼地方有靠不住的麼？」

「這邊也很有。先生，那個遠山的小姐，你知道麼？」

「不，不知道。」

「你還不會知道麼？先生，這是此地第一個美人哩。先生，美人原是美人，學校裏的先

生，都叫她麥童娜的，你不曾曉得麼？」

「唔，麥童娜麼？我只當是妓女的名字呢。」

「不是。先生，這麥童娜是洋話，說是美人的意思。」

「這樣的麼？真不會知道呢。」

「大概是圖畫先生取的名字罷。」

「鬼花取的麼？」

「不是，不是那個吉川先生起的。」

「那個麥童娜是靠不住的麼？」

「那個麥童娜是靠不住的麥童娜啊。」

「是難的。有渾名的女人，從來就沒有好東西。也許是真的。」

「真是的。說是九花娘哩，小香水哩，豆腐西施哩，小白菜哩，那些都是靠不住的女人

「麥童娜也是這一類麼？」

「那個麥童娜啊，先生，就是介紹你走此地來住的古賀先生——他的聘定了的妻
啊。」

「噫，真奇怪。想不到那個起蔓君卻有這樣豔福。人是不可以皮相的，真對。以後得留心。」

「不過去年，那邊的老當家故了——本來是有錢，也有銀行的股份，一切生活很舒服的——從此以後，卻不知爲什麼突然境况不妙起來——總之古賀先生做人太好了，是受了人的欺。這樣那樣把婚期延擱起的當兒，那個教頭卻出來了，說定要聘那女子做妻。」

「那個紅襯衫麼壞透的賊子。我也想那領襯衫，不是平常的襯衫。後來呢？」

「托了人去問問看，那遠山方面也因對於古賀家的關係，不便直截回答——只說等考慮點看，那些門面話。後來紅襯衫卻鑽了門兒，和遠山家來往起來。到底，先生，那位小

姐被搭上手了。紅襖衫真也不像人，不過那小姐卻也不是好姑娘，大家都說他們壞話。已經許配給古賀先生，卻又想改嫁學士先生，這是對不起月下老人的。」

「真是對不起的。豈止是月下老人，就是太陽菩薩，太白星君和無論別的什麼神佛都是對不起的。」

「這樣，覺得古賀先生是太可憐相了，他的朋友堀田先生到教頭那邊去忠告。但是紅襖衫先生說，我沒有強奪已經許給了別的人的意思。若是解了約，也許要娶的。現今不過是和遠山家交際着，和遠山家交際，我想總沒有對不起古賀先生的地方。他這樣說了，堀田先生也沒有法子，只得回出來。說是從此以後，紅襖衫先生和堀田先生就有了意見。」

「你倒曉得很仔細，爲什麼你能知道這樣明晰佩服佩服。」

「地方狹小了，什麼瞞不過的。」

太曉得明白了，反而討厭。照這樣子，我的天麩羅，糰子事件也許都知道。惹厭的地方。

但是靠了這一點，麥童娜的意思也明白了，野豬和紅襯衫的關係也知道了，大大的得益。但是討厭的是不明白那一個是壞人。像我這樣單純的人，若不替我指明誰是誰非，我不能知道該幫助誰的。

「紅襯衫和野豬那一個是好人。」

「野豬是什麼呀？」

「野豬就是說掘田。」

「這個，利害原是掘田先生利害，但是紅襯衫先生到底是學士先生，手段是好的。而且溫柔一方面又是紅襯衫先生溫柔，但在學生中間的名譽，卻是掘田先生好。」

「到底是誰好？」

「總之，薪水多的人勢力大呀。」

照這樣子，是問了也沒有法子的，就住口。再過了二三日，從學校回來，婆子嘻嘻的迎着說，「嘩，你等着的，好容易來了。慢慢地仔細看罷。」送上了一封信來。拿起來看看，是清嫗來

的信。卻黏着二張小紙條，仔細查查看，知道從山城屋轉到伊架銀，又從伊架銀轉送到裁野來的。而且在山城屋卻逗留了一禮拜。真是旅館，連信都留牠住幾天也好的吧。開封一看，卻是很長的信。接到了哥兒的信，就要立刻寫回信，卻因受了感冒，病臥了一星期多，所以就延擱了，對不起。我是老了，又不像現在的姑娘們的寫作都來得，即是這樣拙劣的東西，寫寫也很費力。雖則想叫外甥代筆，卻想特地寫信，若非親筆，是對不起哥兒的，所以特地先起了草稿，再謄清的。謄寫費了二天功夫，起草卻費了四天。也許不容易讀，但我卻拼着性命地寫着，請你忍性看，要讀到完。這是牠的冒頭，四尺長，花花綠綠地寫着些什麼東西的。確不易讀。不但字不好，而且字都是草體假名，不能明白何處是開頭，何處是完結，斷句讀就很不容易。我是性急的人，拿這樣長的難認的信來說，給你五塊錢，請讀一遍，我也謝絕的，不過這番卻誠心一意，從頭到尾讀了一遍。一遍是讀過了，可是讀時太辛苦費心了，意味不能連貫，所以再從頭至尾讀過一遍。室中暗起來，比先時看不清楚了，就走到了廊下，坐着認真地看，這時秋初的微風，拂動芭蕉葉，涼透皮膚，又把讀着的紙引長到庭中

去，到末了時候，四尺長的箋紙，沙拉沙拉的發響，若放了手要飛開去，停在對面的樹上的樣子。我是不去顧管到這些事情。哥兒的性子是像竹絲一樣直的，不過太性急躁暴，是一種可慮的地方。——對於別人隨便取渾名，是遭人恨的，所以不可任性。假使起了，只能從信中對清說說還可以。——鄉野人是不大好對付的，要留心，免得被人欺負。——氣候當然不能比東京好，不要睡了受寒，患感冒，纔好。哥兒的信太短了，事情不能明瞭，這回寫起來，至少有這信的一半長纔好。——旅館中給五元小帳也無妨，給了之後要不因此窘迫纔好。到了他鄉去，是什麼都靠錢的，寧可儉省些，以備萬一之用。——恐怕你沒有另用，現在匯十塊錢給你。——上回哥兒給我的五十元，想起哥兒回東京成家的時候也可以補不足，所以存在郵局了，這回拿出了十元，也還有四十元，是無妨的。——到底女人是細心的。

我在廊下，信在我手裏飄拂，我默想着，板戶開了，裁野的老婆子搬了晚飯走進來。她說「你還看說着信哪。真是很長的信呀。」是啊，是寶貴的信，所以在風裏吹了看，任風裏

「嘿了，看」回答那個我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話就去喫飯，看看今夜又是燒山芋。這地方比伊架銀要客氣親切，而且上品，可惜喫的東西不佳。昨天山芋，前日山芋，今天又是山芋。固然我說過很喜歡山芋，這樣連三續二的挨山芋我喫，卻要性命都沒有的。還能笑起蔓君的麼，我自己不久也要變成山芋的起蔓貨了。若是清媪在這裏時候，一定給我喫喜喫的鮪魚、魚生片或者溜魚糕。到了窮土的吝嗇漢家裏，是沒有法子的。無論怎麼說不和清媪在一塊，總不好。若是這個學校能長久住下去的樣子，從東京叫了她來也好。喫天麩羅麵是不行的，喫糰子是不行的，只能在寓裏吃山芋，吃到面孔變黃，教育者的是太苦惱了。就是禪宗的和尚，恐怕口福也不是這樣衰零罷。——我喫完了一盆的山芋，從書案抽屜裏取出二個鷄卵來，在碗邊上打開了，方纔勉強把飯喫好。若再不由生卵攝取營養，一星期二十一點鐘的功課如何教得了。

103

今天因為清的信，入浴的時刻延遲了。但每天去慣了的，若有一天不去，便不爽快。仍還趁了火車去罷。帶了那老例的紅手巾到停車場，火車卻在二三分鐘前開了，不得不少

待片刻。坐在橈子上，燒着紙煙，偶然間起蔓君也來了。我因為聽了先刻的話，更加覺得他的可憐。平常他就像是寄寓在天地之間，蜷縮着的樣子實在可憐相，今夜是不止是可憐了。倘使做得到，我真想把他的薪水加倍，使他明天就和遠山的小姐結婚，賜他一個月假到東京去遊玩，心裏是這樣想的；所以說，「哦，你洗澡去麼！到這一邊來坐罷。」神氣活潑地讓他坐，他卻做出惶恐的樣子，「不，請你不要客氣。」是謙遜還是什麼，仍舊站着。「車子還有一刻了，你坐一會罷，」我再勸他。實在是心中很可憐他，要他坐在自己的傍邊。那是對不起，」他方纔聽了我的話。在世界上原有像鬼花那樣惹厭的人，不用他出來的時節，偏要鑽出頭來；也有像野豬那樣的雙肩擡着一付日本沒有我就糟糕的面孔；還有像紅襯衫那樣以化妝品和小白臉的批發所自任的人；更有教育若使活了穿着禮服便就是我的狐狸。這種人都有他們相當的得意，像這位起蔓先生那樣的存而不有，如同被綁匪捉了去的票一般拘謹的人，是不曾見過。面孔雖然有點浮腫，但捨拋了這個可靠的男人而去傾向紅襯衫，就可見麥童娜是怎樣的人了。不論把紅襯衫幾打積起來，那能抵得

過這樣好的丈夫呢。

「你是有什麼病麼？看起來好像很辛勞的……」

「不，並沒有特別可以說的老病……」

「那好極，身體不好總是不行的。」

「你像是很康健的。」

「是，雖瘦，卻不生什麼病。因病是我頂不喜歡生的。」

起蔓君聽了我的話，嘻嘻地笑了。這時門口發生了清脆的女人聲音，無意之中擡頭一看，卻見來了不得的人物。皮色皎白，梳着新式的頭，一個苗條的美人，同着一個四十五六歲的太太，立在買票的洞窗口。我是不能形容美人的人，卻沒有異言，承認她的確是美人。正像是用香水烘煖了水晶的球，托在掌上的心情。老年的比較短矮，但面目之間很相像，大概是母女罷。我正想着啊，來了的當兒，全然遺忘了傍邊的起蔓君，一味瞧着年輕的女郎。這時起蔓君卻從我傍邊忽地立起，向着女人一邊緩緩走了過去，稍稍著驚。心中想，

莫非是麥童娜麼。三人在售票窗口小作酬對。說的什麼話，遠遠聽不出。

看看車站的鐘，卻見再五分鐘就開車了。心想火車早刻來纔好，沒有了談天的伴侶，就覺得不耐煩起來。這時又見一個人性急慌忙地跑進來了。看看，卻是紅襯衫。在他輕鬆的着物上，寬寬地繫着一條縹緞帶，那個金鏈子仍舊掛着。那個金鏈子是假的。紅襯衫以為沒人知道，掛着出風頭，我早就看破了。紅襯衫跑了進來，眼睛賊形狗勢向四面溜溜，走到售票窗口，向談着天的三人恭恭敬敬的打了招呼，說了二三句話，卻又轉身用他貓脚步法走到我處來，「噲，你也洗澡去麼，我是恐怕脫了車，急急地跑來，卻還好還有二三分鐘。那個鐘準麼？」就探手拿出他的金表，「差了兩分。」這樣說着，就在我傍邊坐了。正眼也不看看女人，把頤撐在手杖上，眼只看前方。老婦人卻時時瞟着紅襯衫，年輕的仍是向着傍邊一動也不動。這樣就的確是麥童娜了。

不久鳴的一聲火車到了，等着的人爭先恐後地上去。紅襯衫第一個跳進了頭等。趁頭等有什麼希罕。到住田，頭等是五分，二等是三分，上下的區分只差二分。只看是這樣的

我也坐頭等，執着白票子，就知道了。不過鄉下人原是算小的，雖是這二分錢，也看得很重，大概是趁二等的紅襯衫後面是麥童娜和麥童娜的母親走進去。起蔓君是常規趁二等的。他立在二等車的門口，有點躊躇的樣子，看了看我的面孔，卻決斷的跳進二等車去了。我這時候真是莫名其妙地可憐他，所以就跟了起蔓君之後，走進同一車子。頭等票趁二等車，大概不會不行罷。

到了溫泉，穿了浴衣，從三層樓走到浴池裏，又碰着了起蔓君。我在開會等等公眾的地方，是塞了喉嚨不會談天的人，平常卻是多說話的，所以在浴池用種種話去和起蔓君談。總覺得十分可憐相，難忍的。想在這一種時候，用一句話去安慰對手的心，也是江戶兒當有的義務。不道起蔓君卻總沒有興，合不上節拍。無論對他說什麼，總是唯唯諾諾，而且對這「唔」與「噲」也是覺得麻煩的樣子。所以末後我也就不同他談什麼了。

在浴場中，不會見紅襯衫的面，本是浴池不止一處，同一火車走的。未必在同一浴池中。這也沒有什麼可怪。洗了浴回出來，看看，是好月亮街的兩傍，種着柳樹，柳樹的影子，倒

在路上。決心稍稍散步一番。北面去，走出了街梢，左面有一大門，門的正面是廟寺，兩傍是妓館。在山門裏面有妓館，卻是前古未開的現像。也想進去觀光一番，卻又怕被狐狸在會議上說話，就作罷。門的傍邊，掛着黑的軟簾，小格子窗的平屋，是我吃糰子而受警的地方，燈籠上號着汁粉，年糕等字，點了火掛着，燈火照着屋緣邊一枝柳樹的本身。心裏想喫，卻忍耐着，走過了。

想喫的糰子，不能到口，是可憐的。但未婚妻的愛轉向了別人，是更加可憐罷。想到了起蔓君的情形，糰子不必說，三天不喫飯也不叫苦的。真個，人這東西沒有再靠不住了。看了那副面孔，想來無論如何總做不出那樣薄情的事體的——美人卻薄情，而水腫得像冬瓜那樣的古賀君，卻是善良的君子，所以要留意了。看去是坦白的野豬，卻是煽動學生的。煽動了學生卻又逼校長處分學生。像討厭的結晶那樣的紅襯衫，卻是意外地親切，照顧着本來沒什麼交情的我，卻又欺誘麥童娜。騙誘了，可是又說若是古賀不解約，他並無結婚的意思。伊架銀說了難題趕了我出去，鬼花卻又搬了進去——無論怎樣想，都是想

不通。把這些事情寫給了清媪，她一定着驚的罷。也許說箱根山的那邊，是妖怪的世界了。

我天生成不拘泥的性質，什麼事情都不放在心上。過着日子，直到如今，不道到此地來，只近乎一個月的日子，卻突然覺得世事的多端了。也不會遭逢着什麼大事件，卻好像已經大了五六歲年紀。早點結束了回東京去，是最上上策罷。這樣無頭無緒亂想着，不覺已經渡過了石橋。走在野芹川的堤上了。說川像很好聽，其實不過是六尺寬闊的涓涓細流，沿了岸過去二里路，是相生村，村裏有觀音廟。

回頭看看溫泉街，紅燈點點在月光下照耀。打着鼓的聲音，定是從妓館裏來的。川流淺而且急，水也像神經質的樣子，在月下閃閃。在這土堤上悠悠地走去，約莫走了半里光景，看見了前面有人影。從月下透着光望去，有二個影子。也許是到溫泉來，回村裏去的少年。但是並不唱着歌。意外地沈靜啊。

一步步走去，大約是我的脚步快，二個影子漸漸大起來了。一個像是女子。聽得我的足音，隔開五六丈時，男子忽然回轉頭來。月光從後面射下。這時我見了男人的樣子，咳的

心上一動。男女仍舊照樣地走去。我想着，急忙忙用了全速力追去。他們卻毫不覺得，仍照原來步法慢慢地走着。現在是話的聲音也像拾得起來的樣子可以聽見了。堤的寬是不過六尺，所以三人並着走是勉強的。我很容易追着了他們，擦過男子的袖邊，走了二脚，卻向後轉盯着男人的面孔。月亮毫不客氣明晃晃把我的全面孔都照了出來。男人啊的低低喊了一聲，急迴轉頭，立刻對女人說「回去罷。」就旋轉身向溫泉街一面走去了。

紅襯衫是不要臉的，想含混過的意思，還是扭扭而不敢自認的緣故呢。地方狹小了討厭的，卻不止我獨個人。

八

和紅襯衫去釣了魚回來，對野豬起了疑心。後來就又逢着他說那樣無根之談，要我搬去寓所的時節，更加當他是一個無禮的渾蛋。不道在開會時候，又出乎意料之外，滔滔地主張嚴懲學生，「咦！怪了」偏了頭想想。又從萩野的老婆婆，知道野豬曾爲了起蔓君之故去和紅襯衫談判。「好，這是可以贊揚的。」照這樣看起來，惡人不是野豬，反而紅襯

衫卻有些靠不住他把那種虛構的猜疑像煞有介事而且兜遠圈子打到我腦中，使我中他的詭計，我心中正疑心到這一點，卻又在野芹川的堤岸上，瞧見他帶着麥童娜散步；以後，就斷定紅襯衫是壞坏了。是壞坏是什麼雖則不明瞭，總不是好人。是心口不一的人。做人要像竹一般挺直纔行的。直性的人和他鬪爭也爽氣。像紅襯衫那樣柔和的親切的高尚的人，把琥珀的煙咀得意洋洋地買弄的人，是不能大意的，爭論也不容易做他對手的。即是鬪爭也不能像張飛李逵式的爽利。照這樣說起來，爲了一分五釐的出入，鬧的全休息室發驚的對手那野豬的人品着實高了。會議時候那一對銅鈴的晃晃瞥睨我的時候，自然覺他是討厭的東西，過後想想看，這也比紅襯衫的妖氣怪聲好多了，實際在那會開過之後，我卻想和他講和了，對他打了一二句話，他卻理也不理，又剝出眼珠對我望，那我也就動了氣，任牠過去了。

從這回以後，野豬和我就交談。還在桌上的一分五釐，仍踞在桌上，積滿了塵垢的踞着。不必說我是不去拿的，野豬也決不拿回去。這一分五釐就做成了二人間的牆壁，我想

談話也不行，野豬卻頑然不聲。我同野豬受了一分五的作祟。未了，到學校裏見了這一分五，就覺討厭。

野豬和我繼續那絕交的狀態，而紅襯衫和我卻仍保持原來的關係交際着。即是在野芹川碰到的次日，到了學校裏，第一就走到我傍邊來和我談話，「你這回的寓所如何？」「再一同去釣俄國文學如何？」等等的話。我稍稍覺得有點惡心，所以對他說，「昨天碰着你兩回呀。」他卻說，「是呀，在車站上。你總是在那時候去麼？這不嫌晚麼？」在野芹川的堤上，也碰到你一回。」拆穿他的西洋鏡。他卻回言，「不，我沒有到那邊去，洗了澡之後就回來了。」又何必這樣藏頭縮腳。明明是碰着的。真會說謊的東西。這種人好當中學校教頭，我便可當大學校長了。從此之後我更加不信用紅襯衫了。和不信任的紅襯衫卻談着天，而對於佩服的野豬卻不通話，世界上的事，真是無奇不有的。

某日，紅襯衫對我說，「要和你談一句天，請你到我家來一踫。」心裏可惜溫泉少去了一次，四點光景到他那裏。紅襯衫還是獨身着，不過因為當了教頭，所以早就把寄寓晚

去，而撐着一個好好的牆門。說房租是九圓半。到鄉野只費九圓半便能住這樣的房子，我也想奮發一下，從東京把清叫來，使她快活快活，是使得我起這樣感想的牆門。說聲「借光」，紅襯衫的弟弟出來接了。這弟弟在學校裏我教他代數和算術，成績很不行。而且因為是遊方僧，比土著的鄉野人品行更壞。

會見了紅襯衫，問他什麼事情，先生用他那老例琥珀的煙咀燒着臭噴噴的香煙，說這些話。「你來了之後，成績比從前好了，校長以為得了好的人很歡喜——因為學校這一邊也很信任你，所以請你存這一個念頭，對校努力些纔是。」

「嘿，真的麼。不過要努力，比現在再努力是難以……」

「照現在這樣就行了。不過上一回對你說的話，請你不要忘卻纔好。」

「說介紹寓所的人是靠不住的麼？」

「這樣明顯地說了，什麼意思也沒有——啊，好的，我想內中的意思你總已明白了。所以假定你像現在的樣子努力，學校裏也是看得很清楚的，總不會待錯你的。薪水這方

「面，日內或者有方法可想，也要把你增高些。」

「嘿，薪水麼？薪水到沒有什麼關係的。能夠增加當然增加的好。」

「這回恰好有一個要轉職了——當然沒有和校長談過，事體是不能保證的——從他的薪水當中也許可以有些挖打，所以想去對校長說，教他那麼樣辦。」

「這真多謝你了。誰人另有他就呢？」

「快要發表了，說了也不妨罷，實話是古賀。」

「古賀君麼？他不是此地的人麼？」

「是本地人，不過因為有別的緣故——一半是本人的希望。」

「到什麼地方呢？」

「日向的延崗，因為是那一種地方，所以薪水卻昇上了一級。」

「由誰來補充呢？」

「補充的人大概也已經定了。由這來人的關係，你的待遇上可以想法子。」

「哦，很好，但是沒法想不增加也不妨。」

「總之我是和校長說去。校長也總是同意的。或者將來更要你多出力工作也是難說，請你從這時起就存這一個心思，做一點工作纔是。」

「比現在增加時間麼？」

「不，時間比現在減少也難說。」

「減少了時間而增加工作麼？奇怪。」

「一聽去是奇怪的，——現在卻也不能明言，——唔，總之是要你負比現在更重大的責任，那一種意思。」

我完全莫名其妙。說比現在更重大的責任便是數學的主任罷，不過主任是野豬，他毫不有辭職的意思。而且學生的信仰非常深，轉任要掉動或辭退他，在學校方面不是得計的。紅襯衫的談話總是不得要領的。雖是不得要領，事情就這樣完了。再後就閒話起來，當中講起舉行起蔓君的送別會，再問我喝酒不喝，又說起蔓先生是君子，可愛可敬的人。

——談了許多話。到後來又轉了話題。問我「做詩不做？」我想這是要命了，就說「詩是不做的。再會了。」急速回寓。詩是李太白或是喝酒發瘋的人所做的東西。數學教師倘若騎了驢子揮動手臂去推呀敲呀起來，那還了得麼？

歸來之後，深深地想了。世界上是有這一種怪人的，家庭不必說，在服務的學校也沒有什麼不足，卻要離開了故鄉而到舉目無親的外鄉去求苦勞。倘使走到繁華的都市，那也沒有什麼話，日向的延岡是什麼地方呢？此地還算是水路交通便利的好地方，我來了不過一月，就覺得厭煩了。說起延岡，便萬山叢裏，萬山叢裏的真的萬山叢裏啊。照紅襯衫說起來，是從水路上岸之後，趁一天馬車到宮崎，由宮崎再坐一天車子纔可以到得。只聽聽地名，也不像是開通的地方。好像是人和猴子各半合住的所在。無論起蔓君是怎樣的聖人君子，想來也不至於喜歡和猴子結伴罷，真是太奇怪了。

這時候老婆婆又搬夜飯來了。問她「今天又是山芋麼？」她說「不，今天是豆腐啊。」不管是什麼，總差不多的。

「老奶奶，說是古賀先生要到日向去了。」

「真是可憐得很。」

「什麼可憐呢？他自己歡喜去，也沒有什麼法子吧。」

「歡喜去？誰是歡喜去的呢？」

「誰人自然他自己囉。古賀先生不是發怪脾氣想去的麼？」

「這是你先生，是大錯的纏夾二先生。」

「纏夾麼？紅襯衫現在卻這樣說了。要是這算是纏夾，那麼紅襯衫便是說謊的爛污先生了。」

「教頭先生這樣說也是真的，古賀先生的不想去也不假。」

「那麼都是對的。老奶奶真公平得好。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呢？」

「今朝古賀先生的老太太來講起了這樁事啊。」

「說了些什麼話呢？」

「他們的老主人故了之後，他們的生活上不像我們表面看見的有裕餘，老太太去求告校長先生說，已經當了四年教師了，可否酌加些月薪。」

「對了。」

「校長先生就說，唔，等想法子看。於是老太太也安心了。只當不久總有加薪的消息，本月呢來月呢伸長頸頸等着。後來校長先生叫古賀先生去一回說話。他去，校長卻對他說，抱歉得很，校裏沒有餘多錢，不能加薪。不過延岡倒有一個缺份，這卻一個月可以多得五圓，想來是合着你的希望的，已經把手續辦過，你去就是了——」

「這不是商量，竟是命令了。」

「什麼不是。古賀先生說，要到那邊去才加薪，倒不如不加薪，住在原地的。有家屋有母親都在本地，這樣懇求，可是校長說，繼替古賀先生的人已經定了，是沒有法子的。」

「哼！真太欺弄人了，豈有此理！那麼，古賀並沒有要去的意思。誰都說奇怪，爲了多得五塊錢到那種山窠羅裏去和猴子做朋友的阿木林大概是不會有吧。」

「先生，阿木林是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也好——全是紅襯衫的毒計。是不該的行爲。全是騙殺。還要說增加我的薪水，真豈有此理！要加我，難道我就任你加了不成。」

「你先生要加薪了麼？」

「他說要加我薪，可是我想去回絕他哩。」

「爲什麼你要回絕他呢？」

「爲什麼都要回絕他。老奶奶，那個紅襯衫真不是人，卑鄙醜惡的東西。」

「管他什麼卑鄙，要是加你薪水，還安安靜靜收了好。年少的時候總容易動氣，等到年紀大了想想，總懊悔不該不再稍微忍耐些。爲了動氣之故，受着不當的損害，當然要懊悔的。還是聽了我老人的話，紅襯衫說要你加薪，你就說聲謝謝，受了最好。」

「年紀老了的人，不要多管閒事。管我的薪水增加減少，是我的薪水啊。」

老婆婆一聲不響的退出去了。老頭子仍用悠長的歌聲度着謠曲。謠曲大概把讀了

能了解的文面，用故意難懂的節調，使得人家不懂的技術罷。每夜去哼這東西不起厭煩的老頭子的心理真不可解。我的事卻又非這謠曲一件之比了。說要增加我的月薪，雖則我並不希望，可是想他們多着沒用的錢留起來也罪過的，所以就允接受了；那知道是把不想轉任的人硬迫他轉任，卻去從他的薪水上扣下來，這一種殘忍的事情，豈是我能做的！本人也說照舊就好了，卻一定要逼退到延岡去，到底是什麼意思呢？不到紅襯衫一邊去回絕了，是不安心的。

穿了小倉布的袴，再走出去。立在堂堂的大門口，說聲借光，又是那個弟弟出來了。看見了我，卻現出你又來了麼的眼色。若是有事，二遍也要來三遍也要來的，管他半夜三更也許要喚起你來的。不要當我是到教頭處來仰望顏色獻慇懃的呢。我是不要什麼加薪來還退的。那個弟弟卻說，「現在有客人，」我說，「有點事，叫他到門口來來就好了，」他便退了進去。看看地下卻放着襯底的高跟木屐。聽得裏面說「已經奏凱了」一句話的聲音，就覺得這客人是鬼花了；若非鬼花，決不會發出這樣黃色的聲調來，也不會穿那樣

藝人式的木屐。

隔了一回，紅襯衫拿了燈火走出來，說「請進來罷，不是傍的人，是吉川君。」我說，「不必了，只有一句簡單的話，這兒行了。」看看紅襯衫的面孔，像關公一樣的，大約和鬼花喝着酒吧。

「先刻承你說要加我的月薪，現在變了主意，所以來回絕你的。」

紅襯衫把燈推在前方，從後邊看看我的險孔。咄嗟之間不能作答，茫然自失的樣子。世間竟跑出了一個拒絕加薪的人來，而使他訝奇呢；還是即使要回絕，也不必纒回去從新馬下再轉來說的，而使他發了呆呢；或是二件事併在一起了之故呢；現着妙奇的表情，死挺挺的站着。

「那時候的承認，因為是說古賀君由自己的希望而轉任的緣故……」

「古賀君確實是由自己的希望而中途轉任的。」

「不對，他想仍在這兒的，月薪仍舊不妨想住在本鄉的。」

「古賀君這樣對你說麼？」

「這也並不是他自己對我說的。」

「那麼誰對你說呢？」

「我寓裏的老婆婆。古賀君的母親告訴她，她對我說的。」

「那麼，是寓裏的老婆婆這樣對你講了。」

「唔，是的。」

「這是對不起，恐怕有點弄錯了。照你的話說，是寓裏的老婆婆的話是可信，而教頭的話是靠不住了，用這樣意思解釋，不妨的麼。」

我有些爲難了。文學士這般東西原也有點能耐的。在作怪的地點鈎住了，一步一步攻進來。父親常常說我疎忽粗魯不中用，當真的，有點疎忽粗魯的樣子。聽了老婆婆的話，心神一領，就跑了出來，實在也不會去會過起蔓君或是起蔓君的母親，問他們詳細的情形。所以受了這樣文學士式的攻擊法，就有點要站不住了。

正面防禦原是敵不住了，我對於紅襯衫的不信任，心中早就宣言過了。寓所的老婆，自然原是吝嗇的貪財鬼，但不是說謊的女人，不像紅襯衫那樣有表裏的。我沒法，就這樣回答。

「你的話也許是對的，——總之我不要增加薪水。」

「這是更加可笑了。現在你所以要特地來拒絕加薪，因為發見了不忍承受增薪的理由。這一個理由，現在由我的說明而解除了，你卻仍不承受加薪，這是不可理解的。」

「或許是不可理解的，總之我回絕你。」

「既然這樣嫌惡，總不強逼你。不過這樣二三點鐘之間，沒有特別的理由就改變了你的主意，和你將來的信用有關的。」

「有關也不妨。」

「那不是的。人生沒有比信用再緊要了。縱使現在退一步說，寓所的老板……」
「不是老板，是老婆子。」

「什麼都好，老婆婆對你講的縱使是事實，你所得的也不是削減了古賀君的薪水而來的。古賀君到延岡去，他的替代來，那個替代比古賀君可以少些薪水，把這點剩餘歸到你的項下，我想你沒有什麼對別人不起地方吧。古賀到延岡比現在地位好，新任的人來時訂的約就比現在低。因此你可以加薪，我看比這再好的機會也沒有了。若是你不要，固然沒有法子，請你再回去想想看罷。」

我的頭腦是不大靈的，所以倘是在平常的時候，對手如其發揮了這樣巧妙的辯舌，那麼我定然認罪，說「這是我錯了」地退下，今夜卻做不到。從初到這地方的時候，就有點不喜歡紅襯衫，後來也曾當他是像女人樣親切的人，卻又知道這不是親切也不是什麼。由反動的結果，現在格外討厭他。所以無論他的論辯如何巧妙，合於理論，用堂堂教頭式的論法，攻倒了我，這卻不成問題。會辯論的人未必是善人。被駁倒的人未必是錯的。表面固然是紅襯衫大大的不錯，表面無論怎樣地堂皇，總不能使人家從心裏都佩服的。倘使人的心是可以由金錢威力理智買收的，那麼不論是放重利的，不論是兵士，或是大學

教授，該當頂被人們所愛重了。中學教頭式的論法，又安能動我的心呢。人是由好惡行動的。不是由論辯所能動的。

「你所說的是不錯。可是我真不要什麼加薪了，我回絕。不想都一樣，再會了。」這樣說了，退出大門。頭頂上橫流着一道明亮的天河。

九

起蔓君送別會的那天朝上，到校裏去，野豬突然過來，「老兄，前番伊架銀來對我說，你橫暴得難堪，請我叫你搬走，我當真相信了他，就對你說那些話，教你搬走，不道後來打探出來，那人不是好東西，常把假書畫打了假的落款，去賣給人家，所以你的事情，總也是他隨口捏造的。他原想把立軸單條骨董換賣給你，做一票生意，可是你不理他，他賺不了錢，所以捏造出這等說話來騙人，我不知道他的做人，真是對你不起，得罪之至，請你原諒。」這樣長長地說了一番謝罪的話。

我什麼也不說，把放在野豬桌上的一分五釐抓來放到了自己的皮夾裏去。野豬莫

名其所以地問，「你把這收回麼？」所以回答，「唔，我不願受你的款待，所以定然想還你，不過後來想想看，卻還是受你款待的好，因此又縮回了。」野豬大聲哈哈地笑起來，說，「那麼，爲什麼不早些取回去呢？」我說，「實在心裏原想取回取回，不過總覺得異樣，所以就任其自然。近來到學校來，見了這一分五釐就覺得心苦的樣子。」他卻說，「你是很不服輸的人啊。」我就說，「你是很剛愎的。」於是二人之間，就起了這樣的回答。

「你是那裏的人啊？」

「我是江戶兒。」

「唔，江戶兒怪不得是這樣不服輸。」

「你什麼地方？」

「我是會津。」

「會津漢麼？原是硬了。今天的送別會去麼？」

「自然要去的。你呢？」

「我是當然去的。我還想古賀君動身時候，要送到海濱纔好。」

「送別會是很有趣的，你來看看罷。今天預備大大地喝酒呀。」

「酒由你喝罷。我喫了菜馬上走的。喝酒的都是蠢漢。」

「你一來就要和人鬧架兒的。確表出了江戶兒輕躁的習氣。」

「隨你說罷，可是到送別會之前，請你到我地方來一回，有話對你說。」

野豬遵約到了我寓所來。我近來每見了起蔓君的面，就不勝其可憐之感，到了送別會的今日，更加莫名其妙地悲哀，要是做得到，我真想代他到延岡去。因此想在送別會的席上，大大地演說一番，壯他的行色。可是一想到照我急口調子，到底不會成功，所以想雇用能發大聲的野豬，去給紅襯衫一個下馬威，使他着驚。因此特地邀野豬來。

我開頭從麥童娜事件講起，自然野豬比我更詳細知道麥童娜事件。我又講起野芹川堤邊的事說，「那是個蠢才。」野豬卻說，「你對誰都喚蠢才，今朝在學校裏也叫我蠢才。假如我是蠢才，紅襯衫便不是蠢才。我不是紅襯衫的同類。」那麼紅襯衫是渾蛋。」這

也許是的，「野豬大贊成。野豬利害是利害的，不過關於這一種話，比我少曉得。會津漢大概都是這一種樣子罷。」

後來又把加薪事件和將來重用，那紅襯衫所說的話，對他講了。野豬嗤嗤地鼻子中打了回聲，說「那是要辭退我的意思罷。」我問，「要辭退你，你就讓他辭退麼？」什麼話！要是我被辭退，我一定要鬧得紅襯衫和我一同走的。」他大發威。頂着問一句，「如何你能使他和你一同走呢？」這到不曾想到。」他回答。野豬像是利害的樣子，卻像聰明不足。我講了拒絕加薪的事，他大快活說，「不愧是江戶兒，佩服你，」稱贊我。

我問，「起蔓君既然那麼樣不願意去，怎的不替他做留任運動呢？」他說，「起蔓君對他說的時候，事體已經不能挽救了。也曾去和校長談判過二次，紅襯衫談判過一次，卻分毫也沒有效用。這也因古賀做人太好了，所以糟糕。紅襯衫提起那件的時候，便該斷然回絕，或者推說再考慮一番去延宕的。不該聽了他的巧言花語，立刻允許他。因為如此，所以後來母親去哭訴也不行，我去談判也沒有法子。」非常扼腕痛惜的樣子。

「這回的事情，全是紅襖衫想把起蔓君推遠去，以便把麥童娜握入掌中的一種策略吧。」我這樣說。「不必說是這樣的意思。那東西扮着正經的面孔做壞事，倘使有人說話，他早已預先留着退步的，是極奸詐的東西。對於這一種人非把他痛打一頓行鐵拳制裁不可。」說着這話，擡出他粗壯結實的手臂。我就隨便問問，「你的臂很不錯，曾經練過柔道麼？」他運氣捏緊了拳伸出胳膊來說，「你試捏捏看。」我就用指頭捏去，像是石塊的樣子。

我是非常地佩服了，說，「照你這個拳膊，紅襖衫五六個齊來，也是一脫手倒去的吧。」他說，「自然囉。」一面把曲轉的臂膀伸挺了，又縮起來，力癟在皮裏面運來運去，很得意的樣子。照野豬的證明，說用二條紙捻並在一起，紮在力癟起落的地點，在臂上運一運氣，就可以拚斷的。「若是紙捻，我也成功罷。」他說，「成功哩！你說成，試試看。」拚不斷是毋臺的，所以我沒有做。

「老兄，今天的送別會大大的喝了一番，把紅襖衫和鬼花打一頓如何？」我一半作

要的樣子，勸他野豬卻說「唔」就尋思不聲了。「今夜就算了罷，免了。」問他，「爲什麼？」說，「今天是對不起古賀的——而且果真要打，若不是拿到了他們的款頭當場打他們，便成了我們的不該。」附加着有進退的話。看去野豬倒也比我有心計。

「那麼你演說一回，替古賀君壯壯聲氣。若我做起來，就變了江戶兒百亂調，缺少莊重，是不行的。而且到了一定的地方，突然要起反胃，湧上了一團來塞住了喉嚨，說不出話來。演說讓你一人幹了。」他說，「是奇怪的病呀，那麼你在稠人廣衆之中不能多開口了，這有些難過罷。」什麼，我也不覺得十分難過。」

這樣那樣談着，時間到了，就和野豬一同去到會。會場是在花朝樓，說是本地第一等的菜館，我卻一回也不會到過。說本來是大官的家宅，買了並不改造就做生意的，怪不得看去原是堂哉皇哉的建築。大官的房子開菜館，恰卻像緞子馬褂當小衫穿一樣。

我們到的時候，人數大概已經到齊，五十疊的大客堂中，聚着二三堆的人團。五十疊的室，就有相配的屏風，不是我在山城屋所占的十五疊的屏的比了。用尺度計量起來，總

有丈二開闊。右方擺了一個紅色有花紋的磁瓶，其中插了一根很茂盛的松枝。插松枝不知是什麼意思，不過無論過幾個月都不會有凋落之虞，倒是經濟的，很好罷。我問博物先生，「那個瀨戶物，是什麼地方出產的？」他說，「這不是瀨戶物，是伊萬里。」伊萬里不就是瀨戶物麼？我這樣說。博物先生卻呵呵地笑起來了。後來問問看，說從瀨戶出的瓷器，所以叫做瀨戶物。我是江戶兒，只當磁器就叫瀨戶物的。在屏門的中央掛了一幅中堂，寫着我面孔般大的字二十八個。很難看的樣子。十分過不去，所以問漢學的先生，說「爲什麼把這樣蹩腳的東西高高地掛出來呢？」先生卻對我說「這是海屋，」是有名的書家所寫的海屋啊，什麼啊，我現在還想，這寫得不行。

不久書記川村說，「請入席罷，」就揀有柱便於靠背的地方坐了。海屋中堂面前，狐狸穿着羽織袴的衣服坐下，左方的紅襯衫也同樣是掛套齊全的。右方是今天的主人公，便是起蔓先生，他也穿着日本服。我因爲穿着洋服，正坐起來是不舒暢的，所以就踞坐了。旁邊的體操教師，穿着黑洋袴，卻直挺挺的正式跪坐着。到底是體操教師有工夫。一回兒上

餐了。酒壺也來了。幹事站起來宣述了開會辭。以後狐狸站起來，紅襯衫站起來，各人都說了送別之詞。可是三人所說的，像商量過一樣，都讚揚起蔓君是良教師是善人，這回要離校是很可惜，不但在學校方面少了一個良師，在個人也失了一個益友，只因為他一身上的緣由，很希望轉任，實在沒有法子。都是這一種意思。說了這個大謊，開着送別會，他們卻一點也不覺得可恥，真是好老的臉皮。這三個中，更加是紅襯衫，頂讚揚起蔓君。倒說「別離這樣善良的友人，是我的大不幸。」而且他的講法，真是十分道地，用他的柔腔軟調，講得更加動聽，若是初去聽他的人，一定被他瞞過的。麥童娜大概也用這一手去鈎上的罷。紅襯衫演說的中間，坐在對面的野豬對我看了一眼，打一個無線電。我給他回電，用食指報一個我不幹。

等着紅襯衫坐回原位，野豬卻忽地站了起來，我開心得很，就拍拍手。這卻惹得狐狸起頭全體都對着我看了，有些討厭。野豬說些什麼話呢？「方纔校長各位，更加是教頭，很可惜古賀君的轉任，這一句話我有點不同意。我希望早一天好一天古賀君的離開此

地。延岡雖然是偏僻之地，比之此地自然有物質上的不便，不過聽說風俗卻極淳樸，職員學生都帶着上代樸直的風氣，說那些口不應心的虛諛，擺着好看的面孔，逼害好人的漂亮的壞壞子，我想一個也不會有的。像古賀君那樣的溫良篤厚的君子，必然受該地社會一般的歡迎。爲此我們非常賀祝古賀君的轉任。最後一句，希望他到了延岡之後，在該地非找到一個合於好逑君子的淑女，早早地組織了圓滿的家庭，使得那個朝三暮四的臭花娘慚死。」咳噔咳噔地咳嗽了二聲，回到了原位去。我這一回還想拍手，卻又怕人家都要看着我，所以作罷了。野豬坐倒了之後，起蔓先生立起，他必恭必敬地走到客堂的下首，深深對衆行了一禮，說「此番因爲個人身輩上的緣故，到九州去，諸位先生爲鄙人開這樣盛大的一個送別會，實在非常感謝。而且又承校長教頭以及各位先生的臨別贈言，都很有道理，極情感佩的。我是要離開此地了，希望諸位不要見棄，仍舊時常交際交際。」又恭而敬之地退回坐位。起蔓君的做人，究底要好什麼地步，差不多是無底的。對於這樣侮弄了他的校長教頭，是那麼樣感謝着。若這不過是表面上的應酬倒也罷了，不過他的

態度，他的措詞，他的面色，看去卻像真心感謝着。受了這樣聖人的感謝，心中應當覺得惶愧而臉紅的，那知狐狸和紅襯衫也一般正經地聽着。

應酬終了之後，這邊也啜那邊也吱地發出聲音。我也照樣把湯喝喝看，真是沒味道的東西。紅燒魚糕黑黑的，是燒壞了。生魚片也陳着，切得很厚像喫鮪魚生肉一樣。不過旁邊的人卻像很有味的亂喫着，大概沒有喫過東京的菜罷。

中間，酒壺的遞傳忙起來，席上就熱鬧起來了。鬼花恭恭敬敬到校長面前敬酒了。討壓的奴才起蔓君順次獻酬，要周一巡的意思，真是辛苦辛苦了。起蔓君到了我面前來，他恭而敬之地說，「我敬你一盃罷。」我也只得忍了不便，穿着洋褲正式跪坐起來回敬了他一盃。「和你相聚不久，你又要到別地去了，實在很餘憾的，你幾時動身？我一定要送你一陣。」這樣說了。起蔓君卻說，「不必，你很忙，實在不敢當。」不管起蔓君什麼講，我是預備學校裏請了假，也要去送他的。

這樣經過了一點鐘光景，席上很雜亂起來了。「來，一盃。」「哈，我說喝，你什麼？」等等

口調不清的人也出了一二個。稍稍覺得無聊起來，到便所去，在薄暗的星光裏看這古式的庭園，野豬卻也來了。「怎樣，我先刻的演說好麼？」很得意的樣子。「很妙，大贊成，不過有一個地方不滿意，」我抗議。他說「什麼地方呢？」

「你說了，擺着好看的面孔陷害好人的漂亮的壞壞子，在延岡是沒有的。」
「是的。」

「頂好要說漂亮的壞壞子，賣野人頭的大騙子，笑裏刀的畜牲，賤胎的混帳東西，臭小子，烏龜賊強盜，叫起來汪汪地像狗仔同樣可惡的東西。」

「我是不能這樣掉舌頭的。你會說。第一你知曉很多的單語，這還不能演說，是奇怪的。」

「什麼，這是爲了相罵時候用得到而準備着的話，講到演說，就不能這樣了。」

「真的麼？但是你眞發話如流，再說一遍看。」

「隨便幾遍都是一樣的——漂亮的壞壞子，賣野人頭的大騙子……」

說到這裏的時候，走廊的地板上白答白答發響，有兩個人蹣跚地跑過來了。

「兩位豈有此理——要逃走哩——我在這裏決不叫你們逃脫的。來，喝酒呀！——大騙子……好，大杯子喝酒罷，來呀。」

這樣說，把我和野豬二人拉了進去。這兩個人實在是到便所去的，因為喫醉了之故，把那件忘了，拉了我們走的。大概醉漢總是把看見的事做了而把以前的事忘卻吧。

「噲，諸君，我們拉了大騙子來了。大家請他們喝酒，使大騙子大大地醉一番。你們要逃是不行的。」

把並不逃走的我，推頂在牆壁上。四面看看盤中已經沒有一隻成樣子的菜肴了。有的人把自己的份喫得乾乾淨淨，離開原位到三四丈以外來遠征了。校長不見，什麼時候已經回去了吧。

這時候問「客廳是這一邊？」來了三四個藝妓，我稍稍着驚了。被人家推在壁上，只能凝視着。這時倚在屏風邊柱上的，銜着那個琥珀烟咀怡然自得的那個紅襪衫，突然起

來走出客堂去了。從那裏進來妓女中的一人交身過笑着行禮。這一個是其中頂年輕頂好看的。遠了聽不得，大約是說了「噲，今夜好」紅襯衫裝作不曾見，一出去不再回來。大概跟在校長後面回去了。

妓女來了，客堂突然熱鬧起來，好像全體發鬨去歡迎她們那樣的喧鬧。而且有的合起來拍七了，其聲音之大比喊兵式操的口令還利害。這一邊是猜拳，五梅七巧地雙手亂揮，比拉提線戲的更好看。那一邊喊着篩酒，把酒壺搖搖看，再說拿酒來拿酒來。真是喧鬧，嘈雜到頭昏耐不住。這當中無事可做，垂頭默想的，只有一個起蔓君。爲他開送別會，並非因爲惜別，都是爲要飲酒作樂，是爲使他無聊受苦，像這樣的送別會，還是不開的好。

隔了一回之後，各人都發出不成腔的怪調，唱些什麼。有一個妓女走到我面前來，說「你唱什麼呢？」提起了三味線，「我不會唱，你唱罷。」她，「打鑼，打鼓，走失了的三太郎，鏗鏗鏗的打去，設若是就能會見的。那麼我也要打鑼打鼓，鏗鏗鏗，想會見的人我也有。」一口氣唱完了說一聲「噢，情哥哥」若是情哥哥，就不唱得這般費力也好。

鬼花不知什麼時候來坐在旁邊了，這時說「老四，想會見的心上人一見就走了，真是抱歉得很。」仍舊是用他的鼓書家的口調說。妓女作色道，「不知道，」鬼花不管願說，「會是也有會得到的時候，但……」仿着唱蠅曲發那討厭的聲音，妓女拍的打了他膝頭一下說「你躲開，」鬼花不勝喜悅地發笑。這女子是和紅襯衫打招呼的人。被妓女打了發笑的，鬼花真也是好寶寶。他說「老四，我要舞紀伊之國請你彈一彈，」鬼花還在想舞踊哩。

那一邊是漢文的老先生，歪了他有齒的嘴，「這聽不清楚了，亭百，我和你……」說到這裏是說完了，卻問妓女「底下呢？」老人是記憶薄弱的吧。別的一個纏住了博物先生說，「近來您不來哪，學成功了。唱你聽，好好地聽呢。」梳的愛世髻，要橫戴上一朵白綾花結的時髦頭，坐坐要小汽車，彈的要梵娥鈴，說的是洋涇浜 *I am glad to see you* 這樣唱起來。博物先生說「很有趣，插進英文去的，」佩服着。

野豬發出洪亮的大聲喊道，「妓女妓女，我要舞劍了。彈起三味線來」一聲號令，妓

女因爲聽了過分粗大的聲音驚呆了，不敢回答。野豬一切不管，提了手杖，踏破千山萬岳，煙般的走進中間，一人演着他的祕藝。那時鬼花已經舞完了紀伊之國，完了加不刺，完了架上達磨，赤條條的只繫了一個越中禪，脇下換了棕栲帚，說「日清談判決裂了。」大步走到客室的中央，完全像狂人。

我從先刻就可憐着那袴都不脫的起蔓君的苦相，不論是怎樣的自己的送別會，到了一條越中禪赤條條的裸舞起來，還要袍套齊齊地坐着的必要，是決然沒有的。所以走到他旁邊說，「古賀君，回去罷。」勸他退出。不道起蔓君卻說，「今天是我的送別會，我先走了是失禮的，請你不必客氣。」他毫無動身的心思。「什麼，有什麼要緊，送別會要像送別會的樣子，你看這是什麼，簡直是狂人會，好，去罷。」我硬逼他走。正當走出客堂門時，鬼花揮着筭掃走過來，「喏，主人先回去，怎麼話真是日清談判了。不許走。」橫了筭阻止去路。我從先刻忍耐的氣惱，再也耐不住了，「日清談判，你便是清清。」不問如何地一拳打在鬼花的頭上。鬼花二三秒之間，不知所措，「噫，這是豈有此理。你打我麼？你打我，這是什

麼話呢？更加是真的日清談判了。」這樣說着莫名其妙的話。這時野豬從後面見了這事，執就中止了舞劍，跑過來見着了這事，牽了他的頭頸，拖他回去了。「日清……呀，痛呀，痛。這太不講禮了。」在掙扎的時節，斜裏一送，砰地倒了。以後如何我不知道。半途上分別了起蔓君，回到寓次已經十一點鐘過了。

十

今天慶祝勝利大會，學校放假。在練兵場有儀式，狐狸非帶領了學生去參加不可。我也得作為職員之一，跟了他們同去。到了街上，看見張滿的旭日旗，要頭昏目眩的樣子。學校裏有八百多學生，所以體操教師排好隊伍，一組一組的分開，中間插進一二個教師去監督，是那樣的組織法。這組織是很巧妙，但實際很拙劣的。學生都是孩子，而且橫蠻，以為不違反規律是有關學生的體面這些傢伙，所以任你派多少職員去監督，總是一個不相干。沒有發令就自由唱起軍歌來哩，軍歌唱完了又喊出毫無意義的呼喊，完全像流氓在街上闖道的樣子。軍歌也不唱，喊聲也不起的時候，便嘈嘈地講着閒話。我想不講閒話總

不致於走不成路的吧。可是日本人都是生來尖出嘴巴的，無論怎樣地訓誡，也不會聽從。而且閒話也不是平常的閒話，是專說教師的壞話所以下等。我因值夜事件使學生謝罪，只當做那樣也可以算了事了。不道實際是大錯的，借寓裏的老婆婆的話來說，正是大錯的糗夾二先生。學生的謝罪並非因衷心的後悔而認錯，只不過因校長的命令，沒法子，形式上低低頭罷了。和商人只管低頭而不停止作偽同樣，學生也只認錯而決不改去惡戲的。仔細想想，也許世間都是由這些像學生那樣的人組成的。對於人家的謝罪認錯而真心宥免的，便是過於正直的呆子。謝罪是假的。謝罪，所以宥免也只作為虛的宥免，這樣想便不錯了。要他當真的謝罪，非得逼他到真的後悔不行。

我走到組與組之間，不絕地聽得說，天獄羅哩，糲子哩。并且是多數人，不知道是誰說的。縱是知道了也一定說，我並沒說什麼天獄羅，並沒有說什麼糲子，只是先生神經衰弱，所以偏了心以致聽錯了的。這種卑劣的根性，是從封建時代養成的，已成了這地方的習慣，所以無論怎樣訓斥開導教誡，總不會有什麼效果的。若在這樣的地方，住上一年，也許

潔白的我，不得不去做學那種樣子了。放任對面早預備好推卻的口實，而受他們的愚弄，我不能這樣沒出息的。對面是人，我也是人。說是學生，說是孩子，身體比我還高大哩。所以若沒有一點刑罰回報他們，道理上說不過去。可是我若用尋常的手段去報復，卻會招致對面的反駁。若說「先是你的不是，」他卻是早已預備了退步的，便滔滔地辯解了。用了他的辯解，把他的表面裝得很好，隨後又攻擊我的錯誤。本來是報復的事，若不舉出對方的錯處來。自己是無法辯護的。就是縱使是對方先動手的，在世間一般人都要看做是此地去尋畔，這是很不利的。那麼假如任對方怎樣，只管不睬地裝個好好先生，卻要益發增長他們的惡習慣，大一點可說對於國家社會世道人心是很有不行的。所以沒有法子，我也只能用對方的手段，做一種不能為抓住把柄的報復。若是這樣，這江戶兒就糟糕了。雖則糟糕，但我是人，若一年受這樣的待遇，便不能管糟不糟而要達到非那不行的境地了。無論如何只有早早回東京去和清同住的。住在這樣的鄉間便像是來墮落的樣子。做做賣報的，也比墮落到這樣好些。

這樣想着，滿心不快地跟着走去，覺得前面胡妖胡妖地鬧起來了。同時進行也突然停止了。奇怪呀，從右離開了隊伍，向前望去，見從華德街轉到學士街的轉角子上，擠住了，擁上去退下來，只是進行不成。前面跑來的體操教師，口裏喊着「靜些靜些」，問他是什麼，卻說中學校同師範學校在轉角上衝突了。

中學和師範，不論在那一個縣裏，都是貓狗一般地不和。不知是什麼緣故，完全合不來。有點什麼事情，便要爭鬧了。大概是鄉間狹小無事可做，所以用來消消閒的罷。我本是好鬪的，聽到是衝突，心裏有點癢，一半爲好奇心，就跑上前去。在前面的，一幫人，口中不住地怒號着，「什麼東西，喫地方稅的，滾開去，退下去！」後面的也不住說，「擠上去，擠上去」發出大聲音。我穿過學生的中間，正要走到轉角上，忽然聽到「向前進！」的一響高聲的口令，師範學校的學生都整整地放腳進行了。爭先的一件衝突，大概是得解決了，就是中學讓了一步。說比起資格來，師範學校是高一點的。

慶祝勝利的儀式是非常的簡單。旅團長讀祝辭。縣知事讀祝辭。到會的喊萬歲。這樣

就完了。聽說餘興是在午後的，所以先回到寓所去寫近日就心着的給清的回信。她要這回是比較詳細的信，是應該留心仔細地寫的。但是到了取出信箋提起了筆的時節，要寫的原有許多，卻不知打從那兒寫起好。這樣吧，這太麻煩了。那樣吧，那也沒意思。總要很快地，不費力而使清感得興趣的纔好。這樣想想，照這種條件的事，好像一件也沒有的。我磨墨拿起筆來，看着紙面——看着紙，擱下筆，又磨墨。同樣的動作，反覆了又反覆，不知幾次。後來想，我總是不能寫信了，就把硯蓋上了。斷了念頭。寫什麼信，這是麻煩的。還是回到東京去和她面談來得簡便。清的意思是知道的，但要照她的條件寫信，是比三七日不喫飯還不容易。

我拋開了紙筆，一挺身滾倒了，枕着臂橫視庭中，卻仍忘不了清。這時我這樣想了，我來到很遠的地方，只要不忘記清就好了。我這一點真心，定會傳達到清的，傳達到了，又何必寫什麼信呢？不寫信，她會知道是平安無事的。信只要在死時，生病時或者受了什麼災禍時，寫給她好了。

庭是三丈方的天井，也沒有特別可以介紹的。栽種的只有一枝橘樹，卻是從牆外可以看做目標那樣的高。我回寓後，總望着這一枝橘樹。沒有出過東京的人，看了掛着橘子的樹，是很希奇的。那青的果實漸漸熟起來，要變成金黃色，那一定很好看吧。現在也已經有一半變了顏色的了。問問老婆婆，說是很富於水分的，很好喫的橘子。「是快要熟了，儘你喫罷。」聽了這話我想每天喫他幾個也好。再過三禮拜之後，總可以喫了罷。想來三禮拜之內，總不會離去這地方的。

我正想着橘子的當兒，偶然野豬來了。他說：「今天是慶祝勝利，所以買了些牛肉來和你一同喫。」就從袖口中拉出箸殼包的東西拋在房的中央。我在馮處受山芋包圍，豆腐包圍，又是被禁止上麵店糰子店的時節，所以說「這好極了，」就去問老婆婆借了鍋子和糖，開始煮燒起來。

野豬把牛肉向嘴裏亂塞，一路問我，「知道紅襯衫有相好的妓女一事麼？」我說，「當然知道，是前次起蔓先生送別會裏來的中間一個麼？」他說，「對啊，我近來方纔發覺，你

卻是很敏感的。」很贊揚我。

「那東西動不動說品性哩，精神的娛樂哩，自己倒暗地裏和妓女生關係。真是可惡東西。要是對於別人的行為寬容些，倒也罷了，卻不是因為你不過上麵店到糰子店，就說是於學校的管理訓育上有關，要由校長轉告給你注意麼。」

「嘿，照那寶貝的意思，嫖妓是屬於精神的娛樂，而天麩羅糰子，是物質的娛樂。若是精神的娛樂照理應該光明正大做的。那是什麼樣子呢！相好妓女進來了，就逃席去的，他到底還是想要欺騙人，所以是討厭。而且當人家質問他時，便說這我不知道哩，或是俄羅斯文學哩，舊詩和新體詩精神是一樣哩，想這想含糊騙人。這鼠膽庸奴，不是男人。完全是宮殿裏鴉頭的投胎轉生來的。或者竟許他的老子以前是湯島的兔子。」

「湯島的兔子是什麼？」

「總之，是不像男人的東西了。——喂，老哥你那片是還沒煮熟的，喫了會生條蟲的。」

「真麼？大概不要緊罷。而且聽說那紅襯衫還瞞了人到溫泉街的角屋，和妓女開房問哩。」

「角屋是那個旅館麼？」

「是旅館兼菜館的。所以要頂使他過不去，是當他帶了妓女到那裏去的時候，看準了，當面去責問他。」

「說看着了不是要守夜去麼？」

「唔，角屋前面有一家旅館叫昇屋的，借了那個靠街樓，可以在紙窗上戳一個洞張望。」

「守着的時候就會來麼？」

「來吧。反正一天是不行的，預備守牠二禮拜看。」

「會很疲勞罷。我當父親死的時候，有一禮拜不睡着護他，後來卻昏昏沈沈很乏力

要代天申討。」

「稍微身體疲乏了些，算得什麼。那樣的好物，若使放任他，實在不是日本的好處。我

愉快呀，若使事情一定了，我也來幫助。那麼從今夜起，就守夜去麼？」

「還沒有和昇屋交涉好，今夜是不行的。」

「那麼預備從什麼時候開始呢？」

「總在這幾天之內，我會對你說，請你要來幫助的。」

「好，什麼時候都來。我用計是不行，爭鬪卻很不錯。」

我和野豬頻頻商談着打倒紅襯衫的計略。這時寓裏的老婆子進來說，「來了學校的一個學生，他說要見堀田先生，即刻已去過貴府，先生卻不在，猜想大約在此地，就尋了來的。」在門檻的地方，屈了膝等野豬回答。野豬答應了一聲，就走到了外邊去，馬上回來說，「噲，學生來問去看慶祝勝利會的餘興不去，說今天從高知地方特地來了許多人，來跳一種叫什麼踊的，因為是很不容易看到的踊，務必去見識見識，他們這樣講，你也一塊

兒去看看罷。」野豬很高興地勸我同去。講到踊，我在東京看過不少。每年當八幡老爺的祭典，舞臺是在街上巡迴的，所以無論是汐酌是什麼都知道的。土佐兒的貓跳狗踊真不想看，我心裏雖是這麼想，可是由野豬的特地勸唆，就起了跟他去的心，走出門去。我說是誰來邀野豬的，卻是紅襯衫的弟弟。真來得奇怪，這東西。

走進會場，看見像回向院的相撲或是本願寺的法會那樣，不知有多少旒的長旗處處柱立着，還有像世界萬國的國旗都盡借了來那樣，繩線的交錯像蛛網一般把天空裏裝得非凡熱鬧。東角上設有臨時搭的舞臺，說是在那上面做那個叫什麼的高知的踊的。舞臺向右二丈地方有蘆簾的圍場陳列着活花。大眾都很佩服地看着，全是沒意思的東西。這樣地把花草揉作，若是可以喜悅的，那可以有了駝背的情人和跛足的丈夫也可以大大地誇耀一番了。

在舞臺的反對一面，頻頻放起花火。從花火中放出氣球。寫着帝國萬歲。由近着城堡的松樹上面慢慢地漂開去，落到兵營裏去了。其次又噴的一聲，一團黑塊像要射破秋

天空一般去的上昇了，卻在我頭的頂上派的分裂開，青煙像傘骨子樣的散開，長長地流在空中。氣球還是上昇。這回紅地白染着陸海軍萬歲的東西，在風裏飄拂，從有溫泉的街，飛到相生村方面去了。大概落到了觀音廟裏罷。

儀式的時刻並沒有這樣，現在是非常熱鬧了。鄉野也是住着那麼多的人，是可使人喫驚的樣子，擠擠攘攘着的。伶俐相的面孔雖不大看得見，從數目上說來卻是不能看輕的。那時出名的那個高知的什麼踊開始了。說是踊，就去想做藤間或什麼人所跳的踊，卻是大錯了。

威風堂堂的後包頭，穿着袴的人，每十個，在舞臺上排着三列，這三十人都拿着真刀是惹驚的。前後列中間隔着有一尺五寸吧，左右的間隔比這個只要短不會長的。只有一個人離開着列陣，站在舞臺的一端。這個離羣的人，袴是穿的，後包頭卻省去了，不拿真刀，卻胸前掛了一面鼓。鼓是同太神樂中的鼓同樣的。這人就發出「咿——哈——」的悠長的聲音，歌着怪難聽的歌謠，把鼓打得琴琴琴，琴琴琴。那歌調是前代未聞的怪調。想做

是三河萬歲和普陀洛合併了的東西，卻無大誤。

歌是很悠長的，像夏天的飴糖那樣沒有緊縮的，爲要有節拍，放入了擊擊，所以雖則無頭無尾的樣子，也有拍子。跟着這個拍子，三十人的刀就碧煜碧煜地閃亮起來，這又是極迅速的手法，在旁邊看着也凜凜的。前後左右一尺五寸以內有活的人，這個人也拿着鋒快的真刀合自己同樣地動作，所以若不是調子十分整齊，便要同洶相打而受傷。這若是站着不動，只將刀向前後上下揮擊，也可以沒有危險，卻也有三十人一同頓一頓腳，向橫面時候，也有呼的旋一轉身，也有屈了一屈膝。只要鄰人快了或遲了一秒鐘會削去自己的鼻頭也難說，傷了鄰人的頭面也難說。刀的揮動是自由自在的，不過這動的範圍是限在一尺五寸的方柱中間，而且非得和前後左右的人同方向同速度揮動不可。這了了不起，到底不是沙酌或關戶所能及的。間間看，說是這個要非常的熟練，像這樣的整齊合拍不是容易的事情。頂難的到是那唱萬歲節的擊擊先生。那三十人的足的移動，手的揮動，腰的屈動悉皆由這擊擊先生的拍子去號令的。旁邊看去這老鬼像頂閒散，欣

冲冲地唱着「啾——哈——」，其實卻責任很重，是非常辛苦的，真是奇怪了。

我和野豬佩服之極，一心一意地看着這踊，不道二十丈的前面突然起了嘩的喊聲，本來好好地在各處觀覽的人衆，突然間擠動起來左右衝碰。聽見有說相打相打的聲音，卻在人當中袖管底下鑽進了紅襯衫的弟弟來。說「先生又是打架，中學方面爲報今朝的怨，又要和師範那邊開戰了，請快快來。」說着又沒入人波裏面，不知走什麼地方去了。

野豬說：「真是費事的孩子，又來了，有什麼鬧頭！」避讓着逃的人急急地跑過去。不能站着旁觀，是想去壓住的意思吧。不必說我也不想逃走的。跟在野豬後面，馬上到那地點去。那是打架的正中。師範生總有五六十人吧，中學的確還要多三分樣子。師範生是着制服的，中學生在式後大抵已換了日本服，所以敵我一看就分明。但是亂紊地打着，放對了又撒開，那樣亂鬪不知從什麼地方去分解纔好。野豬現出無可奈何的神情暫時呆看着這亂雜的樣子，「這真沒有辦法。警察來了卻討厭。夾進去分散牠。」看看我這樣說，我也不回答他，忿然衝進了像是打得頂利害的地方。「住手住手，這樣亂鬧有關學校體面

的不住手麼！」發出全聲量的大聲，想衝破敵我分界線的地點，卻不能好好的做到。走進了一丈多，卻是進也不能退也不能了。眼前有比較大的師範生和十五六歲的中學生對打着。「說住手不住麼！」的撮了師範生的肩膀，要用強力去分開的當兒，不知是誰從底下拔了我的腳。我不提防到這襲擊，放脫了撮住的肩，倒橫跌倒在地上了。有用硬的皮鞋踏到我背脊上來的東西。用兩手及膝撐了從底下跳起來時，踏上來的從右面滾了下去。站起來看看二丈遠的地方野豬的大身體，夾在學生中間，「住手住手，不許打架，」被他們在推來推去，「喂，到底不行呀，」這樣喊過去，大約聽不見吧，回答也沒有。

嗖的一聲飛來的石子，着的正打中我的面頰骨上，卻又是從後面用棍子在我背上打了的東西。「當教師的也來了。打打！」的聲音喊出。「教師有二個，一大一小，拋石子呀！」有這聲音。我說「鄉野小鬼說什麼話，混帳東西！」就向着旁邊的師範生頭上擲了上去。石子又嗖地飛來。這回掠過了我和尙頭，直到後面去。野豬是怎樣看不見，這樣是沒有法子。本來是為勸阻這打架而衝進來的，卻被人棍擊哩，投石哩，就怕起來退縮回去的懦

弱漢是不做的。當我是什麼人哩！身體雖則短是在打架的原產地練習過來的大阿哥呢。就亂七八糟打過去打過來亂打着。隨後有「警察來了，警察來了，逃呀，」的聲音。本來像在藕粉羹中游泳一般地身體不能轉動，卻突然寬舒起來了。看看卻敵人我軍都退開了。那些鄉野人，退卻到也巧妙的。比克魯泡特金還敏捷的樣子。

野豬怎樣了，看看卻是紋付的單罩衫被片片撕破了，在那邊拭着鼻子。被他們打開了鼻樑出血很多的樣子。鼻子腫起了而且紅紅的，很不好看。我因為穿着緋的夾衣，雖則開染了一身污泥，卻沒有像野豬般的損害。但是面頰卻節節辣痛得不堪。野豬對我說，「你出血很不少呢。」

警察來了十五六名，因為學生是從反對方面退卻的，所以被捉牢的只有我和野豬。我們告訴了姓名，說述了一部的始終，因為說總得到警察所去一下，所以就到了警察所，在所長前面陳述了事件的顛末之後，回到寓裏。

次日醒轉來的時候，渾身痛得不堪。好久不練習打架了，所以這樣不濟了吧。這樣卻是不能自負的了，在牀中這樣想，老婆婆拿了四國新聞來放在我的枕邊。實在是看報都有一些難過，但想堂堂男子漢大丈夫，就爲了這一點，有討饒的道理麼。勉強翻轉了，俯身睡着，打開二頁來看，了不得！昨天的打架明明地登載着。登載着打架是沒有什麼了不起，卻又寫着：中學的教師堀田某，和新近由東京來的輕佻的某，二人不但嚇使溫良的學生煽起這一件風潮，而且在出事地點指揮學生，又漫然對師範生肆行暴舉。底下又記着這樣的意見：本縣的中學，從來就以善良溫順的風氣爲全國所景仰，由此輕薄二豎子之故，吾校之特色受其毀損，使全市蒙此大恥辱，吾人不得不奮起以問其責任。吾人深信，在吾人未有舉動以前，當局者定能有相當處分加諸此二無賴之上，使彼等再無在教育界立足之餘地。而且在每一個字上面，都加了黑點，是用了灸的意思罷。我在牀裏說了聲「放狗屁」，吓的跳了起來。不可思議的事情，本來身體的關節是非常痛的，在跳起來同時卻像忘了似地輕鬆。

我把報紙一擰，拋到了庭中，還是不高興，所以特地再拿去丟在糞坑裏了。新聞這種東西是專製造無根據的謠言。說世間是什麼再吹牛，卻沒有比報紙再會吹的了。我可以這樣說的話，他們都說了去。而且這新近由東京來的輕佻的某是什麼話呢！天下有姓某的人麼？想想看！我卻是堂堂有名有姓的，若使要知道系譜那從多田滿仲以來的先祖可以一個個拿出來給你拜跪。——洗了臉，面頰上突然覺得痛起來。對老婆婆說，「借面鏡子來。」她倒問，「今朝的報你已經看過了麼，啊哪？」看了，丟在糞坑裏了。要去拾吧。」這樣說了，她喫驚退下去了。在鏡子裏看見面孔是同昨天一樣創傷着。這是頂寶貴的面孔啊。在面孔上都着了傷，而且又被叫做輕佻的某，這已是穀了。

若被人說是忌憚了今天的報紙，不敢到校，是一生的恥辱，喫了早飯，開頭第一個到校去。來一個來一個都看了我的面孔發笑。有什麼好笑！又不是叫你們做起來的面孔。這中間鬼花來了，「呀，昨天你的大勳功——所謂名譽的負傷噲？」送別會時打了他而報仇的意思吧，痛烈地冷嘲起來，所以說還他，「不要多管閒事，還是去舐舐繪筆吧！」卻又

說，「那是對不起了。但是一定很痛吧。」管牠痛不痛，是我的面孔，又關你什麼事！」這樣地怒罵他一聲之後，纔走到對面自己位置裏去坐下了，但仍是看了我的面孔，和隔鄰的歷史先生講些什麼囁嚅話笑着。

後來野豬也來了。講到野豬的鼻子是紫色膨脹，挖起來一定會流出膿來的樣子。是自負的緣故罷，比我的面孔損破得更加利害。我和野豬是並着桌子貼鄰的近鄰，而且又對着這室的門，所以是運道不好的。奇怪的面孔二副湊在一處。別的人無聊的時節，一定只望着這邊來，口裏說真是無妄之災，心裏卻想這個傻瓜，一定是這樣的。若不是這樣決不會囁嚅囁嚅地講談，就喫喫地笑起來的道理。走到教室裏，學生拍手迎着。其中有二三個喊出先生萬歲。是歡迎擁戴還是被愚弄着我不知道。我和野豬這樣地成爲注意的焦點之中，只是紅襯衫照常樣子走近來說，「真是飛來橫禍，我對於你真是非常之同情。新聞的記事，也同校長商量了一下，已經去做了正誤的手續，請放心吧。我弟弟是去邀堀田君，所以惹起了這等事，實在對不起，總之我對於這件事總要幫忙的，請你們不要灰心。」

這樣說許多話，夾着一半認錯謝罪的句子。校長在第三時間從校長室裏出來，說「報上登載了討厭的東西了。事情要不鬧大纔好。」多少有點憂慮的樣子。我一點也不耽心。若是要革職，我就在革職之前先提出辭職書就完了。但是自己沒有什麼錯，而要退職，是更加助長了報館的威勢的緣故，使報館更正我硬着幹下去，纔是正理，心裏這樣想。本想回轉時順路到報館裏去談判，不過說學校裏已經去取消了，也就作罷。

我和野豬看了校長教務長的空着時間把真的經過講了一遍。校長教務長說：「是這樣罷，報館對學校懷恨着，所以故意登載了這樣的記事吧。」這樣的論斷。紅襯衫爲我們的行爲辯解着，在室中一個人一個人面前走轉來，特意說成他弟弟去邀野豬，像是他自己的過失一樣。同事的大家都說：「全是報館不好，豈有此理，兩位實在是冤枉。」

回來的路上，野豬對我說，「噲，紅襯衫臭極了，若不留心，要被他絆倒的。」提醒我，「反正是臭的，又不是從今天纔發臭起的。」這樣說了。「你還沒有覺得麼？昨天特地來邀我們出去，推我們到相打的漩渦之中，是他的陰謀詭計呀。」這樣教道我。不錯，我卻不曾想

到這地方，野豬看去是粗暴的樣子，卻是比我要有智慧，心裏這樣想，佩服他。

「這樣做了圈套，造成相打之後，就再跑到報館去叫他們登了那樣的記事，實在是奸物。」

「報都是紅襯衫麼？那是可驚了！但是報館肯這樣容易聽紅襯衫的話麼？」

「即使不聽，報館裏有了朋友是不成問題的。」

「有朋友麼？」

「沒有也不成問題，打一誑語說，事實是這般這般，就會照樣寫的。」

「利害極了。若使真是紅襯衫的詭計，我們或者要由這件事被革職也難說。」

「壞起來也許要被革職的。」

「那麼我明天就提出了辭職書回東京去吧。這樣下等的地方，拜懇我也不高興留住了。」

「即使你提出辭職書，紅襯衫也不怕。」

「這原是這樣的，怎麼樣纔使他怕呢？」

「那種奸物所做的事體，都是極意在求不留證據，拿不出證據的，所以反駁是很困難的。」

「真討厭的。那是甘受着冤枉了。真可惡。天道是耶非耶！」

「呢，再等兩三天看看情形吧。要是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只有在溫泉的街裏捉住他的「法。」

「相打這一件自管自麼？」

「對了，我們自管我們，要打中他的要害。」

「這也行吧。我是不會用計策的，萬事都拜托你。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什麼都做。」

這樣我和野豬分手了。若使紅襯衫果真照野豬所推測做了的，真是利害的東西。到底不是能用智取勝的。無論怎樣總非用腕力不行了。真是，所以世界上是戰爭不絕的。在個人也是最後要訴之腕力。

翌日，心焦地等着新聞來，披開一看，不要說正誤，連取消都沒有。到學校裏去催問狐狸，卻說，「明天會登出來吧。」到了明天六號活字的小小取消是有了。但是報館方面的正誤，當然沒有。再去和校長談判，卻說，「除此以外沒有做別的手續的方法。」校長這種東西，擺着狐狸樣的面孔，堂堂地着了大禮服，卻是意外無勢力的東西。不能使登載了虛偽記事的一張鄉野報紙伏罪。非常地惱怒起來，所以說，「那麼我一人去和主筆開談判。」

「那不行，你若是去談判了，只不過又是多登你的不好話，總之被報館所登載了的，不論是真的假的，總是沒有辦法的。除了斷念之外沒有辦法。」說了像教士說教式的訓教。倘使新聞是這樣的東西，那麼早一天把牠打壞纔是我們的利益吧。給報紙登載和受驚魚咬傷是同樣的相似的東西，今天此刻由狐狸的說明纔明白了。

那天的三日後某日的午後，野豬憤然地進來說，「漸漸時機到了，我要實行那說起的老計劃。」真的麼？那麼我也來。」立刻加入了他同盟。不道野豬卻道，「你還是不必吧。」傾了頭。問他爲什麼緣故，他問，「你會否由校長叫去要你提出辭職書？」不，沒有說。你呢？」

反問他，卻是說，「今天在校長室裏，很對不起，不過事情是不得已，請你自決，聽了這樣的吩咐」這件事。

「這樣的裁判是沒有的，狐狸大概腹鼓打得太利害，胃的位置顛倒了。你和我是一同到慶祝勝利大會去的呀，同着看那高知閃煜閃煜踊的呀，一同去阻止打相打的呀。不是麼？若說要辭職書，那麼該公平地使兩個人都同時寫來，纔是正理。爲什麼鄉野的學校是這樣不懂道理的呢？真討厭呀！」

「這也是紅襯衫的指使，我和紅襯衫由從來的關係上，到底不是能兩立的人，不過你卻被看做照現在那樣放着，也不致爲害的。」

「我難道就會同紅襯衫兩立了麼？看做不足爲害，是太輕看人了。」

「你太過分單純，所以當做放着總有法子可以糊塗過去。」

「這是更加不好，誰給他兩立呢！」

「而且前番古賀去了之後，後任因事還沒有到校，假使再把你我同時趕走了，學生

的時間生出缺擋來。功課上要發生障礙。」

「那麼想我做一做中間的過渡麼，混蛋！上你的當麼！」

翌日我到學校，進校長室，開談判。

「爲什麼不叫我提出辭職書呢？」

「咳？」狐狸是驚呆了。

「叫堀田提出，不叫我提出，有這個道理麼？」

「這是學校方面的關係……」

「那個關係是錯了的，若是我提出可以，那麼堀田也沒有提出的必要吧。」

「這卻不能說明，——要使堀田君去也是沒有法子，不過你卻沒有辭職之必要。」

真是狐狸，只並列了許多不得要領的話，但是很冷靜。我沒有法子，所以說，

「那麼我也提出辭職書吧。使堀田君一個辭職而去，我是安閒地留着，你或者能這樣想的，但我不能做這等無情義的事。」

「這不行。堀田君去了，你也去了。那是學校裏的數學鐘點全然不能上課了……」

「不能上課，也不關我的事。」

「你是不能這樣任性的。若不稍替我顧算到些學校的事情，是不行的。而且來了之後，不過一個月工夫，卻就辭職了，這對於你將來的履歷上也有關係的。這一點你也可以再想想。」

「履歷有什麼關係！情義比履歷更加重要。」

「那是正是。——你所講的都有道理。不過我講的也請你想想纔好。你若使一定要辭職，那就辭了職也可以，不過請你等到了有替代來的時候再走。總之請你再回去仔細想過一遍。」

說想過，不能想過是有明明白白理由的。可是狐狸的面孔一陣白了一陣紅了很可憐相，就答應了他再考慮的事，退了出來。對紅襯衫口也不和他交開。反正要打他，是要用足勁道着力地打纔是有味的。

對野豬講了和狐狸談判的情形，他說想來大概是這樣的。辭職書的一件，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再說，現在就這樣也不妨，所以照了他的話做。野豬總像比我要聰敏樣子，所以萬事都聽從他的忠告。

野豬到底提出了辭職書，對職員全體作了一場告別的談話，又到了海濱的港屋，可是不使人覺得，又回轉來在溫泉街的昇屋的靠街樓上潛伏着，在紙窗上挖了個洞窺探。知道這事情的只有我一人吧。紅襯衫偷着來的，反正在夜裏。而且不是深夜，有學生及其他的眼目，所以極早一定要在九點以後的。最初的二夜我也看守着到十一點，可是紅襯衫的影子也不見。第三天從九點看到了十點半，仍舊不行，捉不着實，半夜回到寓裏，再沒有這樣倒霉的事情了。四五天之後，寓裏的老婆婆開頭稍稍就心了，忠告我，「你已經有了夫人，那種夜遊還是休去做的好，啊哪。」和那種夜遊卻是不同的夜遊，我做的是代天加罰的夜遊呀。雖然這樣說，過了一禮拜還不見有一點應驗，卻有點討厭了。我天性是性急的，熱心的時節打連夜趕事也行，但是不論對於什麼，都沒有長性子。不論是怎樣的天

誅黨，厭倦卻是同樣的。第六天稍微有些不高興，第七天就想休止了。在這點，野豬卻是強毅的了。從黃昏到十二點過，眼去靠着紙窗，專一注視着角屋的圓形瓦斯燈下面。我去，他就講給我聽，今天有幾多客人，住客若干人，女人若干人，做出種種的統計來，真使我喫驚的。我說「看去不是像不來的樣子麼？」咳，照理是一定來的。」這樣說了，時時交了臂膀，嘆一口長氣。真可憐相的，若紅襯衫一次也不到此地來，野豬便要終生不能行施天誅了。

第八日七點鐘時候，出了寓所，先悠悠地洗了澡，再在街上買了八個雞子。這是防備寓所裏老婆婆的山芋包圍的方策。把這些雞子每四個放在左右的衣袖裏，把那條話起過的紅手巾攢在肩頭，懷了手走上昇屋的樓梯，開開野豬的門，就聽得「噲，有望有望，」那韋陀天尊式的臉上忽然充滿了生氣。到昨天是有些塞住了的樣子，在一旁看的我也覺得怪陰鬱的，看了今朝這一副面色，我也突然爽快起來，在未問什麼之前，先說了「快活，快活。」

「今夜七點半時光，那個叫素鵲老四的藝妓進了角屋。」

「同紅襖衫一起麼？」

「不啊。」

「那不行啊。」

「藝妓是二人一同——總像有望的樣子。」

「爲什麼？」

「爲什麼，是那種狡猾的東西，所以先叫藝妓去了，往後再偷進去也未可知。」

「這樣也難說。已經九點鐘了吧？」

「現在是九點十二分，」從腰間掏出鏤壳的表看着說了，「喂，吹熄了那洋燈，在紙窗上映出了二個和尚頭是可笑的，鬼就要動疑心。」

我映地吹熄了放在矮桌上的洋燈。由星光紙窗有一點點亮。月亮還沒出來。我和野豬拚命地把面貼着了紙窗，凝神屏息。聽得掛鐘鏘的打了九點半。

「喂，會來麼？今夜再不來，我是不高興了。」

「我只要是錢還有的時候總做。」

「說錢是有多少啊。」

「到今天止八天，付了五圓六毛。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動身的樣子，每夜結賬的。」

「這辦得不錯。客店發驚的罷。」

「客店到不管沒有什麼。我總放心不下。」

「但是你白天可以睡。」

「白天也睡的，可是不能外出真氣悶。」

「天誅也是費力的。這若是天網恢恢疏而漏之，那就糟了。」

「什麼！今夜定歸來的。——喂，看哪看哪。」這樣變了小聲地講，所以我不覺心神一領。帶黑帽子的人，從下面仰看着角屋的煤氣燈，通過了到暗地去。認錯了的。心裏想哎喲。哎喲。這時賬房裏的鐘毫不客氣地報出十點，今夜又像是不行了。

四圍是很沈靜了。妓館街所打的鼓聲，像在面前一般聽得清楚。月亮從溫泉的山背

後昇起來。路上明亮，卻在底下聽得有人聲。又不能窗中伸出頭去，所以不能看到那形像。不過像是漸漸走近來的樣子。喀哈喀哈是拖擦着駒下駄的聲音。把眼斜批去，容易看見了二個走近來的影子。

「那是不妨了，因為眼中釘是拔去了。」正是鬼花的聲音。「只是蠻勇沒有計策，所以沒辦法的。」這是紅襯衫。「那個人也有點像江戶鬼呀，那個江戶鬼倒是一個俠義的哥兒，所以是可愛的。」增加薪水不要哩，要提出辭職書哩，那無論怎樣講，總有點神經異常的。」我想開了窗，從樓上跳下去，打他們媽的一個痛快。好容易把這口氣按捺下去。二人哈哈地笑着，走過煤氣燈下面，走進了角屋。

「喂！」

「噲！」

「來了！」

「到底來了！」

「這纔安心了。」

「鬼花這畜生，說我叫做俠義的哥兒，放他的狗屁！」

「眼中釘是指着我，豈有此理！」

我和野豬要在他們的歸路，邀擊他們。但二人什麼時候出來是沒有把握的。野豬到底下去說，「今夜也許半夜裏有事要出去，不要把門上鎖。」現在想想看，到難爲他們宿店的人會允許的。差不多，就要被疑心做竊賊了。

等着紅襯衫的來是苦的，可是呆呆地等着他的出來是更加苦。睡了是不行的，始終只看了紙窗的縫隙也討厭，那樣做這樣做心裏都靜不下去，從來不曾遭到心上這樣的難過。索性闖進了角屋去，當場捉住他們，我提議野豬一句把我的提議打倒了，「即使我們現在闖進去，便說是亂徒暴客，中途要被阻止。說明了去求面會，卻推說沒有，或是領你到別的室內。即使假定趁不提防時闖了進去，也不能知道在幾十個房中的那一間。雖則煩惱，除了等他們出來之外，沒有別的法子。」這樣說了。所以好容易等到了早晨五點鐘，

耐心地。

一見二人從角屋出來的影子，我和野豬就去跟在他們後面。頭班火車還不會有，所以二人不得不徒步回到城市。離了溫泉街，有半里長的杉林，左右是田圃。通過了這路，就是處處有幾所草屋，橫在田中間，一路通到市中的土堤。只要離開了市街，不論在什麼地方追着都可以，頂好是在沒有人家的杉林路上捉住他們。不使他們覺得，隱隱地跟着走去。離了市街就放開腳奔去，像捕快一樣，從後面追上他們。把手架上驚着什麼來了轉頭來看的東西的肩上說，「慢走。」鬼花現出狼狽的氣色，想逃走的样子，所以我走到前頭去，攔住了路頭。

「當了教務長的，爲什麼到角屋去開房間。」野豬立時詰問。

「教務長就不能住角屋，有這規則麼？」紅襖衫照舊用很客氣的話，面色稍微蒼白。

「訓育上不行，麵店糰子店都說不好進去的那樣謹慎正直的人，爲什麼和妓女一同住棧房起來！」鬼花偷了空想逃走，所以我就遮住了他的去路。大聲喝問，「江戶鬼的

「哥兒是什麼呀？」不是說你，完全不是。」老着他的牛皮厚臉陪不是。我這時候纔覺到兩手是摺住着袖口的。追逐的時節，袖中的卵滾來滾去討厭，所以兩手捏了跑來。我立刻探手到袖裏，取出了二個雞子，喊一聲着，投擲到鬼花的臉上。雞子轄的碎了，從鼻頭上蛋黃達拉達拉流下來。鬼花定然是意外地喫驚，啊地喊了一聲，仰天倒下去，喊救命了。我是爲喫而買的雞子，也不是爲打而放進袖口的。只因是氣忿不過，就不容心去打，卻打中了。但是看鬼花的跌倒下來，方纔知道我的意外的成功。「這畜牲！這畜牲！」口裏喊着，把殘留的六個一起亂打過去，鬼花滿面都變了黃色了。

我在投雞子的時節，野豬和紅襯衫還在出勁地談判。

「我帶了妓女住旅館有憑據麼？」

「晚上看見你相好的藝女進了角屋的，抵賴大可以不必。」

「用不到抵賴。我同吉川君二個人去住的。黃昏時妓女進去不進去，不關我的什麼事。」

「閉口！」野豬打了一拳，紅襯衫混混盪盪了一下，「這是亂暴，這是狼藉不辨是非，而用腕力是無道理呀！」

「無道理也好，」又是拍的一下。「像你這樣的好物，不打是沒有辦法的。」拍拍地亂打起來。同時我也把鬼花重重地打。到末了二個人都跪伏在杉木根邊，動也動不來，眼睛閃閃地，也不想逃走的樣子。

「殼了麼？不殼再給你打。」二人拍撻拍撻打下了，卻說，「已殼了，」對鬼花，「你也殼了麼？」答道，「不用說，儘殼了。」

「你們是好物，所以這樣加以天誅，自此懲罰以來，當記牢，留心你們的行爲。無論怎樣巧言可以辯解，正義是不容的。」野豬說了，兩人都不出聲。或許是開口也困難之故。

「我不逃也不避，到今天五點鐘，在海岸的港屋，倘使有事，叫警察來或者什麼來好了。」野豬這樣說了，所以我也說，「我也不逃走不躲開，和堀田在一處等待，要告狀隨意去提出好了。」說完了二個人揚長地走了。

我回到寓所在七點稍前。進了屋就捲鋪蓋整行李，老婆婆發驚了，問說：「你爲什麼啊哪？」回答他：「老婆婆，回東京去帶了夫人來。」算清了賬，馬上趁火車來海岸，到了港屋，野豬卻睡在樓上。我想立時寫辭職書，卻不知寫什麼好。所以就寫了鄙人此次因事辭職，遣歸東京，應請照准，特此奉聞，這樣幾個字從郵局寄給校長。

輪船是六點鐘開。野豬和我都因疲倦，呼呼地睡熟了。到醒來已是下午二點鐘，問下女：「警察來麼？」卻說：「不來。」「紅襖衫和鬼花都沒有去告呀。」說着，二人大笑起來。這夜我同野豬就離開這醒醒的地方。船離岸愈遠，心情愈加好起來。火車從神戶一直坐到東京，到了新橋，纔覺得是到了世上的心情。和野豬就分了手之後，到現在還不會有會見的機會。

忘了要講清的事體——我到了東京，也不去找寓所，提着皮包「清回來了啊，」這樣闖進去。「啊，哥兒好，這樣快就回來了。」眼淚潑潑地掉下來。我也是太歡喜了，說：「再不到鄉野去了，在東京和清一起住了。」

後來由某人的介紹做了市街鐵道的技手。月薪二十五圓，房租六圓。雖則不是有牆門的房子，清到也是很滿足，可憐的是今年二月患肺炎死了。死的前日對我說，「哥兒，我要死了，死後葬在哥兒的寺裏，在坟中等着哥兒的來。」所以清的墓是在小日向的養源寺。

倫敦塔

二年的留學中間，到倫敦塔去遊覽，只有過一次。後來也有想再去的日子，但不實行。也有受人邀誘的時節，卻回絕了。在第一次所得的記憶給第二次打壞是可惜的，給第三次拭去更是可嘆了。「塔」的遊覽只能是一次的。

去，是到了倫敦還不久的時候。那時方向也還未十分明白，道路當然更不認識了。真是荒山裏的野兔，忽然被遺棄在頂熱鬧的市街當中那樣子。走到外邊，彷彿要被人的波浪捲去；回到屋裏，又好像火車要來衝倒牆壁，早晚都不安心。心想：要是在這響動這羣集中住上了兩年，我的神經纖維，怕要變到像鍋中的鹿角菜那樣糊爛了。對於馬克思謂爾達的退化論（Max Nordau: Entartung）像現在重新更感得極大真理似的時節也有。

而且我又不像別的日本人，有可以拿了介紹信去麻煩人家的地方，不必說也不是可以有本來在那裏的舊友的身分，所以只怯怯地靠了一張地圖指導，每日爲遊覽或爲做事而出去走。不必說火車是不搭的，馬車也不會坐的。若是利用了亂茫茫的交通機關，不知要被牠載到什麼地方去哩。在這廣大的倫敦，像蛛網般交錯往來的火車馬車電車，對於我不能給予分毫的便利。我無可如何，每在走到十字路口時，張開了地圖，在人流擠攘之中，探索前途的方向。由地圖不能明白時，問人，問人也不明白，便找警察，警察還不行時再問別的人，不論什麼人，抓住了問，喊住了問，問着了使我明白的人才歇。這樣，好不容易才達到目的地。

記得「塔」的遊覽，就在非用這方法不能外出的時候。若說，來無來處，去無去處，卻帶了些禪語的臭味，可是經過了什麼路到這「塔」，又是通過了什麼街回到寓所，我現在都還是不大明白的。無論怎樣想也記不起。不過遊覽過「塔」一事，卻是確實的。那個「塔」的樣子，現在也能清清楚楚地在眼底浮起。問以前是不知道，問以後也回答不

出。只是在忘前遺後中間的，卻毫無顧慮地鮮明。恰像刺破黑暗的電閃，在眼下一亮，見了，隨即消失的樣子。倫敦塔是像宿世的幻夢，一點那樣。

倫敦塔的歷史，是英國歷史的縮本。掩蔽着那名叫過去の帳幔，自然地裂開，把那龕中的幽光，反射到二十世紀之上的，是倫敦塔。可以看做了逆溯那埋葬一切的時間之流，而把一片的古代，漂到現代來的，是倫敦塔。人的血，人的肉，人的罪惡，結晶之後，殘存在這馬匹車子火車當中的，是倫敦塔。

從塔橋上隔着泰晤士河看着那聳在眼前的倫敦塔，便忘了自己是現代的人，抑或是古代的人，這樣忘我地專念眺望着。雖說初冬，卻是閑靜的日子。天空像攪掬了的灰水桶一般的顏色，低低的掛覆在塔的頂上。看去像溶了牆泥樣的泰晤士河的水流，似乎不起浪不出聲在用勁地蠻流。一隻帆船，航過塔下。因為在沒有風的河上使帆，那不規則的三角形的白翼，好像總是停在一處地方。二隻大的傳馬船上來。只有一個船夫在艙上搖櫓，這也近乎不動。塔橋的欄干邊，白的影子在翩翩閃動，大概是白鷗吧。四圍看轉來，到處

都幽靜，像沈悶的樣子，是睡着的。都是過去的感味。而在這中間，像輕蔑二十世紀的樣子，冷然站着的是倫敦塔。火車動，電車動，滿面露出只要歷史繼續的時候，只有我是這樣站着的神氣。這偉大的樣子，像從新更加使我喫驚。這建築俗稱做塔，不過塔單是一個空名，實在是由許多城樓所合成的大地城。並着高聳的城樓，有方的，有圓的，有種種的形狀，都是陰森森的灰色，彷彿發願要傳前世紀的紀念，直到世界末日。把九段的遊就館用石造，再二三十個堆在一處，用放大鏡看去，或可以做成同那「塔」相近的東西吧。我還是眺望着，惘然地站在灰碧色的水分所飽和的空氣中，悠然地眺望。二十世紀的倫敦，從我心裏漸漸消失，同時眼前的塔影在我腦中描出幻像一般過去的歷史。感着像早朝起來啜的濃茶所透起的煙霧中，曳着未睡夠的夢的尾一種樣子。停一刻，怪着好像有從對面伸過來的一隻長手拉我去。本來一動不動停立着的我，突然起了要渡過河到塔去的心思。那長手更加着力地拉我。我立時移動脚步，走上塔橋。那長手狠狠地拉。渡過了塔橋一氣跑到了塔門。一刻之間，這三萬坪大的過去的磁石，吸引了在現代浮遊的這片小鐵屑。進

了門回頭看時

要到憂愁之國的進這門來。

要遭永劫的阿貴的進這門來。

要伍於迷惑的人們進這門來。

正義感動高上的主，神威最上智，最初愛成我。

我前無物，只有無窮，我是祕着無窮的。

進這門來的人啊，把一切希望捨棄。

這些句子好像是刻在什麼地方的。我在那時候已經失了常態了。

走過跨在乾濠上的石橋，有一塔在前方。這是圓形的石建築，像火油箱子模樣，如同巨人的門柱一般屹立左右。鑽過連絡牠中間的建築下面，走向前去。此地就是叫做中塔的。再向前些，左邊聳峙着鐘樓。鋼鐵的盾，黑鐵的冑，像蔽野的秋陽，知道是敵人遠方近來了，打樓上的鐘，星都暗黑的夜，趁着在壁壘走動的哨兵的不備逃走出去的囚人，從倒着

跌下去的火把的影子中，消失在黑暗裏的時節，也打樓上的鐘。心傲市民反對君王的非政，像蟻一般地堆聚在塔下，喧嘩吼鬧時，也打樓上的鐘。有了什麼事，一定打樓上的鐘。有時再三地打，有時再四地打。祖來時殺了祖也打。佛來時殺了佛也打。霜的朝晨，雪的夕晚，雨的白天，風的黑夜，不知打了多少次數的那口鐘，現在是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我仰頭看那延滿蔓藤的樓屋時，已經寂然地百年不發聲響了。

再稍前進，右邊是逆賊門。門上聳立聖托摩士塔。逆賊門這名詞就可怕。古來活活地埋葬在塔中的成千罪人，都是用船護送到這門口來的。他們離了船，一進了這門，就不會有塵世的陽光再照着他們了。在他們，泰晤士河是陰陽界的河，這門是到冥府的入口。他們受淚的浪的振動，被搖到這像洞窟樣暗淡的拱廊之下。像張着口等小魚撞進來的鯨的姿勢。船一到這地方，就發出噦的軋聲，同時堅厚柏板的門，把他們和塵世的光永遠地隔絕了。這樣他們就成了宿命的鬼的餌食。明日被喫麼？後日被喫麼？或是十年之後被喫麼？除了鬼以外，誰都不知道的。在這門前礙繫的那船中坐的罪人，在路上心中不知是怎

樣的漿搬動時，水滴緣了船邊滴下時，漕人的手動時，一刻刻覺得生命的受到削吧。白鬚掛到胸口，穿着寬博的黑長袍，蹣跚地從船裏上來。這是大主教顧冷模。青包頭深深扣到眉際，天青色的絹衣下面，扣着鑲子鎧的那個體面的男子是魏芝吧。這個更不打話就從船邊跳上來。帽子上插着美麗的鳥羽，左手掛了金柄的長刀，用銀的扣子新裝飾的鞋，輕輕地舉足踏上石階來的，是洛梨吧。我窺探陰暗的穹門之下，想前面有沒有洗潑石階的波光呢？探出頭去。沒有水。逆賊門和泰晤士河自從堤防竣功之後，全是不生關係的了。吞下了幾多的罪人，吐出了幾多的護送船的逆賊門，要從那微波潑洗的門脚去聽到古昔的殘音是不可得了。只有對面的血塔還在牆壁上垂下一個大鐵鑲。說從前的船是纜在這鑲上的。

左轉灣進血塔的門。從前薔薇戰爭時，幽閉無數的人，是在這塔。砍人像割草一般，殺人像宰雞一般，積屍像干魚一般的，是在這塔。叫做血塔不是無理的。在穹廊底下，有像警察棚一樣的箱子，傍邊站着戴胃形帽子執槍的兵。雖則面孔像石頭一般生硬，卻是希望

快些交了班，到老地方喝一杯去，再去白相相的那一種樣子。塔的壁是用不規則的石頭堆起來砌得厚厚的，所以表面決不是平滑的。隨處絡緣着藤蔓。高的所在有窗，因為建築大了的緣故吧，看上去是很小的。好像嵌着鐵格子的樣子。心裏在和情婦訕戲的哨兵像石像一般地立着，傍邊我攢眉翳手，仰望這高的窗。幽微的日光，透過了格子照着古代的顏色玻璃，閃閃地射出反光。即時展開了像煙霧一般的幕，空想的舞台清楚地出現了。窗的後面挂落了厚厚的帷幕，室中白天也是昏暗的。對着窗的牆，是不施什麼髹漆的，裸出的石塊，和鄰室堆壘着到世界末日也不會變動的隔障。不過中間有七尺見方的地位，由暗色的壁衣所掩蔽。壁衣底子是紫醬色，花紋是淡黃色，一個裸體的女神像，和像周圍的渲染，是一種織成的光樣。石壁的橫邊擺着一張大眠牀，厚柏木的心也要刻透地深深地彫着葡萄，葡萄的藤，葡萄的葉子，只是手足所接觸撫摩着的地方是光滑而有反光。在這眠牀的一頭，有兩個小孩，看去是一個十三四歲，一個是十歲光景。年小的坐在牀邊，半身倚着牀柱，兩足無力地下掛着。右肱與傾側的頭，一同向前靠在大些孩子的肩上。年長的

小人，膝上開着有金飾的大書冊，右手擱在翻開的紙面上。是像由象牙所揉軟的一樣美的手。二人都穿着烏鴉一般黑色的衣服，那皎白的膚色更加顯目。從髮色眼色以至眉端鼻緒再到末的衣裳，二人差不多是同一樣子的，因為是兄弟之故吧。

兄用優雅清越的聲音，念膝上的書。

「祝福在自己的眼前想起自己死的樣子的人。每日每夜我都希願着死。不久便到主面前去的，我還怕什麼……」

弟用可憐相的聲音念一聲「阿們！」剛這時候，遠地吹來的冬風，撼這高塔，像牆壁都要倒下樣的呼的一聲高嘯。弟是嚇的倚身，把頭重靠在哥的肩上。像雪一般白的綿被的一部份，嗜地漲了起來。兄再讀。

「在朝上想晚前要死去。在夜裏不要當做能活到天亮。覺悟才是可尊的。難看的死相是真可恥的……」

弟又念了聲「阿們！」那聲音是顫抖着的。兄靜靜掩了書本，走到小樓邊，想去望外

邊。窗太高了，看不到。搬了牀儿，站在那面。在包蔽千里的黑霧中央，醜陋地映着冬天的太陽。像屠殺了狗的鮮血所染的樣子。兄轉頭向弟說，「今天也是這樣地過去了麼？」弟只回言「冷呀。」只要留了我們的性命，真個把王位讓給了伯父也可以。」兄像獨語般說。弟只說，「要見見母親呀。」這時候對面掛着的壁衣上織成的女神裸體像沒有風也飄飄地動了二三次。

舞台忽地迴轉。看去塔門之前一個穿黑衣喪服的女人悄悄地站着。面色灰白而憔悴，卻是有品格的貴婦人樣子。那時發了鎖鐵相磨聲，呀地一聲開門了。裏邊走出一個人來，恭敬地向婦人行禮。

「允許會見麼？」女問。

「不。」男像哀憐地回答。「千個想給您會見的，這可是公家的法規，沒有法子的，請斷了念頭吧。要我送人情原不是難事，不過」突然噤了口，四圍看看濛濛忽地浮起了鷗鷗。

女把項間的金鎖鏈解下來遞給男道，「只一回兒讓我探窺一回吧。女人的懇求你不允許，不是太心硬麼？」

男把鏈繞在指頭上，沈思的樣子。鴉鴉地一聲又沈下了水去。稍隔一念說，「獄吏不能破壞獄規。您的小爺們都無恙，康強地生活着。請放心回去吧。」說罷，把金鏈送還。女一動也不動。只有鏈掉在鋪石上鏘然發響。

「無論怎樣見不成麼？」女問。

「實在對您不起。」獄吏斷然地說，

「黑暗的塔影，堅硬的塔壁，冷酷的塔人。」這樣說，女人唏噓地啜泣。

舞台又變了。

一個高身材黑裝束的影子，在中庭的一角出現。像冷苔的石壁中間嘶的跳出來的樣子。站在夜和霧的中間朦朧地四圍着轉來。等一歇，又是一個同樣黑裝束的影子從陰暗裏湧出來，仰視高樓屋角上的星影。身長的人說，「天是晚了；」「白天是不能給人見的。」

另一個人回答，「殺人的回數也不少了，卻從沒有像今天的難忍。」高的影向低的說，「壁衣後面聽二人談話的時候，真想住了手回去的。」低的真心說，「絞的時候像花朵一般，嘴唇是慄慄地顫着啊；」玉琢一般的額上也暴起了青筋；「那鳴聲還在耳邊的樣子。」黑影再在黑夜裏消失時，城樓下的時鐘堂堂地鳴了。

空想跟這鐘聲破了。本來像石像般站着的哨兵，已擗上了槍在石板上各督各督地走着，卻仍是幻想着和女人挽手散步的光景。

穿過了血塔，走向前去有一片清曠的空地。頂中央稍高，高地方有白塔。白塔是塔中最古的，是從前的城樓。縱十二丈，橫十丈，高八丈，壁厚一丈五尺，四角聳起方樓，處處還殘留着諾曼時代的槍眼。一千三百九十九年國民列舉三十三條的罪狀，迫李卻第二讓位的，是在這塔中。站在教士貴族武士法官的面前，他向天下宣告讓位的，也是在這塔中。那是受讓的亨利站起來在額上胸前劃了十字說，「由父子聖靈的名，我亨利，由我正統的血，慈惠的神意，親愛朋友的助，我襲受這大英國的王冠與王統。」至於前王的運命是沒

有人知道的了。他的死骸從磅得弗拉克得城移到聖保羅寺時，二萬的羣衆圍繞了他的屍身，被他憔悴的面影所驚倒。或人說，八個刺客圍住了李卻時，他從一個的手裏奪了斧，斬了一個，倒了兩個，可是喫了哀克司登從背後來的一擊，終於飲恨而死了。或人仰天說：「不然，不然，李卻是自己斷了食餓死的。」無論怎樣都不十分是好的事吧。帝王的歷史是悲慘的歷史。

樓上的一室傳說是從前華爾脫陸梨當幽囚之際草萬國史的地方。就想像他那個默想的樣子，穿了哀理沙式的短褲，絲襪子在膝上打結的左足擱在左膝上，鵝毛筆的尖端停在紙上面，稍微傾着的頭。但是不能看那屋子。

從南面進去走上螺絲形的扶梯，便是有名的武器陳列所。像時時去拂拭的，都在閃閃地發光。在日本時，只從歷史和小說上所知道一直不得要領的東西，這回一件件明白了，非凡快活。但快活不過是暫時的事情，現在已全忘卻了，還是一樣的。只有甲冑還記得的。其中實在覺得是很好的，記得確是亨利第六着用的東西。全體是用鋼鐵打造的，處處

施着彫儼。頂可驚是牠的巨大。用這副甲冑的人至少須是身長七尺的偉丈夫。我正佩服着，在仔細看這甲冑，卻來了咕咯咕咯的足音，走到身傍。回頭去看看卻是 Peefator。說 Peefator。好像是始終喫牛肉的人，但是不然。他們是倫敦塔的看守。戴着像踏壞禮帽的帽子，穿了美術學校學生式樣的制服。大袖的前端括起，腰束了一條帶。衣上也有花紋。花紋不過是像蝦夷人所穿短靠上有的極單純的直線夾着組成了方形的。他有時也拿着槍。短刃的柄端掛下一簇毛，像在三國志裏所出現的槍一樣。那一個 Peefator 站在我後面。他是一個不十分高，身體胖胖而有白鬚的 Peefator。「你可是日本人？」微笑而問。我不覺得是和現在的英國人談話。感着他從三四百年前偶一露面，或是我突然衝進了三四百年前的樣子。我不作聲，微微點頭。說到這裏來，所以跟了他去。他用手指着日本製的古甲冑，眼中表出見了麼的神氣。我又不響點頭。他說明這是由蒙古獻給卻爾第二的。我第三回點頭。

出了白塔到卑興塔。途中並排着那戰利品的大砲。這前面有一塊地用鐵柵圍起，在

鏈的一部上掛下一塊牌子。看看卻寫着處刑場遺跡。二年三年更長有十年關鎖在不見天日的地下暗室裏，一朝忽然拉出來到了地上，卻不過是去放到比地下更可怕的這一塊地方來。見了久別的青天，也沒有工夫覺得快樂的時候啊，還是目眩而不能辨別映入眸子的色相的時候，大斧的白刃砰地切了三尺的空間。流出來的血是在活着時已經冷了的吧。有一隻烏鴉下在那裏。蜷縮着翼尖出了灰黑色的嘴看人。像是百年碧血的遺恨凝結成了這怪鳥的姿體，長長守着這不吉之地的樣子。風吹着榆樹颯颯地響動。看去樹上也有烏鴉。隔了一回又飛下了一隻來。不知從什麼地方來的。傍邊卻站着了一個帶着六七歲小孩子來的女人，也看着烏鴉。希臘式的鼻，像溶化了真珠一般的麗目，雪白的項頸所成曲線的灣折，動了我心不少。小孩仰頭看女人。「烏鴉烏鴉」珍奇地說。又說「烏鴉像冷的樣子，給牠麵包」這樣的要求。女人冷冷地說，「那烏鴉不要喫什麼的。」孩子問「爲什麼？」女人長睫毛底下飄浮的眼光，注視了烏鴉說，「那烏鴉有五隻，」只說了這話，不回答孩子。好像一個人在想什麼似地悟靜。我就疑心了這女人與那烏鴉或有不

可思議的因緣。她說烏鴉像說自己的事，只有三隻烏鴉她又斷言五隻。離了奇怪的女人我走進卑興塔。

倫敦塔的歷史是卑興塔的歷史，卑興塔的歷史是悲慘的歷史。十四世紀後半，愛德華第三所造的這三層的塔，走進那第一層的屋中，當進去的剎那，在周圍壁上就可以看見百代遺恨所結晶成的無數的紀念吧。一切的怨一切的憤，一切的憂與悲，和這怨這憤這憂與悲的極端所生的慰藉，共成了九十一種的題辭，現在還是使見了的人寒心的。用冷冷的鐵筆，把自己的不幸和運命，留下在天地之間，彫刻在無情的石壁上的那些人已葬在無底洞窟的過去了，只空留得文字長存在人世間。這不是他們在自己愚弄自己麼？世上有反語那一種東西。說黑是白的意味，說小是使人想大。一切反語之中，不是有意的殘留到後世的反語，是沒有再猛烈的了。說墓碑，說紀念碑，說賞牌，說綬章，這些東西存在以上，不過空由那物質去追想那過去的面影。以為我去了，傳我的東西殘留着，這是忘了殘留着的是引起哀悼死去的我的媒介物，而不是我自己留存着的意思。把反語傳到未

來之世去嘲那如同泡沫的一生。我死時要不留遺囑。死後也不要建什麼墓碑。把肉骨燒成粉屑在西風強烈之日，叫人把牠散飛到大空裏去吧。心裏這等等空費力。

題辭的書法原來不是一樣的。有的趁着閑工夫用端正的楷書，有的因性的急或心煩紛亂地在壁上刻劃那潦草的字。還有的刻了自家的紋章在其中彫那古雅的文詞，有的先畫了盾形，再在其中殘留難讀的句子。像書法的相異，文字也不是一種。英文不必說，也有意大利文，拉丁文。左側刻有「我所望在基督。」這是教士巴斯婁的句。這巴斯婁是在一千五百三十七年斬首的。那傍有 *John Decker* 的署名。段干不知是什麼人。走上扶梯，見門口有 H. O. 的字樣。這也只有打頭字母，看不出來是誰。那裏稍隔些的地方，有很綿密的東西。先在右端畫一個十字架，飾着心臟形，傍邊刻了骸骨和紋章。稍走近些，看見在盾中彫着這樣的句子。「運命使我空向絕望訴苦。時光又摧。我的星象也悲傷對於我的冷酷。」底下是「尊一切人。愛一切衆生。畏神。敬王。」

想像寫這些的人的心裏是怎樣的。說世上是什麼頂苦，是沒有比無聊再上了。必有

比意識內的無變化苦了。沒有比可以動作的身體被眼所不見的繩所縛不能動彈再苦的了。說活着就是能活動的意思，若是活着而被剝奪了這活動，和被奪去了生活有同樣的意味，自覺了這個的被奪，是比死更加難受。在這壁的周圍，這樣塗抹的人，都是嘗了這比死更難受的味了。盡能忍耐的限度，盡能打熬的限度和這苦痛對戰之後，到了坐也難站也難的時候，才用釘的斷頭或尖的爪甲，在無事之中求事做，於太平中洩不平，在平地上起波瀾的吧。他們所題的一字一劃，是做盡了號泣流涕以及自然所容許的一切排悶手段之後，還不會壓足本能的要求，而無可如何才去做出來的結果。

再想想看，活着了就不能不活下去。不是說一定怕死，只是不能不活。不能不活是耶穌孔子以前的道，也是耶穌孔子以後的道。不要什麼理由的，只是要活，所以不能不活。一切人不能不活。繫留在這獄中的人，也從了這大道不能不活。同時他們卻眼前橫着該去死的運命。如何才能活去是時時刻刻在他們胸裏所起的問題呢。一次進了這室是必死的。活着再見天日的人是千人中不得一人的。他們遲早總得死，但是互古今的大真理叫

他們要活，叫他們無論怎樣活去。他們不得已磨他們的爪。用尖銳的爪在堅硬的石上劃個一。劃了個一之後真理還是照舊在他們耳邊囁嚅說話啊，說無論怎樣總得活下去啊。他們等剝傷的指甲痊癒了再劃個二。預期着明朝由斧頭而飛肉摧骨的。他們祈願在堅冷的壁上成一成二成線成字而活下去。壁上所殘留的縱橫的疵痕，是執着於活的魂魄。我的想像達到這裏時，室內的冷氣像從背後的毛孔裏透進體內的樣子，不覺抖戰。這樣想了覺得壁上潮溼的樣子。用手指去一摸，是滑膩膩地。看看指頭是鮮紅了。壁角裏滴瀝地滴着露珠。看看地板上，那點滴的痕跡連續着不規則的鮮明的紅紋，像是透出了十六世紀的血來。從壁的裏面，那嗚咽的聲音也還聽得。嗚咽的聲音漸漸近起來，卻變化成夜間漏出來的淒愴的歌聲了。這裏是通到地底下的窖穴，有二個人在裏面，從鬼國吹來的風，透過了石壁的隙縫，搖着小小的燈火，平常就暗黑的房室的屋頂和四壁，都佈滿煙油的渦動的樣子。微微地聽得的歌聲，自然就是窖中的一人所發的。唱歌的人是高捲了衣袖大斧把在轆轤的砥石上用力磨。傍邊還拋出了一把斧，由風的勢頭，那白刃閃閃

發光，別的一個人是交了臂站着看，砥石的轉動。從濃鬚中露出他的容顏，被火光照見半面。照着的部分像染滿泥污的胡蘿蔔一樣的顏色。「這樣地每日從船裏解送來，劊子手也好生意呀」生髯的說。「真的，磨磨斧頭也喫力相」歌的人答。這是一個眼睛凹下的炭色的矮人。「昨天做了一個好看的哪」鬚可惜地說。「唔，面孔是好看，頸骨卻非凡硬。爲了她，你看，這刀口是缺了一分」說着狂轉那轆轤。唏唏地響着，劈劈地發出火星。磨的人直起了喉嚨發聲唱了。

切不了是該的，噲，女人頸項上有戀愛的遺恨哪。捲折那刀口。

唏唏的響聲之外，什麼都聽不到。火光由風的煽動，射照了磨的人的右頰。像煤上流紅的樣子。「明天輪到誰？」隔了一回鬚問。「明天就是那個老太婆了」冷淡的回答。生出來的白髮，染着的是蕩氣，砍下了頭來卻染那鮮血。

高聲地這樣歌着。轆轤唏唏地轉，火星劈劈地爆出。「啊哈哈得了吧」把斧舉起來在燈光中看那刀口。「只有老太婆沒別個麼？」鬚又問。「還有說起的那個也要做了」

「可憐相，要輸到了麼？真可憐！」卻又說「雖是可憐，卻也無法可想。」向了深黑的屋頂空嘯。

忽時，地窖，劊子手，燈火一時消失了，我是茫然地站在卑興塔的中央。忽然又看見了先刻要給烏鴉喫麵包的孩子站在我傍邊了。那個怪女人也照舊跟着他。孩子看了壁發驚似地說「那邊畫着隻狗。」女人照老樣子，還是過去的大神一般決斷的口調說「不是狗。左邊是熊，右邊是獅子，這是達特萊家的紋章。」實際我也是只當狗或豬的，聽了這女人的說明，更加覺得她的奇怪了。這樣說起來，此時講達特萊的詩節，那語調之中有無形的力量，好像自己報出她的家名來一般的。我屏息凝視那兩人。女人還繼續他的說明。「刻這紋章的人是約翰達特萊」像約翰是她弟兄一般的口調。「約翰有四弟兄，那弟兄由刻在熊和獅的周圍的花草也可以知道。」看去正是有四種的花朵，不知還是葉子，像油畫的框子一般繞了熊和獅子而刻着。「這裏是A corns，就是指安倍羅斯（Am-prose）的。這裏是Rose，是代表祿倍脫（Robert）的。下面描着的是耐冬了，耐冬也叫做

Honeysuckle 所以是亨利(Henry)了。左邊的上面是 Geranium 這是 G……」這樣說就沉默了。看去那像珊瑚一般的嘴唇，好像感了電氣，在慄慄地顫抖，像蛇向着老鼠的舌尖那樣子。隔了一回又朗朗地讀出那紋章下所寫着的題辭。

Yow that the hearts do wel behood and see,

May deme with ease wherefore here made they be,

white borders wherein……

4 brothes' names who list to serche the ground.

女人像出生以來每天背誦着這些句子當做日課的，用那樣的一種爛熟的口調去讀完了。老實說，那壁上的字很不容易看，像我就鳩首凝神之後也一字都不認識。我益加覺得這女人的怪誕。

很覺得心情惡劣起來，走過了先跑出去。走過有槍眼的角，看見亂七八糟的寫着的，不知是文字還是花紋當中有規正的筆劃寫着小小的絳「Jane」一字。我不覺在這前

面站定了。讀過英國歷史的不會不知道絳葛雷的名字吧。也沒有不爲了她的薄命與悲慘的最後灑一掬同情之淚的吧。絳爲舅與所天的野心，把無罪的二九芳春毫不憐惜地賣給了刑場。橫遭蹂躪的白薔薇的花蕊所透出的難以消放的幽香，始終給讀史的人一種懷念的。使得懂希臘文讀柏拉圖的一代碩學阿斯剛爲此而驚心結舌的逸事，爲想像有詩趣的這人物的好材料，一定在什麼人腦裏都保存着吧。我站在絳的名字前不動。說不動寧可說是不得動。空想的幕已經展開了。

起初雙生了霧霞，看不見東西。然後在暗中一點拂的點上了火。那火漸漸大起來就覺得有人在中間行動的樣子。這也漸次明白起來了，正像去校正望遠鏡的焦點那樣，很清楚。其次這景色也大起來，也從遠處近來樣子。留了心看去，一個青年女子坐在當中，右邊立着一個男子。正想好像二個人都見過的樣子，忽然颯地又近了來，在三四丈前停了。男的是先前在地窖中唱歌的那個凹眼炭色的矮子。磨好了的斧托在左手，腰間掛下了八寸長的短刀，狠霸霸地站着。我不覺一驚。女人白巾包掩着眼，兩手像探索載頭的磴

那種風情。戴頭的磴有日本的劈柴磴那麼大，前面有鐵環。磴前面散亂着稻草大約是去防流出來的血吧。背後的壁靠憑着哭倒的二三個女子，許是侍女吧。翻出白皮裏子的法衣曳了長踞的教士俯首引了女子的手向磴的方面。女人穿着雪白的衣服，散着到肩邊的金髮時時像雲般搖動。忽然看到了她的面孔，真喫驚了。眼睛固然是看不見的，眉的形，狹長的臉，以至婉約的頸項，都和先前見的女人一樣。不覺想走近去，卻是脚下一步也不能動。女人終於摸着了斬頭磴，放平兩手。唇便慄慄地顫動。和先前給孩子說明達特萊的紋章時不差寸分的。稍停頓她頭問，「我夫基爾福達特萊已歸天國去了麼？」透過肩邊的一搖頭髮動了一動。教士回答她說，「不知。」又說，「還沒有入真道的心麼？」女冷冷地回說，「真道是吾夫與吾所信之道。你們所說的才是邪道是偽道。」教士什麼也不說了。女人用稍平靜的調子，「吾夫若在前追去，若在後領他去，踏了正道到神的國去。」說完了，頭像落下來一般倒在磴上。四眼炭色的矮子那劊子手像沈重地啜的舉起那斧來。像我的洋袴上也濺着了三三點血，忽然一切的景象都消失了。

四圍一看，伴了孩子的女人不知到了什麼地方，已經去得影跡都沒有了。像着了鬼迷的樣子茫然地出塔。歸路又走過鐘塔下面，軋以福克斯像閃電一般從高窗裏探出頭來。「再早一點鐘才……這三根火柴不生效用實在可惜」也聽見了這樣聲音自己也覺得是頭腦有點異樣了，子子地出了塔。渡了塔橋回頭望去，這北地的慣例吧，這一天也不知從什麼時候又下雨了。像糖粉從紗篩細孔中漏出來的靡雨，溶化入了滿都的黃塵和煤煙，濛濛地封鎖了天地之間，其中像地獄的影子一樣屹然高聳的就是這倫敦塔。

莫名其妙地回到了寓所，對房東說今天去遊覽了「塔」來了，房東說有五隻鴉吧。咦這房東也是那女人的親戚麼，心下大驚，主人卻笑說「那是獻納的烏鴉，從前就餵在那邊的，缺了數立刻就去補足，所以那裏的鴉，總是五隻的」很不費力的說明了。因此我空想的一半在遊覽倫敦塔的當日就打壞了。我又對房東講壁上的題辭，主人輕渺地說「唔那些鴉塗麼？真是沒道理的事，把很好的地方弄得一個不成樣子了。」什麼罪人的鴉塗是不能作準的，有許多還是假的呢，真是冷然的樣子。我再講碰見那美婦人，我們所

不知道的事，和到底辨不清的字句，那婦人卻很流暢地讀出，我很稀奇地講着，主人卻用很輕蔑的口調說「這是當然的。大家到那裏去的時候，先看了指南，知道這一點也沒有什麼可以驚呀的，說女人很好看？——倫敦好看的女人不少呢！」不小心是危險呀！這樣跳到了奇怪的地方。這樣我空想的後半又打壞了。主人是二十世紀的倫敦人。

這篇雖像事實一般寫着，過半實為想像的文字，希望讀者存這一個心去看。塔的史實中時時想選戲曲的有趣味的事件插入去，但弄得不好所以處處露出不自然的痕跡其中伊利沙白（愛得華第四之妃）來看探幽閉中的二王子，與刺殺二王子的刺客的述懷，莎士比亞史劇李卻第二的中間也有。莎翁寫克勞倫司公爵在塔中被刺用正筆，寫王子被絞殺的模樣用仄筆，借刺客的以表出裏面的樣子。以前讀此劇時，覺得這一點很有趣味，所以現在就襲用這趣味向。但對話的內容和周圍的光景，當然是由我的空想所臆造與莎翁一無關係的。再說關於劊子手磨斧的一節，這完全是安斯瓦次的小說「倫敦塔」中的趣向，我一點也沒有創意的。在安斯

瓦次的作中，述斧刃由斬紗利斯倍爵夫人時而生缺口。我讀此書時，那敘述斬頭用斧的折刀，劊子手去磨礪的景色，不到一二頁多，而很覺得有興味。而且磨着又冷然地唱那亂歌，雖則不過十五六分鐘的事，很能增加全篇的活動，發生戲曲的效力，非常感着趣味的，現在就踏襲了那趣向。但歌的意味和文句，二人的對話，及暗害的光景一切趣向以外的，都是由我的空想構成的。現在再把安斯瓦次的獄吏的歌介紹在下面。

The axe was sharp, and heavy as lead,

As it touched the neck, off went the head!

Whir—whir—whir—whir!

Queen Anne laid her white throat upon the block,

Quietly waiting the fatal shock;

The axe severed it right in twain,

And so quick—so true—that she felt no pain.

Whir—whir—whir—whirl!

Salisbury's Countess, she would not die

As a proud dame should—decorously.

Lifting my axe, I split her skull,

And the edge since then has been notched and dull.

Whir—whir—whir—whirl!

Queen Catherine Howard gave me a fee—

A chain of gold—to die easily:

And her costly present she did no rue

For I touched her head and away it flew!

Whir—whir—whir—whirl!

原想把這全章譯一下，卻總譯不好，而且怕太長了，就不譯。

二王子幽閉和絳的處刑的敘述，那有名的度拉洛希的繪畫，給我不少助力，一言以表謝意。

從船中起來的囚人中間有魏芝，那是有名的詩人之子，爲了絳舉義兵的人，因父子同名易混故表出之。

塔中四邊的景物若再描寫精細些，對於讀者介紹塔的本身，自然引起其腳踏實地之想實是必要。惟遊覽當時，並非以做此文爲目的，而年月經過既久，實不能記起其清楚的景色。因之往往重複着主觀之句，恐有時或將引起讀者之不快，但事實如此，實屬無法。

鷄頭序

小說的種類，可以由分的樣子，而成爲種種，所以西洋人在批評西洋人所作的作品時，曾爲便利之故，造出了許多名詞來。如傾向小說，理想小說，浪漫派小說，寫實派小說，自然派小說等等，都不過把從來的述作爲材料，認出牠顯著的特色，而從之以分類罷了。不能說種類這樣就完了。倘使換了個觀點，要發見個新名稱，也非難事。況且以後的作品，如不能滿足於反覆舊有的傾向，由時代，地方及作家的性癖及發展的希望而別開生面以爲推移，那麼什麼派什麼主義的許多稀稀奇奇的名詞要繼續地出現，也是當然的。

要把虛子的作品，一括而說牠屬於什麼派的，把他挨到在來所有的範圍之內去，我是不願意做的。這並不是說虛子的作品多趣多樣，到底沒有法子來概括之意。也不是說虛子是空前的大才，在來西洋人所用的分類語，是沒有資格來冠蓋他的作品的意思。當

讀虛子的作品時，我忽然觸發了一個思想，天下的小說可以區別爲二種類，想關聯於那區別，而談談虛子的作品。

所謂小說的二種類，卽有餘裕的小說與無餘裕的小說。不過只這樣說，是不得要領的，而且在言詞之間，好像還含有褒貶之意，所以有說明之必要。

有餘裕的小說，卽如名所示，是優遊不迫的小說，是避開「非常」二字的小說，是便衣的小說。借了現下所流行的話說起來，在有些人所鬧着的觸與不觸之中，是不觸的小說。不必說，所謂觸與不觸，字義也極曖昧，而且我所用的也就是照世間一般人所用着的籠統的意味，所以對於這名詞，我不能負什麼責任的。因爲想，依照有些人所用着的意味，而說不觸的小說，是頂容易理解，所以雖則曖昧，也特地借用了這字面。因此，就把字的定義，作爲大家已經有了默契，而有些人卻以爲不觸便不成小說。因此我特牠造出一種不觸小說的範圍來，而主張不觸小說不但與觸的小說同有存在的權利，而且可以收同等成功。

若不把不觸小說的意味再稍加說明，我的意思怕不能貫徹。我講述自己的意思，求讀者首肯了我的這樣解釋小說也是可以已足。並沒有挑鬪的意思，即使有人來爭論，也不想應戰。所以要照想着一般說出來，不受人家的誤解。

在個人的一身上，或一國的歷史上，有由相互的關係（不論是利害問題，德義問題，或其他種種問題）而起死活關係的大事件。於是渾身全國，全貫注於這事件了。像普通的人，做着行屎走尿的事體，而到了逆上得到做着不做都不覺得了。上回，一個友人來講過這樣的話：在小田原有風暴時，村上的漁船有二三隻在海面，無論怎樣不能衝過了浪頭回到岸邊來。全村的人，都到海灘上來，舉了火，一眼不瞬地看着在波浪中上下的船。從此地拿了繩，越過了浪頭，投擲到那邊的船上，使得能拉着了繩回到陸上來，是他們的目的。不過這樣的目的不能達到，從晚來到次日下午的三點鐘，全村的人都在海濱上，佇立在風雨之中。可是在這長時間之中，卻沒有一個人開口說話，也沒有一個人喫什麼點心過的。到了這程度，便是連行屎走尿都不做了，是無餘裕的極端，是大大的觸到了。同時，

除眼前焦眉的事件以外，什麼都看不見，世界是很單調了，平面了，打翻身都做不成那樣地狹逼。這樣，原也不妨，但，只有這樣才是小說的話怎麼說？世間是廣大的，廣大的世間的生活法也有種種。隨緣臨機於種種的生活法而享樂，而觀察，而玩味便是餘裕，有了此等餘裕而後產生的事件，及對於這些事件的情緒，依然仍舊是人生，是活潑潑地人生。有描寫的價值，也有閱讀的價值，與觸小說同是小說。也許有人說淺薄，在淺薄一點，我也是同感的，但把淺薄作為沒有價值的意思卻是不對。此處所謂深淺，是和顏色的濃淡厚薄一般意思，沒有人說出因為濃厚所以是上等，薄淡所以下等的評價，所以作品的高下不能用這來評定。

把橡皮拉長來，拉到再一緊便要裂斷那樣的緊張，這不能說不行。但是若說非拉到這麼樣的緊張不行，那麼當被人譏為雖解緊張之趣而不解雍容之致的，也是無法抗爭，也不能屈服那些說寬地的橡皮很悠然而有趣的人。

品茶灌花是餘裕，說閒話也是餘裕，以繪畫彫刻遺興也是餘裕，釣漁，度曲，聽戲，避暑，

浴溫泉都是餘裕。只要國際戰爭不永久繼續下去，世間不是充滿着像蒲克曼那麼樣的人，餘裕是很多的。而且吾人除不得已時，都是喜歡這餘裕的。因而由這些餘裕所生的材料來做小說是適當的。（因為喜歡所以成小說，便成了小說是爲娛樂的意味，要詳細說明，是成了論小說的目的，有機會我也想開陳關於這方面的我的意見，但現在沒有詳說的工夫，不過小說不能以娛樂爲目的的議論卻不成立，娛樂也可以作爲小說的一目的。只說這一句）。

以上是餘裕小說的說明，餘裕小說既經說明之後，無餘裕小說的意義，大概也可以明白了，一句話說來，即是促迫的小說，像喘不過氣來的小說，一毫不許旁瞬，不許順便到人家閑話閑話的小說，沒有悠然的態度，安樂的要素的小說。譬如易卜生的戲曲改做了小說的那樣子，是大大地觸的小說。所謂易卜生的作品，先拿住了關於吾人一生沈浮的非常大問題，而取來解決牠。但其解決，又和我們平常的樣子不同，使得大家要喫驚一般地解決。於是人家便稱他觸於第一義的道義觀念，或徹於人生的根元的確，若非比吾

們凡人獨具隻眼，決不能有這樣的工力，就是這一點，也是很可以敬服的。但要使有這樣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解決，演出不同平凡的活動，把篇中的性格全反過來，使讀者知道人間的腹底還潛伏這樣奇妙的東西，勢必把篇中的人物放在異常的境遇之中，非使得他沒有了餘裕不可，非使得他促迫不可。於是大抵有死活問題出來，一生一世的浮沈問題出來。（並非說一定如此，人也有偶因一點感冒爲動機，而起了內生活的革命的，但大體的傾向是如上所說的。）

把小說分爲這樣二種之後，虛子的小說屬於那一方面的？那麼我以為是屬於前者，即有餘裕的方面。在他的有餘裕的地方，有些人看來，是不歡喜的，所以把那些地方是有餘裕的說明了，可以防那些人的誤解，又可以爲發揮虛子的長處的方便。要說明這個，舉了例來講更易了解。

文章裏有一種叫做低徊趣味的趣味，這是爲便宜之故，我所造出來的話，別人也許不明白，但一句話說來，就是指着一事一物，生起獨特或連想的興味，由左望，從右

眺，有徘徊不忍去的風趣。所以不叫做低徊趣味而叫做依依趣味，戀戀趣味也是可以。但這趣味，如名詞所表示，是要長久佇立於一地方的趣味，所以從別一方面說來，是不容易有進展的趣味。換言之，即非有餘裕的人是不能有的趣味。閑人出去買物，半途上停頓起來，看警察崗位前提着鼠子的商店學徒哩，聽清道夫的掃街哩，對於重要的買物，很不起緊去辦。可是到了忙的人，便沒有此種餘裕，出去買物，買物是目的，買物買了，目的已達。小說也照這樣子，把興味貫注於篇中人物的運命，特別是死或活的運命之下，自然沒有餘裕了，從而便促迫起來，減少了低徊趣味。

低徊趣味，倘使從客觀的主觀的分別起來，也可以分爲種種，這很麻煩，姑且不提。不過虛子的小說，從是餘裕而生的低徊趣味很多。也有人要說，虛子的小說是短篇，所謂低徊趣味，在長篇且不管，像在此等短篇中，決不會有此種趣味出現的道理。但事實卻是反對。長篇的東西，因爲不能單調進行，不論誰人的作品都要混入閑事，又在頁數看，也可以容易有餘裕，所以在長篇之中，到處有此種趣味的散在，卻不能據以爲作者有此種趣味

的論斷。可是到了短篇，頁數自有制限，在有限之中，若有此種顯目的趣味，便判然可知是作者的嗜好，而無爭執的餘地了。

虛子的風流懺法中有小和尚出現，但是並不多說小和尚怎麼怎麼，卻只看見祇園茶屋裏的唱歌飲酒，女傭人束着緋色的前垂，舞妓結着京都式的帶結，換言之，虛子對小和尚的運命的變更，關心到的還是對於妓樓一夕的光景，更有興味，而戀戀於其浮想，若沒有和虛子共同賞玩這些趣味的興趣，風流懺法開頭就不成。斑鳩故事也是如此。地點是奈良，在寂寞的春旅中聽得梭音的光景，若沒有耽於眼前浮起的此種情景中的興味，便不會有趣。名叫道子的女人怎麼了？對於只關心於道子的運命的，定極無味的。樂屋也是這樣，若不是比吉野的人，對於能的樂屋的景色，照葉狂言的樂屋的景色更有興味，便成了索然無味的東西。勝敗意味多少不同一點，總之若非對於頑童及老人的對話本身，起低徘徊拍掌之感，便連意味都不懂了。童子和老人的從前如何，以後如何，是沒頭沒尾八文字又走到了其極端了。

從這立場看去，虛子的小說卻有趣味的地方。在我們所不注意的地方，不能說述的地方，發揮他的低徊趣味。在這集中雖沒有船中通過京的隧道的趣味，我是還不能忘的。但以人的運命為主而看，便沒有什麼大成功，只有大內旅館是成功的。但這裏完全缺少了低徊趣味，（要說明大內旅館為什麼成功，很費筆墨，雖則想說也沒法。大內旅館並不會得無餘裕派的人的一言批評，那篇雖看如寫着平凡的運命，但其中含着非常的曲折與多岐的複雜性，而且只由那一點頁數以完結，沒有低徊趣味是當然的。）

我把小說分爲餘裕派和非餘裕派，引易卜生爲後者的例。此種小說的特色，如前所述，拉致了人生的死活問題，而切實寫出運命的極致。讀者也舉出此點，謳歌此種作品，我也在此點，敬服此種作品。但聽了對於此種作品的賞讚之詞，說是第一義，意味深長，痛切，深刻等等，我並沒有對此等讚詞爭辯是非的心思。雖則沒有，但問這是否小說的極致，便不能不搖頭。不錯，此種作品，也許觸着道念的第一義的。但此所謂第一義，是生死界中的第一義。是無論如何不能脫離生死的煩惱的第一義。人生觀若不能超出這個以上，那便

是絕對的第一義了。但若打破生死的關門，而能成立把生死不放在眼中的人生觀，則此所謂第一義者，反要跌到了第二義。俳味禪味之論，由此產生了。

禪那種東西我是不知道的，從前到鎌倉的宗演和尚去，被問父母未生以前本來的面目是怎樣的？便啞然不知所對，是還未見過本來面目的門外漢。所以此地提起什麼禪味，並非因自己對於禪有什麼領會之故。知識所寫的東西中，有悟是這樣的東西，倘使果是這樣，可以有此種人生觀，有此種人生觀，小說也可以用這態度寫，不過這樣論究着罷了。

禪僧所寫的法語，語錄之中，常有魚緣樹而牛在水底走那些奇怪的話，卻有一貫的此理。着衣喫飯的主人公的我們是什麼？這樣想去想去，到末了便沒有自己與世界的障壁，而成爲天地如一的虛靈皎潔的心情。這也不管，把我們本來是什麼的問題，再想去，到了再也想不通的地方，還是硬了頭皮想去，卻突然爆發了，判然明白了自己，明白之後，就知道自己並非生出來的，也不是會死滅的，不增也不減，莫名其妙的東西。

暫且把他們的所說當做事實，所謂生死的現象是如夢一般的東西。活着是夢，死了也是夢。生死都是夢以上，則生死界中所起的問題，無論是怎樣重要的問題，怎樣痛切的問題，終不過是夢一般的問題。不能到夢以上的問題。因而在生死境界中是意味頂深的，頂是第一義的問題，都失盡了牠的光輝。被殺也不怕，受了金錢也不怎麼感謝，被辱了也不覺得恥辱。在一切現象界的奧底，有自己的本體，此與流俗相沈浮，並非徹底的沈浮，不過是暫時的逢場作戲地沈浮着。無論怎樣大怒，怎樣悲泣，怒並不是底止的，淚也不是絕路。在底奧裏有退步地，萬一的時候，就可回到這退避地來的。而且這退避地是不增也不減。無論是天下的大人物也是勢力所不及的安全退避地。有此種退避地的人的喜怒哀樂，和沒有的人的喜怒哀樂，在外人看來，也許同樣的，但從起的人和受的人說，便是大大不同了。所以流俗所說第一義的問題，在有此見地的人看來，都墮於第二義以下了。從而我們以為是迫促的問題，在這等人看來，卻是有餘裕的。

解釋所謂禪味的人有沒有，我不知道，因為是禪僧的趣味，所以叫做禪味的吧。那麼

禪僧的悟，如果是如他們所說，我的解釋是沒有錯誤的。那麼禪味卻和有餘裕的文學暗裏意味一致的。而那餘裕是從生死以上的第一義出發。

我評虛子的小說，說有餘裕。虛子小說的有餘裕，是否因為如前條所說起於禪家的悟卻不知道。不過世間往往把俳味禪味並列的。虛子對於俳句曾有長久的苦心，從而有所謂俳味者，流露於小說之上，一見像與由禪味來的餘裕相一致，而生此餘裕，也未可知。在評虛子的小說時，我以為有說這話的必要。

可是虛子是善變的人就在這集中，秋風一篇趣味就全不同了。不過，對於比較痛切的題目，虛子的敘述的態度，依然是有餘裕的樣子。虛子也許畢竟是有餘裕的人。

明治四十年十一月（即一九〇七年）

開明書店印行日本文學書目

日本文學 謝六逸 七角五分

現代日本文學評論 宮島新三郎 張我軍 八角

國木田獨步集 夏丏尊 精本六角五分 普及本五角

芥川龍之介集 夏丏尊 魯迅等 七角

菊池寬集 章克標 七角五分

谷崎潤一郎集 章克標 精本八角 普及本五角

夏目漱石集 章克標 五角

正宗白鳥集 方光燾 在印刷中

日本小說集 兩條血痕 周作人 九角五分

日本小說集 先生的墳 孫百剛 三角

現代日本小說 侍 榊 精本八角五分 普及本一元

出家及其弟子〔戲劇〕 倉田百三 孫百剛 六角五分

骷髏的跳舞〔戲劇〕 秋田雨雀 三角五分

◁ 總店：上海福州路九十五號 ▷

分店：廣州北平路、惠州梅竹路、愛東路、上海四馬路、漢口鼓樓、北京西路

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五角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寄費)

“集石湫目夏”

印翻許不權作著有

原著者 夏目漱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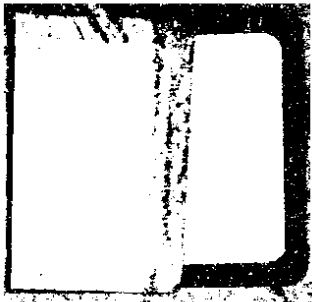
選譯者 章克標

發行者 上海東百巷匯路仁興里
杜海生

印刷者 上海東點華總路餘慶里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九五號
電報掛號七〇五四號
開明書店發行所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
北平楊梅竹斜街
漢口鼓樓北山路
開明書店分店



102-114

102-114